

四書新編

江希張  
編註



# 孟子新編

## 第一篇 救民命

### 第一章 非戰惡殺

孟子生在戰國的時代：當時的諸侯，互相攻伐不已，殺死的人，盈城盈野！並且人民因爲戰爭，不得耕種生產；而君主因爲軍需，還要暴斂橫征！無力負擔，則繼之以嚴刑苛法。所以人民不死於刀兵，即死於飢饉；不死於飢饉，即死於虐政。已死者固不可勝計；未死者亦去死不遠。凡此直接間接，皆戰之爲禍！孟子本其惻隱的心，欲救人民的命，對於這禍原的戰殺，當然深惡痛絕！

孟子曰：不仁哉。梁惠王也。仁者以其所愛，及其所不愛。不仁者以其所不愛，及其所愛。

①梁惠王是魏國的君主。（因遷都大梁所以又稱梁惠王）。孟子說：「梁惠王真是不仁啊！仁人因他所愛的，連及他所不愛的；不仁的人，因他所不愛的，連

及他所變的。」

公孫丑曰：何謂也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，糜爛其民而戰之。大敗，將復之，恐不能勝，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。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。

公孫丑是孟子的學生，糜（音迷）是碎，殉是爲之而死。公孫丑說：「怎麼講呢？」孟子說：「梁惠王因爲爭土地，碎爛了人民的血肉去戰爭；戰敗了

將要再戰，恐怕不能得勝，所以驅使他所親愛的子弟，一同去送死，這就是所謂以他所不愛的連及他所愛的呢。」

孟子遊梁，是爲甚麼呢？「堂高數仞，」食前方丈，」孟子得志且弗爲；又何愛於卿相之尊，萬鍾之祿呢？他祇是欲以仁義之道，格君主的心，救人民的命而已！

孟子曰：春秋無義戰。彼善於此，則有之矣。征者，上伐下也。敵國不相征也。

孟子說：「春秋時代沒有合於正義的戰事，那一戰比這一戰較好，到還有的；所謂征討，是以上伐下，平等的國，不能相征討呢。」

晚周綱紀墮壞，諸侯互相侵略兼并，犧牲億萬人的生命，所爲的是個人的權勢，尙有甚麼正義人道之可言！至於聖人之不得已而用兵，如湯武的弔民伐罪，自是另一件事；且其爲時甚暫，殺人較少，與周末的長期戰爭之慘酷，不能同日而語。

孟子曰。盡信書。則不如無書。吾於武城。取二三策而已矣。仁人無敵於天下。以至仁伐至不仁。而何其血之流杵也。①武城是書的一篇。今失傳。策是古時寫字的竹片，（古時沒有紙），杵（音楚）是舂米的極。孟子說：「如完全信靠書上所記載的，就不如沒有書。我對於武城篇，不過取其可信的兩三策就是了！仁愛的人天下沒有他的敵人，以極仁的（武王），伐極不仁的（殷紂），如何能流血至於漂起杵來呢！」

湯武之得天下，是因為好仁，不是因為好戰。

孟子曰。有人曰。我善爲陳。我善爲戰。大罪也。

②孟子說：「有人（說諸侯）說：我善於列陣，我善於攻戰，這是很大的罪。」

國君好仁。天下無敵焉。南面而征。北狄怨。東面而征。西夷怨。曰。奚爲後我。③國君如好仁愛，則天下沒有他的敵人。（孟子引湯的事說：）向南去征則北方的狄人就怨望；向東去征則西方的夷人就怨望，說：爲甚麼後來救我？」 武王之

伐殷也。革車三百兩。虎賁三千人。王曰。無畏。甯爾也。非敵百姓也。若崩厥角稽首。④革車是兵車，兩同輛，虎賁（音奔）是勇士。寧是安寧。「武王去伐殷，兵車有三百輛，勇士有三千人。武王（告殷人）說：不要怕，我是來安寧你們的，不是與百姓爲敵。殷人如山崩潮湧似的，一齊以額角觸地而叩頭稽首。」 征之爲言正也。各欲正己也。焉用戰。⑤所謂征，須要正。人各欲自己反正，何用戰呢！」

不仁不義，好戰嗜殺，而欲統一天下，豈非昏愚。

孟子見梁襄王。出語人曰：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卒然問曰：天下惡乎定？吾對曰：定於一。孰能一之？對曰：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

①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兒子，名赫。卒（音促）是驟然。惡乎是如何。嗜（音示）是嗜好。孟子去見梁襄王。出來後對別人說：「遠看他不像個人君，近看也不見有甚麼威嚴，忽然問我說：天

下怎麼就能安定呢？我回答說：統一了即安定了。他說：誰能統一呢？我回答說：不好殺人的能統一。」

孰能與之？對曰：天下莫不與也。王知

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間旱，則苗槁矣。天油然作雲，沛然下雨，則苗浡然興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禦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殺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殺人者，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。誠如是也。民歸之猶水之就下，沛然誰能禦之？

②與是歸從，苗是穀苗，槁是乾枯，油然是形容雲的厚，沛（音配）然是形容雨的盛，浡（音勃）然是有力之貌，與是起，禦是抵擋禁止，人牧是治人的，引是伸，領是頸。襄王問：

「誰能歸從他呢？我回答說：天下沒有不歸從的呢！王知到田地裏的苗嗎？七八月時候旱了，苗就乾枯了；天上起了又黑又厚的雲，下了

一場大雨，則苗就旺旺盛的興起來了。像這樣誰能擋住他呢！現在天下的人君，沒有不好殺人的；若是有一個不好殺人的，則天下的人民，都伸着頸子盼望他。如果這樣，則人民的歸從他，如同水之往低處流，其盛烈誰能抵擋的住呢！」

當時的諸侯，不以民命爲重，而惟土地是欲，競相侵略他國的領土，以擴充自己的疆域；不惜殺戮他國的人民，亦不惜犧牲自己的人民。

魯欲使慎子爲將軍。孟子曰：「不教民而用之，謂之殃民。殃民者，不容於堯舜之世。一戰勝齊，遂有南陽。然且不可。慎子勃然不悅曰：『此則滑盪所不識也。』」

①殃是禍害，南陽是齊國的地名，勃然是憤然，滑（音骨）盪（音厘）是慎子的名。魯國欲使慎子爲將軍，孟子說：「不教訓人民就使他們作戰，是禍害人民；禍害人民的人，不能存在於堯舜的時代；即是一戰打败了齊國，奪得了南陽的地，尚且不可。」慎子憤然不歡喜說：「這是我滑盪所見不到的！」

曰：「吾明告子。天子

之地方千里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。諸侯之地方百里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。」

②孟子說：「我明說給你：天子的地方二千里，非一千里不夠接待諸侯；（中央的用途）；諸侯的地方一百里，非方百里不夠守宗廟與籍的體制。（地方

的用途。）周公之封於魯，爲方百里也。地非不足也，而儉於百里。太

公之封於齊也。亦爲方百里也。地非不足也。而儉於百里。

周

始封於魯，原祇有方百里之地。當時天下的地，並非不夠，然而只限於百里；太

公之始封於齊，原來也是祇有方百里之地，地並非不夠，然而只限於百里。

今魯方百里者五。子以爲

有王者作，則魯在所損乎？在所益乎？徒取諸彼以與此。然且

仁者不爲。况於殺人以求之乎？

現在魯國有方百里的五倍，你想如有王者興起，則魯國的地在應減之列呢？是在應增之列呢？空取於那一個以給這一個，仁

人尙且不作；何況殺人以求得呢！

君子之事君也。務引其君以當道。志於仁而已。

「君子事君，務

要引着他的君以行正道，存心於仁愛就是了。」

孟子曰：求也爲季氏宰。無能改於其德。而賦粟倍他日。孔

子曰：求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

求是孔子的學生冉求，季氏是魯國的大夫，宰是家臣，賦是稅，粟是糧食。孟子

說：「冉求爲季氏的家臣，不能勸改他的行爲；而賦稅的糧米，反比從前多一倍。孔子說：求不是我的徒弟，你們學生敲着鼓討他的罪好了。」

由此觀之。君不行仁政而富

之。皆棄於孔子者也。况於爲之強戰。爭地以戰。殺人盈野。爭

城以戰。殺人盈城。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。罪不容於死。從這裏

看來，國君如不行愛民的政事，而爲之聚斂致富，皆是爲孔子所棄絕的；何況替他強戰！爲爭一地而戰鬥，殺的人滿了田野，爲爭一個城而戰鬥，殺的人滿了城，這就是領着土地以吃人的肉，其罪雖死也不能抵！」故善戰者服

上刑。連諸侯者次之。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。所以善於戰殺的人，應受最重的刑罰；連諸侯（挑撥戰禍）的

人是其次；開闢荒野（勞役民衆，）任地殖民（助成戰禍，）的人，又是其次！」

但我們必須注意！孟子之非戰，所指的是侵略的戰，不是守禦的戰；是不義之戰，不是正義之戰；是殘民殃民之戰，不是保民衛民之戰；若是抵抗非法的侵略，作正當的自衛，則不但不爲孟子所反對；並且是孟子所竭力主張。

滕文公問曰。滕小國也。間於齊楚。事齊乎。事楚乎。孟子對曰。是謀非吾所能及也。無已。則有一焉。鑿斯池也。築斯城也。與民守之。效死而民弗去。則是可爲也。滕是國名，文公是滕國的君，齊楚是兩個大國，鑿是掘，池是護城河，築是修建，弗是不，滕文公問說

：「滕是一個小國，夾在齊楚兩大國的中間，服事齊國呢？服事楚國呢？」孟子回答說：「這個計謀不是我所能達的到的。如必問我不已，則只有一個忠告：掘深了這護城河，修好了這城牆。（準備好了國防的工事。）與人民共守之。（再振起民氣，得着民心。）至死而人民守禦不去，這是可以行的呢！」

這真是千古的明訓！孟子之所以大異於「連諸侯」的說士，其在斯乎！朝齊暮楚的詭謀，東依西賴的惡習，足以亡國而有餘！一個國家雖然弱小，亦須有自立自存的志氣；自衛死守的決心。夫然後可以有爲！無所謂親此善彼。

所以說：聖人雖非戰惡殺，然決不反對守國衛民。魯哀公時，齊國侵魯；魯人背城而戰。冉有用矛於齊師，故能入其軍。孔子曰：「義也！」於公爲汪錡之殲，孔子曰：「能執干戈以衛社稷，可無殤也。」我們處今日之世界，亦可以知所遵循矣。

## 第二章 重義輕利

「戰」的原因是「爭」；「爭」的原因是「利」。司馬遷曰：「嗟乎！利誠亂之始也！夫子罕言利者，常防其原也。」言「利」以止亂，猶抱薪以救火，所以孟子欲以「義」代「利」。

宋慳將之楚。孟子遇於石丘。曰：先生將何之？曰：吾聞秦楚構兵，我將見楚王，說而罷之。楚王不悅，我將見秦王，說而罷之。

二王我將有所遇焉。

①宋慳（音坑或音形）是人名，（莊子荀子皆作宋錮（音形），以釋爭息鬪禁攻隣兵爲宗旨，蓋亦欲救世之仁人，故孟子尊之爲先生，而自稱其名，其年亦或長於孟子。）之是往，石

丘是地名，構（音購）是交，說（音稅）是勸告，罷是止。宋慳將往楚國去，孟子在石丘地方遇見他說：「先生將往何處去？」他說：「我聽說秦楚兩國要交兵；我要見楚王，勸他止住；楚王若不喜歡，我將去見秦王，勸他止住，這兩個國王之中，我將遇見一個相合的。」

曰：軻也。請無問其詳，願問其指。說之將何如？曰：我將言其不利也。曰：先生之志則大矣。先生之號則不可。

②軻（音科）是孟子的名，指是宗旨，號是所以號召。孟子說：「

〔我〕願請不詳細的問，願只問其大旨，勸說他們，要怎樣說法呢？』他說：『我要說明其不利之處。』孟子說：『先生的志向是很偉大；然而先生的名號則不可呢！』

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。

秦楚之王悅於利。以罷三軍之師。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。爲人臣者。懷利以事其君。爲人子者。懷利以事其父。爲人弟者。懷利以事其兄。是君臣父子兄弟。終去仁義。懷利以相接。然而不亡者。未之有也。

①「先生以利說秦楚的王：秦楚的王喜歡利，以止了三軍的兵；三軍的軍士，樂於罷兵而喜歡利。爲人臣的，存着利心以事奉他的君；爲人子

的，存着利心以事奉他父親；爲人弟的，存着利心以事奉他的哥哥；這樣是君臣父子兄弟，終於離開仁義，存着利心以相接；如此而不滅亡的，沒有這事呢！」

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

王。秦楚之王悅於仁義。而罷三軍之師。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。爲人臣者。懷仁義以事其君。爲人子者。懷仁義以事其父。爲人弟者。懷仁義以事其兄。是君臣父子兄弟。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。然而不王者。未之有也。何必曰利。

②先生以仁義勸說

兼楚的王；秦楚的王，喜歡仁義而止了三軍的兵；是三軍的兵士，樂於罷戰，而喜歡仁義了。爲人臣的，存仁義的心以事奉他的君；爲人子的，存仁義的心以事奉他的父親；爲人弟的，存仁義的心以事奉他的哥哥；這樣是君臣父子兄弟，去了利心，以仁義的心相交接。如此而不王天下的，決沒有——何必說利呢？」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：「叟，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而已矣。」

王曰：「何以利吾國？」大夫曰：「何以利吾家？」士庶人曰：「何以利吾身？」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。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。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。

① 征是爭取，乘（去聲）是兵車，（古時制度，

每若干戶口，出兵車一乘，皆有定制；所以可以兵車的多少，量國家之大小。）弑（音式）是以下殺上，饜（音厭）是滿足。孟子回答說：「王何必然說利；亦有仁義就是了！」如王說：「怎樣能有利於我的國？」大夫說：「怎樣能有利於我的家？」民衆說：「怎樣能有利於我的身？」上下互爭取利，國就危險了！有一萬兵車的家，殺他的君的，必然是有千輛兵車的家；有千輛兵車的家，殺他的君的，必是有百輛兵車的家。一萬中他有一千；一千中他有一百，不能算不多了。若是以義爲後，以利爲先，則非（弑了他的君）完全奪了來不知足！」

未

有仁而遺其親者也。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：仁義而已矣。何必曰利。

①「沒有仁人而反捨了他的父母的；沒有義人而反不顧他的君的！王也說仁義就是了；何必說利呢？」

「上下交征利，而國危矣！」「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」這豈非講「利」而反爲大不利？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！」「懷仁義以相接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這豈非不講「利」而利莫大焉！近來的人，以爲孟子排斥功利，不合時勢，這真是未細讀孟子的書！孟子以管仲晏子之功爲不足道，以堯舜文武之盛爲不難至；而欲事半古之人，功倍古之世，這豈非真正的功利主義者！孟子七篇，無非言仁義之利；及不仁不義之不利。孟子一生，無非欲以仁義之道，達其利天下之目的。這豈是只論動機，不論結果？

董仲舒說：「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。」顏習齋反過這話來說：「正其誼以謀其利，明其道而計其功。」而孟子的真精神是：「正其誼乃所以謀其利，明其道即所以計其功。」

孟子曾說：「非食志也，食功也。」然同時又說「尙志」者，蓋以不仁不義以求利，

猶毀瓦畫墁以求食也。

王子墊問曰：士何事。孟子曰：尚志。曰：何爲尚志。曰：仁義而已矣。殺一無罪，非仁也。非其有而取之，非義也。居惡在，仁是也。

路惡在，義是也。居仁由義，大人之事備矣。

王子墊（音殿）是齊王的兒子名墊，尚是高尙尊貴，志是存心或意向，（志字從

士從心。孟子說：「士有恆心：」可見有知識的人，即應有高尙的志，讀書即應明理。）居是任處，（或立身之地。）惡在是何在，路是途徑，（或行事之道。）備是完全。王子墊問說：「士人以何爲事？」孟子說：「崇尙志向。」他說：「甚麼是崇尙志向？」孟子說：「存心於仁義就是了！殺一個沒有罪的人，就不是仁；不是他所有之物而取了來，就不是義。立身之處何在？仁即是；行事之道何在？義就是。立身於仁，行事由義，一個「大人」的事，就完備了！」

孟子曰：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。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。言非禮義，謂之自暴也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，謂之自棄也。人之安宅也。義人之正路也。曠安宅而不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。

自暴是殘害，棄是廢棄，非是毀謗，曠是空閒。孟子說：「自己殘害自己的人，不可以同他講話；自己廢棄自己的人，不可以同他作事。說話非謗禮義，即是殘害自己；說我身不能居仁由義，即是廢棄了自己。仁是人的安全宅子；義是人的正當道路。空着安全的

宅子而不住；捨了正當的道，路而不行，真可哀憐啊！」

荀子亦說：「人知貴生樂安，而棄禮義，譬之欲壽而刎頸，愚莫大焉！」捨了義無以知利害，因為現在的小利，或即將來的大害；暫時的利，或即永遠的不利。我們處身行事，若依於利，則無論如何精密計算，終不能無失。倘若居於仁的安宅，由於義的正路，則萬無一失也，所以易經說：「義者利之和。」大學說：「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」這即是君子之所以異於小人！

孟子曰：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。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，蹠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蹠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也。

不倦之貌。蹠或作跖是古時的大盜。孟子說：「從早晨雞叫就起來，心心念念爲善的，是與舜一類的人；從早晨雞叫就起來，心心念念的求利，是與盜跖一流的人物。欲知舜與跖的分別，並沒有其他，只是在貪利與好善之間呢！」

①孳孳（音資）是勤勉

一般憤世的人常說：「盜跖日殺不辜，竟以壽終，所以不義未必就不利。」跖是否壽終，我們已無可考；然而天下爲盜而不壽終的，則不可勝數。以千萬有證之例，敵一無

證之例，則其理亦至明矣。公羊傳說：「殺人以自生；亡人以自存，君子不爲也！」因爲殺人者，人恆殺之；亡人者，人恆亡之。是殺人更不能自生；亡人更不能自存。况說我們個身，只是一個小生命；人類全體，是我們的大生命。義者乃人類所賴以存在，所以志士仁人，寧捨生而取義也。

孟子曰：魚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；義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。

這兩樣如不能兼全，寧捨了生命以取義呢！

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故不爲苟得也。死

亦我所惡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如使人之所欲，莫甚於生，則凡可以得生者，何不用也？使人之所惡，莫甚於死，則凡可以避患者，何不爲也？

①「生活也是我所願欲的；但所欲的，尙有甚於生活的，所以不肯爲苟且偷生呢！死也是我所惡的；但所惡者尙有甚於

死的，所以恐難有所不苟且避免的！若是人所願欲的，沒有過於生活的；則一切可以偷生的法，有甚麼不肯用的呢？若是人所惡的，沒有過於死的；則一切可以避患的事，有甚麼不肯作的呢！」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。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爲也。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。

所惡有甚於死者。非獨賢者有是心也。人皆有之。賢者能勿喪耳。一簞食。一豆羹。得之則生。弗得則死。噍爾而與之。行道之人弗受。蹴爾而與之。乞人不屑也。

① 簞（音丹）是竹簍，食（音飼）是食物，豆是木碗，羹是湯，噍（音呼）爾是呵斥，蹴（音促）是踐踏。以此就可以得生，然而有所不用的法；如此就可以避患，然而有所不作的事。所以是所願欲有甚於生活的，所厭惡的有甚於死亡的；不但是賢人有此心，人人皆有此心，只是賢者能不喪失之就是了！一竹簞飯，一木碗湯，得着就能生活，不得就死；如果侮慢呵斥着給人，走路的人也不受；脚踢着給人，乞可也不屑於要呢！」

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。萬鍾於我何加焉。爲宮室之美。妻妾之奉。所識窮乏者得我與。鄉爲身死而不受。今爲宮室之美爲之。鄉爲身死而不受。今爲妻妾之奉爲之。鄉爲身死而不受。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。是亦不可

以已乎。此之謂失其本心。

①萬鍾是俸祿的數目，（六石四斗爲一鍾。）窮乏是貧困，鄉是先前。「至於

的華美，妻妾的事奉，所認識的貧困的人得我的恩惠嗎？先前寧身死而不受，現今爲房屈的華美而受了；先前寧身死而不受，現今爲妻妾的事奉而受了；先前甯身死而不受，現今爲所認識的貧困的人得我的恩惠而受了，這也不可以不爲嗎？這就是失了本來的心！」

「哀莫大於心死！」如果貪利而忘義，則與禽獸何異？君子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惡爲禽獸也；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欲守人格也。捨生取義者，寧爲人而死，不爲禽獸而生也。生且不貪，何況於利！倘人人存心如此，則天下何患不平！

### 第三章 責君貴民

天下之亂，其責任全在爲君爲長的人。他們不仁不義而在高位，是以播其惡於衆；他們首先自私自利，以致上下交征利。這真是大學所謂：「一人貪戾，一國作亂，其機如此！」

孟子曰：人不足與適也。政不足閒也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。君仁莫不仁。君義莫不義。君正莫不正。一正君而國定矣。

①適（音調）是責備，閒是非議，格是正。孟子說：「衆人不足責備；政務不足非議，惟大人能正君心的邪非，君如仁了，沒有不仁的；君若是義，就沒有不義的；君若是正，就沒有不正的。只要改正了君，則國家就平定了！」

君長的责任，是治國安民。如果不但不能治國安民，反而亂國禍民，尙何以爲君長？所以孟子嚴辭痛責，不稍避忌。

孟子謂齊宣王曰：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。

比其反也。則凍餓其妻子。則如之何。王曰：棄之。①孟子對齊宣王說：「王的臣有將他的妻子，托付他的

朋友管照，而往楚國去遊的。及至他回來，則見妻子都受了凍餓。對於這樣朋友怎樣辦呢？」王說：「棄絕了他！」

曰：士師不能治士。則如之何。王曰：

已之。

②士師是獄官的長，已是罷免。孟子說：「士師如不能治理他的屬員，則怎樣辦呢？」王說：「罷免了他！」

曰：四境之內不治。則如之何。

王顧左右而言他。

③孟子說：「國家全境治理不好，則怎麼辦呢？」王（無以回答）看看左右的人，而說起別的事。

孟子之平陸。謂其大夫曰：子之持戟之士。一日而三失伍。

則去之否乎。曰：不待三。

④平陸是齊國的一縣，戟（音已）是古時的兵器，伍是班次。孟子到平陸去，對治理該處的官說：「你的拿着戟的衛士，一天而三次失了行伍，則除去他不除去他呢？」

他說：「不待三次就去了他。」

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。凶年饑歲。子之民老羸轉

於溝壑。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。曰：此非距心之所得

爲也。

⑤羸（音累）是弱，壑（音賀）是地坑，距心是其大夫的名。孟子說：「然則子（你）的失職也多了！災荒饑饉的年歲，你的人民老弱的死而埋在溝裏坑裏：壯年的流散各處的有幾千人了！」他說：「（這是全國大政的過失，）不是我距心所能爲力的！」

曰：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。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。

求牧與芻而不得。則反諸其人乎。抑亦立而視其死與。曰。此

則距心之罪也。

①牧是牧養，芻（音除）是草。孟子說：「譬如有人養的牛羊而替人牧養的，當然要爲之找牧地與喂養的草了；若是找不到牧地與草，則將牛羊還給那主人呢？還是等着看他們死了呢？」他說：「這不能蓋職而不辭職，」則

是我距心的罪呢！」

他日見於王曰。王之爲都者。臣知五人焉。知其罪

者。惟孔距心。爲王誦之。王曰。此則寡人之罪也。

②爲都者，是治邑的地方官，誦是述說。有一天孟子見了齊

王說：「王的治邑的地方官，我認識五個人，知道自己的罪過的，獨有孔距心。」於是爲王述說其事，王說：「這是寡人（王自稱）的罪呢！」

所謂君長，只是一種職位；不是一種階級。既居其職位，則應盡其責任；如不能盡其責任，則無存在的理由！

世界上因爲有人民，所以組織國家；因爲有國家，所以設立君長。既爲利人民而設立，當然可因其害人民而變置。所謂「趙孟之所貴，趙孟能賤之！」

孟子曰。民爲貴。社稷次之。君爲輕。

③社是土神，稷是穀神，（古時建國，則立社稷的壇，所以用「社稷」二字，代表國家。）孟子說「人民最重要；社稷在其

次；君長是最輕的！」

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。得乎天子爲諸侯。得乎諸侯

爲大夫。所以得衆民的信任，則爲天子；得了天子的信任，則爲諸侯；得了諸侯的信任，則爲大夫。諸侯危社稷，則變置犧牲既成。

粢盛既潔，祭祀以時，然而旱乾水溢，則變置社稷。變置是更改了另立，犧牲是祭神的牛羊，粢

(音咨)盛(音成)是祭神的糧米。「諸侯如使國家危亂，社稷不安，則更換了他，另立賢君。如果犧牲全備，粢盛潔淨，按着時候祭祀，然而還有旱災水災，則毀了社稷壇另修建。」

齊宣王問卿。孟子曰：「王何卿之問也？」王曰：「卿不同乎？」曰：「不

同。有貴戚之卿，有異姓之卿。」王曰：「請問貴戚之卿。」曰：「君有大

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易位。卿是行政的大臣，易位是改換君位。齊宣王問卿的職權如何？孟子說：「王問的是那一種的卿呢？」王說：「卿不一樣嗎？」

孟子說：「不一樣：有親貴宗族的卿，有外姓的卿。」王說：「請問親貴宗族的卿？」王勃然變乎色。曰：「王

勿異也。」王問臣。臣不敢不以正對。王色定，然後請問異姓之

卿。曰：「君有過，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去。宣王猛然變了顏色，孟子說：「王不要驚異。王既來問臣，臣不敢不以正道理回答。」

顏色定了，然後又問外姓的卿。孟子說：「君如有過就勸諫；反覆的勸諫而不聽，則辭職而去。」

齊宣王問曰：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有諸？孟子對曰：於傳有之。曰：臣弑其君可乎？曰：賊仁者謂之賊，賊義者謂之殘，殘賊之人謂之一夫。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。

①賊是害，殘是傷。一夫是衆叛親離而孤立的人，誅是討其罪而殺之。齊宣王問說

：「商湯逐放夏桀；周武王討伐殷紂，有其事嗎？」孟子說：「在書上有這樣的記載。」宣王說：「臣殺了他的君也可以嗎？」孟子說：「沒有人道的，謂之曰賊；滅絕正義的，謂之曰殘。殘賊的人，叫作一夫；聽說周武王殺了獨夫紂了；沒有聽說弑了他的君呢！」

孔子說：「君君臣臣。」君如不君，臣尙何臣之有？這卽是盧騷民約之論。本來社會上相與的關係，全是契約的關係：一方如不履行，另一方當然無獨受約束之理！所以「祭祀以時；然而旱乾水溢，則變置社稷。」神祇尙可變置，何況於君？（孟子乃藉此以警戒人君，並非言鬼神災異。然他表示天上地下，惟民獨尊；其尊重民權，真可謂無以復加了！）

孟子對於民權理論最大的供獻，在於說明人民皆有自由自主的人格，並不是任何個人的所有物。他們所服從的，只有他們共同的意志；他們之受君長的治理，乃是他們甘願授權；除非他們自動歸從，任何人不能取而得之。

萬章曰：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？孟子曰：否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①萬章是孟子的學生，與是給。萬章說：「堯將天下給舜，有其事嗎？」孟子說：「不是的，天子不能將天下給人。」然則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曰：天

與之。天與之者，諄諄然命之乎？曰：否。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②諄諄（音肫）是親切之貌。萬章說：「這樣舜之有天下，是誰給他的呢？」孟子說：「天給他的。」萬章說：「天給他是親切的向他說的嗎？」孟子說：「不是的，天不說話，只是以行與事表現就是了！」曰：以行

與事示之者，如之何？曰：天子能薦人於天，不能使天與之；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，不能使天子與之；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，不能使諸侯與之；大夫昔者，堯薦舜於天，而天受之；暴之於民，而民受之。故曰：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③薦（音薦）是舉薦，暴（音佈）是宣示。萬章說：「以行與事表現是怎麼樣呢？」孟子說：「天子可以薦人於天，而不能使天必給他天下；諸侯可以薦人給天子，而不能使天子必然給他諸侯；大夫可以薦人給諸侯，而不能使諸侯必然給他大夫；以前堯舉薦舜於天，而天受了他；宣示他於人民，而人民受了他。所以說：「天不說話，只以行與事表現就是了！」曰：敢問薦之於天，而天受之；暴之於民，而民

受之。如何。曰。使之主祭。而百神享之。是天受之。使之主事。而事治。百姓安之。是民受之也。天與之人與之。故曰。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

①萬章說：「敢問將舜薦給天，而天受了他；宣示於人民，而人民受了他，是怎麼樣呢？」孟子說：「使他主祭祀，而百神享受他的祭祀，是天受了他；使他辦事，而事辦理的好，百姓與他相安，這是人民受了他。」

天給他的天下，人民給他的天下，所以說：天子不能將天下給人！」

舜相堯。二十有八載。非人之所能爲也。天也。

堯崩。三年之喪畢。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。天下諸侯朝覲者。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訟獄者。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謳歌者。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。故曰。天也。夫然後之中國。踐天子位焉。而居堯之宮。逼堯之子。是篡也。非天與也。

②載是年，崩是死，覲（音僅）是見，謳（音歌）是唱，

踐（音見）是登，篡（粗患切）是奪位。「舜助堯治天下二十八年之久，這不是人所能故意作的，這是天意呢！堯死了，三年的喪服完畢，舜避讓堯的兒子走去到南河的南邊。天下諸侯來朝見的，不到堯的兒子那裏去，而到舜那裏去；訴訟的人，不到堯的兒子那裏去，而到舜那裏去；歌頌頌揚的，不歌頌堯的兒子，而歌頌舜。所以說：是天意呢！因為這樣，舜纔回到中原，登了天子的位。若是遲然佔據了堯的宮室；逼走了堯的兒子，那豈不是篡位，還算天與的嗎？」

泰誓曰。天視自

# 我民視。天聽自我民聽。此之謂也。

○泰誓是書經的篇名。「泰誓說：『天若是看，即從我們人民看；天若是聽，即從我們人民聽。』即是說的這樣呢！」

民意即是天意，民心即是天心；雖是沒有民選的制度，沒有民意的機關，然而自古以來，得天下者，與失天下者，皆不能逃此自然的法則，違此自然的原理。此「自然」即謂之「天」；「天」只是「自然」。得民即得天，民之所歸，即天之所與也！

「是故得乎邱民，而爲天子；得乎天子爲諸侯；得乎諸侯爲大夫。」社會是一連貫的組織；政權有其循環的來源，而人民爲此系統的根本。孟子生在封建專制而暴君橫行的時代，能有這樣發達的民權思想；有這樣激烈的民權言論，而與數千年後的世界數萬里外的國土之所行者，若合符節，我們於今思之，如何能不欽仰！

## 第四章 保民而王

### 一

前章已講明以民爲本的道理，君原是爲保民而設，所以爲君而能「保民」則天下歸往；天下歸往，卽謂之「王」。（如堯舜禹湯文武皆是也。）

齊宣王問曰：齊桓晉文之事，可得聞乎？孟子對曰：仲尼之徒，無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。臣未之聞也。無以則王乎？

齊桓公晉文公皆是春秋時代的霸君，（霸卽是爲諸侯的盟主。）仲尼是孔子的字，王卽是得人民的歸從。齊宣王問說：「齊桓公晉文公霸諸侯的事，可以說給我聽聽嗎？」孟子回答說：「仲尼的徒弟，沒有說桓文的事的，所以後世沒有傳述，我未曾聽說過呢！」

如王問我不止，則我只能說說王天下的事！」

曰：德何如，則可以王矣？曰：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

王說：「有甚麼樣的德行，就可以王呢？」孟子說：「能保民，卽可以王，沒有能阻止的呢！」

曰：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曰：可。曰：何

由知吾可也？曰：臣聞之胡齧曰：王坐於堂上，有牽牛而過堂

下者。王見之。曰：牛何之。對曰：將以釁鐘。王曰：舍之。吾不忍其  
觳觫。若無罪而就死地。對曰：然則廢釁鐘與。曰：何可廢也。以  
羊易之。不識有諸。

①胡觫（音核）是人名，釁（音信）鐘是以動物的血，塗抹新鑄的鐘，以填其縫隙，觳（音呼）觫（音速）是恐懼戰慄，易是換。宣王說：「像寡人（王自稱）這樣的，可以保民嗎？」孟子說：

「可以。」王說：「怎麼知道我可以呢？」孟子說：「我聽得胡觫說：『王坐在堂上，有人牽着一隻牛走過堂下，王看見了說：牽牛往何處去？他回答說：將要殺了他，用他的血抹鐘。王說：舍了他吧！我不忍看他戰慄；他本沒有罪而去死的地方呢！那人說：這樣就不釁鐘了嗎？王說：何能不釁鐘呢？於是拿一隻羊換了他。』不知有此事嗎？」曰：有之。曰：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爲愛

也。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②王說：「有的。」孟子說：「這樣心就可以王天下呢！百姓皆以爲王是愛財；我則知王是心中不忍呢！」王曰：然。誠有

百姓者。齊國雖褊小。吾何愛一牛。卽不忍其觳觫。若無罪而  
就死地。故以羊易之也。③褊（音扁）是狹。王說：「是的，誠然有百姓這樣想；齊國雖然狹小，我何至於貪愛一個牛？是爲不忍他戰慄，沒有罪而送他死；所以用羊換了他呢！」曰：

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。以小易大。彼惡知之。王若隱  
其無罪而就死地。則牛羊何擇焉。王笑曰：是誠何心哉。我非

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。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

①是怪，隱是憫憐憐惜，擇是分別。孟子說：「王不要怪百姓們說王是愛財；以小的換大的，他們何能知道是另有用心呢？王若是憫憐他沒有罪而被殺，則牛與羊有何分別呢？」

姓們說王是愛財；以小的換大的，他們何能知道是另有用心呢？王若是憫憐他沒有罪而被殺，則牛與羊有何分別呢？」王笑着說：「這真是不可解的心呢！我雖不是貪愛其財，而用羊換了他，也無怪乎百姓說我是愛財呢！」

曰無傷也。

是乃仁術也。見牛未見羊也。君子之於禽獸也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。聞其聲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遠庖廚也。

②孟子說：「這並無損於德；這是仁愛的心術

呢！是因爲看見牛戰慄的可憐；而沒有看見羊呢！君子對於禽獸，曾見他活着，即不忍見他死了；聽見他被殺時的哀號，即不忍吃他的肉。所以君子遠離那殺牲畜之地的庖廚呢！」

王說曰。詩云。他人有

心。予忖度之。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。反而求之。不得吾心。

夫子言之。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。何也。

③說

悅是歡喜，忖（七本反）度（音奪）是揣測，戚戚是感動。王歡喜着說：「詩上說：他人有心，我揣測的到：就是說的夫子啊！我自己作了事，反回來想想，而不得我的本心；經夫子一說，我的心戚戚然有所感動，請問此心有甚麼合於王天下之道呢？」

曰。

有復於王者曰。吾力足以舉百鈞。而不足以舉一羽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。而不見輿薪。則王許之乎。曰否。今恩足以及禽

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。獨何與。然則一羽之不舉。爲不用力焉。輿薪之不見。爲不用明焉。百姓之不見保。爲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。不爲也。非不能也。

①復是皆，鈞是三十斤，羽是鳥的羽，秋毫是秋天的鳥毛，（據說至秋則鳥毛有極細的尖。）輿薪是一車的柴，許是信。孟子說：「有人告王說

：我的體力能舉起三千斤的重物，而不能舉起一個鳥羽；我的眼力能看見秋鳥的毛尖，而不能看見一大車的柴，則王信他嗎？」王說：「我不信」。孟子說：「今王的恩惠到了禽獸的身上；而功德不及於人民百姓，是爲甚麼呢？可見一個鳥羽之舉不起來，是因爲不用力；

一車柴之看不見，是因爲不去看；百姓不見保，是因爲不施恩。所以王之不王天下，是不去作；不是作不到呢！」

曰。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。何以異。

曰。挾太山以超北海。語人曰。我不能。是誠不能也。爲長者折枝。語人曰。我不能。是不爲也。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。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。王之不王。是折枝之類也。

②挾是提起，超是跳過，折枝是折一樹枝。（或謂是撈廢肢

節。王說：「不去作的與不能作的，其形狀有甚麼不同呢？」孟子說：「挾着泰山以跳過北海，告人說：我不能；這是真不能呢！爲年長的作一點小事，如折一個小樹枝，告人說：我不能；這是不肯去作，並非作不到呢！所以王之不王天下，並不是像挾着泰山跳北海的作不

到；王之不王天下，是像折枝的不肯去作呢！」老吾老。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。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

運於掌。詩云。刑于寡妻。至于兄弟。以御于家邦。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。不推恩無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。無他焉。善推其所爲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獸。而功不至於百姓者。獨何與。

刑是模範，寡妻是自己的妻，御是治理。「孝敬我們的老的，（父兄。）以及於他人的老的；慈愛我們的幼的，（子弟。）以及於他人的幼的，天下可以轉動在手掌裏（言平天下之不難。）詩上說：先爲法於自己的妻；以至於兄弟；再用之治國家，即是說：將這愛心加於他人就是了。所以推廣其恩愛，足以保全四海；不推其恩，即妻子也無以保全。古人之大過人之處，沒有別的，只是善於推廣他所作的

就完了！今王的恩愛到了禽獸的身上，而不至於百姓，是爲甚麼呢？權。然後知輕重。度。然後知長短。物皆然。心爲

甚。王請度之。權是秤，度（音奪）是量。「秤秤然後知道輕重；量量然後知道長短，凡物皆是這樣；心尤其是如此。請王自己度量度量！」抑王興甲兵。危士

臣。構怨於諸侯。然後快於心與。「莫非是王必須動兵開戰，危害士臣，結怨於各國的君，然後心裏纔痛快嗎？」王曰。否。吾

何快於是。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王說：「不是：我何能以這樣爲快呢！我是要求達到我的大欲呢！」曰。王之所

大欲。可得聞與。王笑而不言。曰。爲肥甘不足於口與。輕煖不

足於體與。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。聲音不足聽於耳與。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。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。而王豈爲是哉。曰。否。吾不爲是也。曰。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。欲辟土地。朝秦楚。莅中國。而撫四夷也。以若所爲。求若所欲。猶緣木而求魚也。

①便嬖（音閉）是僕役，辟（音開）是開擴，朝（音潮）是使其歸附而來朝，莅（音立）是臨，撫是收撫，緣木是爬樹。孟子說：「王的大欲望可以說給我聽嗎？」王笑而不說。孟子說：「是爲肥美甘旨的食物不夠吃嗎？是爲輕快暖的衣服不夠穿嗎？還是爲華采美色不夠看呢？歌聲樂音不夠聽呢？是爲近幸的僕役不夠使用呢？凡此一切，王的眾臣，都可以供給；而王豈是爲這些事呢！」王說：「不是；我不是爲這些事呢！」孟子說：「然則王的大欲望，可以知道了！是欲開關領土，使秦楚來朝；君臨中國，而收撫四夷呢！以這樣的行爲，求這樣的欲望，如同爬到樹上去找魚呢！」

王曰。若是其甚與。曰。殆有甚焉。緣木求魚。雖不得魚。無後災。以若所爲。求若所欲。盡心力而爲之。後必有災。曰。可得聞與。曰。鄒人與楚人戰。則王以爲孰勝。曰。楚人勝。曰。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。寡固不可以敵衆。弱固不可以

敵強。海內之地。方千里者九。齊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。何以異

於鄒敵楚哉。蓋亦反其本矣。

鄒是當時一小國，楚是一大國，集是合起來。王說：「這樣的甚嗎？」孟子說：「恐怕更甚於此呢！爬到樹上找魚，雖得不着魚，然並沒有後

患。以這樣的作爲，求這樣的欲望，卽盡上心力去辦，將來亦必有禍患！王說：「其理由可以說給我聽嗎？」孟子說：「鄒國的人與楚國的人作戰，則王以爲誰勝呢？」王說：「楚國人勝。」孟子說：「然則小的本是不能戰勝大的；少數本是不能戰勝多數；弱者本是不能戰勝強者。海內的地，千里見方的面積有九份；齊國的地合起來，只有其一份。以一份去征服其餘的八份，與鄒國敵楚國有甚麼分別呢？也當反求其本就是了！」

今王發政施仁。使天下

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。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。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。皆欲

赴愬於王。其若是。孰能禦之。

赴（同途）是道路，愬（同訴）是告訴。「現在王若是發施仁政，使天下作官的皆願立於王的朝廷；耕地的皆願耕於王的田野；經商的皆願

住在王的城市；行路的旅客，皆願走王的道途；天下之厭惡他的君的，皆欲到王這裏來告訴，如果這樣，誰能阻止他們呢！」

王曰。吾惛不能進於是矣。願夫

子輔吾志。明以教我。我雖不敏。請嘗試之。

惛（同昏）是昏愚。輔（音撫）是助。王說：「我甚昏愚，不能進到這樣地步，

願夫子明白的教誨我！我雖不聰明，請去試一試！」

曰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。惟士爲能。若民則無恆

產。因無恆心。苟無恆心。放僻邪侈。無不爲已。及陷於罪。然後從而刑之。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。罔民而可爲也。

①恆是常，產是產業，放是放蕩

，僻是乖僻，邪是不守正道，侈（音吃）是越出常軌，罔（音往）是網羅。（故意使之陷入其中而捕之。）孟子說：「沒有恆常的產業，而有恆常的心的，只有讀書明理的人能這樣；一般人民，則沒有恆常的產業，即因而沒有恆常的心；如沒有恆常的心，則放蕩乖僻姦邪侈，無所不爲。等到他犯了罪，然後就刑罰他，這是罔陷人民呢！豈能有仁愛的人在君位，而作罔民的事呢？」

是故明君制民之產。必使仰足以

事父母。俯足以畜妻子。樂歲終身飽。凶年免於死亡。然後驅而之善。故民之從之也輕。今也制民之產。仰不足以事父母。俯不足以畜妻子。樂歲終身苦。凶年不免於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贍。奚暇治禮義哉。

②畜（音蓄）是養育，驅是使，輕是容易，贍（音占）是足夠，奚暇是如何有空閒。「所以賢明的君，制定人民的產業，必須使他上足以事奉父母，下

足以養育妻子。年景好，終身得飽；年景不好，也不至於餓死。然後使他爲善，所以人民易於服從。現今制民的產，上不足事奉父母；下不足以養育妻子。好年景，尙且終身困苦；年景不好，則不免於死亡。這樣救死還恐辦不到，何能有閒空講禮義呢？」

王

欲行之。則盍反其本矣。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。五十者可以衣

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。八口之家，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頌白者，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

①盡（音何）是何不，樹是種植，豚（音屯）彘（音秩）皆是豬類，庠（音詳）序皆是學校的古名，申是說明，頌（同班）白者是頭髮半白的老人，黎（音梨）民是黑髮的人民。「王如欲行仁政，則何不反其根本。五畝地的住宅，種上桑樹。（以養蠶。）則五十歲的老人，有絲綢可穿了；雞豚狗彘的家畜，不要失其繁殖孕育的時節。則七十歲的老人，有肉可吃了；一百畝的田地，不要奪了農民耕種收割的時問。則八口人的家庭，可以不至饑餓了；注意學校的教育，申明孝悌的義理，頭髮半白的老人，可以不負戴於道路而受勞苦了！七十歲的有穿綢吃肉的幸福；少壯的人民有不饑不寒的生活，然而不王的，決沒有呢！」

梁惠王曰：晉國天下莫強焉。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，南辱於楚。寡人恥之。願比死者一洒之，如之何則可。

②晉國即指燕王本國，其地原是晉地；韓趙魏（即梁）三家分晉謂之三晉，故梁王自稱晉國，比是爲，洒是洗刷。（雪恥。）梁惠

王說：「晉國是天下最強盛的國，你老先生是知道的！至於寡人的身上，東邊爲齊國所敗，我的大兒子被難而死；西邊失地於秦國七百里之多；南邊又爲楚國所敗辱。寡人甚以爲羞恥！願爲死者，洗刷昭雪一下子，怎麼樣能辦到呢！」

孟子對

曰。地方百里。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於民。省刑罰。薄稅斂。深耕易耨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。入以事其父兄。出以事其長上。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。

耨，搗豆反。是野田去野草，挺是杖，撻是擊。孟子回答說：「地祇要

有百里見方，即可以王天下。王如行施仁政於人民：節省刑罰，減輕稅斂，使人民能深深的耕地；勤動的耘田。壯年的人，在閒暇的時日，修治孝悌忠信的道理，在家事奉他的父兄；在外事奉他的長上。這樣即使他拿着木棍，亦可以打擊秦楚之堅固的甲，與快利的兵器呢！」

彼奪其民時。使不得耕耨。以養其父母。父母凍餓。兄弟妻子離散。彼陷溺其民。王往而征之。夫誰與王敵。故曰。仁者無敵。

王請勿疑。①「他們（秦楚等國）奪了人民的農時，（終年爭戰。）使人民不得耕地耘田，以養他們的父母；以至於父母受凍受餓，兄弟妻子，皆流離散亡了。他們陷溺殘害其人民，王若去征討他，（其人民望救之不暇。）誰與王為敵

呢？所以說：仁愛的人，沒有仇敵！請王不必懷疑！」

自齊桓晉文而後，諸侯各有霸中國的野心。（齊晉的後世，當然也在內。）所以不惜「興甲兵，危士臣，陷溺其民，」以求其「大欲；」而不知其所為者，與其所欲者，絕

對相反。不仁之至，衆叛親離，身且爲獨夫，又何能得天下！至於孟子之世，以此亡國的諸侯，已不可勝計，所餘者不過數國。所謂「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，而數人愈也。」奈此數人者，仍不改其道，以致六國終皆滅於秦；而秦亦不十餘年而滅亡！中國古代的貴族，至此遂盡！所以不務保民，而恃強戰；不以德服人，而以力服人，則「小固不可以敵大，弱固不可以敵強。」卽幸成霸業，人民亦終非心服，如何能安固長久！

孟子曰：以力假仁者霸。霸必有大國。以德行仁者王。王不待大。湯以七十里。文王以百里。

①孟子說：「以武力而假借仁義之名的，可以霸，（爲諸侯所畏服）霸必須本來就有一個大國；以德行仁義之道的可以王，（爲人民所歸附。）

王不必有大國。湯原只有七十里，文王原只有百里。」

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。力不贍也。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悅而誠服也。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詩云：自西自東，自南自北，無思不服。此之謂也。

②「用力制服他人的，人的心中並不服，只是力量不足，暫時屈服；以德感服他人的，是心中喜悅而真誠的佩服，如同那七十弟子的服孔子

呢！詩上說：從西方，從東方，從南方，從北方，莫不由本心來歸服；卽說是這樣呢！」

保民而王，不但大國如此，小國亦是如此；不但強國如此，弱國亦是如此；不能保民，則大國亦不免於滅亡，小國尙何待言；如能保民，則小國亦可王天下，大國更無論矣。

萬章問曰：宋小國也。今將行王政，齊楚惡而伐之，則如之何。

萬章問孟子說：「宋是一個小國，現在要行王政，齊楚等大國疾惡之而要伐他，則怎樣辦呢？」

孟子曰：湯居亳，與葛為鄰，葛伯放而

不祀。湯使人問之曰：何為不祀？曰：無以供犧牲也。湯使遺之牛羊，葛伯食之，又不以祀。湯又使人問之曰：何為不祀？曰：無以供粢盛也。湯使亳衆往為之耕，老弱饋食，葛伯率其民，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，不授者殺之。有童子以黍肉餉，殺而奪之。書曰：葛伯仇餉，此之謂也。

亳（音博）是地名，葛是夏朝時的一國，於是放縱；遺是贈送，饋（音愧）食（音飼）是送食物，餉（音享）亦是送食物。孟子說：

「湯在亳地，與葛國爲鄰。葛國的君，放縱而不祭祀。湯使人問他說：爲甚麼不祭祀？他說：我沒有牛羊以供犧牲呢！湯使人送給他牛羊；葛伯把牛羊吃了，又不用以祭祀。湯又使人問他說：爲甚麼不祭祀呢？他說：我沒有糧米以供粢盛呢！湯使亳地的衆人，去替他耕地，老弱的人去送飯。葛伯領着他的人民，截住有酒食黍稻的，奪了去；不交給他的就殺死；有一個童子，拿着黍肉送去，葛伯殺了他，而將黍肉奪走。書上說：「葛伯仇殺餉者。」即說此事呢！」

爲其殺是童子

而征之。四海之內皆曰：非富天下也。爲匹夫匹婦復讎也。

因爲

他殺了這個童子而去征伐他，四海之內的人皆說：湯不是貪天下之富，而欲得之；是爲平民報仇呢！

湯始征。自葛載。十一征而無敵於天

下。東面而征西夷怨。南面而征北狄怨。曰：奚爲後我。民之望

之。若大旱之望雨也。歸市者弗止。芸者不變。誅其君。弔其民。

如時雨降。民大悅。書曰：徯我后。後來其無罰。

載是始，芸是鋤地，變是改，弔是安慰，徯（音希）是等候，后是

君。湯初征，自葛開始。征伐了十一次，遂征服了天下。到東面去征，西夷就怨望；到南面去征，北狄就怨望。說：爲甚麼後來救我！人民盼望他，就像大旱時的盼望下雨。（湯征伐所至，人民深信他不殘暴，）到市上來的不停止；田野裏鋤地的，工作不變。誅其有罪的君，慰其無辜的民，如同應時的雨降下來，人民皆大歡喜。書上說：等待我的君，君來了就去了暴虐的刑罰！」

有攸不爲臣。東征。綏厥士女。匪厥

玄黃。紹我周王。見休。惟臣附於大邑周。其君子實玄黃於匪。

以迎其君子。其小人簞食壺漿，以迎其小人。救民於水火之中，取其殘而已矣。太誓曰：我武惟揚，侵于之疆，則取於殘，殺伐用張，於湯有光。

①故卽所，綬（音雖）是安，厥（音決）是其，匪（同鐘）是竹簞，玄黃是玄黃色的布帛，（古時用爲禮物。）紹是迎見，休是好，簞（音丹）是竹篋，食（音飼）是食物，漿是湯水，殘

是害人的，太誓是書的篇名，揚是發揚表現，張是張大，光是光輝。（孟子又引書上說武王的事說：）「有所不爲臣的，向東面去征伐他，安撫他的男女百姓；那些百姓，用簞盛着玄黃色的布帛，迎見我周王以見好。專誠歸服於大周。（以下是孟子申說。）其官長裝滿玄黃色的布帛於簞中，以迎周的官長；其士民以竹篋裝着飯，以壺裝着水以迎周的士民。救人民於水火之中，只取其殘害人民的就是了。太誓上說：我發揚威武，侵紂的疆域，取其殘賊，以張殺伐之功；比湯之伐桀更有光彩！」

不行王政，云爾。荀行王政，四海之內，皆舉首而望之，欲以爲君。齊楚雖大，何畏焉。

②「不行王政而已；如果行王政，則四海以內的人民，皆仰着頭盼望着他，願欲以他爲君。齊國楚國雖強大，何必怕呢！」

滕文公問曰：齊人將築薛，吾甚恐，如之何則可。

③薛（音削）是地名，近於滕國。滕文公問說

：「齊人將要修築薛城，（爲侵略滕國的根據地。）我很懼怕，怎麼辦纔好呢？」

孟子對曰：昔者太王居邠，狄人侵之，去之

岐山之下，居焉。非擇而取之，不得已也。

④太王是周文王之祖，邠（音賓）是地名，岐（音旗）是山名。孟子回答說：「從前太王居於

鄴地，狄人來侵略他；太王走開到了岐山之下去居住。並非是樂選該地而去住；也是不得已呢！〔言周之先世，亦是窮小而而有外患，然終能盛大而有天下。〕

苟爲善。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。君子創業垂統。爲可繼也。若夫成功則天也。君如彼何哉。疆爲善而已矣。

①「若是修德行仁以爲善，則後代的子孫，必能有王天下的：君子創造基業，留垂統緒，爲的是後世可以繼續；至於成功，則是天命了。君對他（齊）有何辦法呢？自己勉強爲善就是了！」

國家民族，是一個連續的生命。前代所造之因，我們今日受其果；將來之果如何，全在我們今日所造之因。我們以前未造善因，或是造了惡因，所以今日貧弱如此，倘能從此奮勉爲善，努力造善因，則將來尙必有強盛之一日。倘仍繼續造惡因，則惡因相積，其結果只有滅亡而已！

惡惡果而造惡因；造了惡因，而不甘受惡果。豈知自然的定律，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！

孟子曰。天下有道。小德役大德。小賢役大賢。天下無道。小役大。弱役強。斯二者天也。順天者存。逆天者亡。

②孟子說：「天下有正道，則德小的受役於德大的；小賢人受役於大

賢人。天下沒有正道，則小的受役於大的，弱的受役於強的。這兩種情勢，是天道的自然。順天道的就生存，違背天道的就滅亡！」

齊景公曰：「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。」

是絕物也。涕出而女於吳。

吳是國名，當時甚強，求女於齊。「齊景公說：既不能命令他人；又不服從他人的命令，是不能存立之物呢！流着涕淚而嫁女於吳！」

今

也。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。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。

如恥之。莫若師文王。師文王。大國五年。小國七年。必為政於

天下矣。

現在小國效法大國的惡政，（不能有高出於大國之處）而以受他們的命令為羞恥，這如同學生不肯受命於老師呢！如以此為恥，最好是效法文王；如效法文王，則大國五年，小國七年，必能統治天下了！」

詩云。

商之孫子。其麗不億。上帝既命。侯於周服。侯服於周。天命靡

常。殷士膚敏。裸將於京。孔子曰：仁不可為衆也。夫國君好仁。

天下無敵。

麗是數量，億是十萬，侯是只好，服是服從，靡（音米）是無，膚是健美，敏是聰敏，裸（音濯）是祭宗廟灌洒的禮。詩上說：商朝的子孫，其數何止十萬！上帝既命周治天下，則只好歸服於周；竟然歸服於周，可見天命

無常。（改命有德的人。）殷（商）朝士人之壯美聰敏的，將助祭於周的京城。孔子說：如有仁德，敵雖衆亦不能不服。一個國君如好仁德，天下沒有能勝過他的！」

今也。欲無敵於天下。而

不以仁。是猶執熱。而不以濯也。詩云。誰能執熱。逝不以濯。

是拿

，灑是以手沾水，逝是虛字。「現在想無敵於天下，而不用仁道：是如同拿熱的物品，而不以手沾水呢！詩上說：誰能拿熱物，而不以手沾水？」

孟子曰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。矢人惟恐不傷人。函人惟

恐傷人。巫匠亦然。故術不可不慎也。

①矢人是造箭的人，函人是造甲的人，巫（音污）是為人禱病的人，匠是造棺木的人。孟子說：「造箭的

人，豈是不仁於造甲的人呢？造箭的惟恐他的箭不傷人；造甲的惟恐他的甲不能保護人。巫（利於人活。）匠（利於人死。）也是這樣。所以學術不可不謹慎呢！」

孔子曰。里仁爲美。擇不

處仁焉得智。夫仁天之尊爵也。人之安宅也。莫之禦而不仁。

是不智也。

②爵（音覺）是爵位，禦是阻止。「孔子說：居處以有仁厚的風俗爲美：選擇居處，而不住在有仁俗的地方，何能爲智呢？仁是天的尊貴的爵位，人的安全的居處，所以沒有阻止的，而自願處於不仁，即是不智呢！」

不仁不智。無禮無義。人役也。人役而恥爲役。由弓人而恥爲

弓。矢人而恥爲矢也。

③「不仁不智，無禮無義，就只好爲他人的奴隸；爲人的奴隸，而恥於受人役使；是猶造弓的人而恥於造弓；造箭的人而恥於造箭呢！」

如恥之。

莫如爲仁。

④「若是恥爲人役，最好是去行仁道。」

仁者如射。射者正己而後發。發而不中。

不怨勝己者。反求諸己而已矣。

⑤「爲仁的人，就像射箭：射箭的人，正了自己的地位姿勢，視練手力，然後發箭；發了如射不中，不怨恨勝了自己的，反回來

貴求自己就  
是了！」

孟子曰。仁則榮。不仁則辱。今惡辱而居不仁。是猶惡濕而

居下也。

①孟子說：「仁就有榮耀，不仁就受羞辱。今惡受羞辱，而自處於不仁，這如同不喜歡潮濕，而住在窪下的地方呢！」

如惡之。莫如貴德而尊

士。賢者在位。能者在職。國家閒暇。及是時。明其政刑。雖大國

必畏之矣。

②「若是惡恥辱，最好是貴重有德行的人；尊崇有才能之士。有賢德的在位，有才能的在職；國家沒有憂患，閒暇無事的時候，趁機修明政治與法律，如此則雖大國，也必然畏懼他呢！」

詩云。迨

天之未陰雨。徹彼桑土。綢繆牖戶。今此下民。或敢侮予。孔子

曰。爲此詩者。其知道乎。能治其國家。誰敢侮之。

③迨（音待）是趁此時，徹是取，桑土是桑樹根的皮，綢（

音仇）繆（音究）是修補，牖（音又）戶是門窗或通氣之處，侮是欺侮。「詩上說：『趁現在天沒下雨，取了桑根的皮，修補我巢上通氣之處。（這是藉鳥雀說的話。）現在這些下面的民，誰敢來欺侮我！孔子說：作這首詩的人，是明白道理的人啊！能治理其國家，誰敢欺

侮他

呢！』今國家閒暇。及其時。般樂怠敖。是自求禍也。

④般（音盤）樂是盤桓宴樂，怠敖是懈怠傲慢。「現今

國家閒暇無事，趁此就盤桓行樂，懈怠傲慢，是自己求禍患呢！」

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詩云。永言配命。自求

多福。太甲曰：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此之謂也。①水是長，言是思念，

配是合，命是天命，太甲是殷朝的帝，孽（魚列反）是禍。「禍福沒有不是自己求來的！詩上說：長思念着合乎天命！求於自己，就多得福。太甲說：天作的禍，尙可以避免；自己作出禍來，就活不了。就是說的這個道理呢！」

我們試想，這些話是如何的痛切！國家的衰弱，皆是自作的孽；受人的欺侮，受人的侵略，皆因不能自治其國家，我們不能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矣！小役大，弱役強，本是自然的情勢。人役而恥爲人役，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豈非成了絕物！惡辱而居不仁，如同惡濕而居下，執熱而不濯。我們不知未雨綢繆，不知思患預防；及患難之來，則只云國恥，而其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如故；及患難稍已，則又及時般樂怠敖，而終不明其政刑，是自求禍也，雖大國必亡矣！

# 第五章 暴民而亡

## 一

人民爲國家的根本。戕賊其根本，是自取滅亡。所以敵國外患，不足過慮；民心離散，方是深憂！

前章言「保民而王」；本章言「暴民而亡」。此二者，本是一事的正面反面，現在只是將話反過來說而已！

孟子曰：不仁者，可與言哉。安其危而利其菑，樂其所以亡者。不仁而可與言，則何亡國敗家之有。

菑（同災）是禍害。孟子說：「不仁的人，還可以合他講道理嗎？處危險之境，尙以爲安；明明是災禍

，尙以爲利，喜歡作那些能招滅亡的事。不仁的人，如可以合他講道理，則何至於有敗家亡國的呢！」

有孺子歌曰：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

我纓。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孔子曰：小子聽之。清斯濯

纓。濁斯濯足矣。自取之也。

① 纓子是小孩，滄浪（音郎）是水名，濯是洗。纓（音英）是帽帶，小子指衆學生。「有個孩子唱歌說：滄浪的水清，可以洗洗我的帽纓；滄浪的水渾

濁，可以洗洗我的脚。孔子說：學生們聽聽！水潔淨，人就用以洗潔淨的纓；不潔淨，人就用以洗不潔淨的足，一切所受的，皆是自取的呢！」

夫人必自侮。然後人侮之。家

必自毀。而後人毀之。國必自伐。而後人伐之。太甲曰：天作孽。

猶可違。自作孽。不可活。此之謂也。

② 「人必自己侮慢自己，然後他人纔侮慢他；家必是自己敗壞，然後人纔敗壞他。國必是自己侵伐，然後他人纔侵伐他

！太甲說：天造的禍，尙可以避免；自造的禍，就不可以活了，即說的這個道理呢！」

孟子曰：愛人不親。反其仁。治人不治。反其智。禮人不答。反其敬。行有不得者。皆反求諸己。其身正。而天下歸之。詩云。永言配命。自求多福。

③ 孟子說：「我愛人，而人不親我，則反回來責求自己的仁之未至；治理人，而治理不好，則反回來責求自己的智之未及；敬禮於人，而人不回答，則反回來責求自己的敬之未達；凡所行的事，有不得其所的，皆反回來責求自己：自身正了，天下自然歸服！詩上說：常常思念着配合天命，求於自己，就多得福！」

我們且看一個反面的實例。

鄒與魯鬪。穆公問曰：「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，而民莫之死也。誅之則不可，勝誅不誅，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，如之何則可也？」

鄒魯皆是國名。鬪（音哄）是戰鬪，穆（音木）公是鄒君，有司是官吏。鄒國與魯打了一戰，鄒穆公問孟子說：「我的官吏死了的三十三個人，而人民則沒有死難的；殺了他們吧，則殺不盡；不殺吧，則他們就看着長上的死而不肯去救

，怎麼辦纔好呢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凶年饑歲，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，壯者散而之四方者，幾千人矣。而君之倉廩實，府庫充，有司莫以告，是上慢而殘下也。曾子曰：『戒之戒之，出乎爾者，反乎爾者也。夫

民今而後得反之也。君無尤焉。』

倉廩（里飲反）是存糧米的處所，府庫是存財貨的處所；充足，反是報復，尤是罪過。孟子對答說：「不豐收的饑荒年歲，

君的人民，老弱的餓死而葬身於溝中坑中；壯年的流離散亡於四方，已不知有幾千人了！而君的倉廩中糧食存滿，府庫中財貨充足，而這些官吏不報告災情而請救濟，是上慢了君，下害了民。曾子說：『謹慎啊！謹慎啊！你所施於人的，也要反受之於人呢！這人民今而後報復了這些官吏，君不要貪備他們呢！』

君行仁政，斯民親其上，死其長矣。

「君若是施行仁政，則人民自然親愛其長上，拚死救其長上了。」

不保民，則民亦不保之；不愛民，則民亦不愛之。上下相疾怨，何能不敗亡！

孟子曰。天時不如地利。地利不如人和。

天時是時日的吉凶，地利是地勢的利與不利，人和是人心的團結堅固與否。孟子說：「關

於勝敗的原因，天時的重要，不如地利；地利的重要，不如人和。」

三里之城。七里之郭。環而攻之而不勝。夫環

而攻之。必有得天時者矣。然而不勝者。是天時不如地利也。

郭是外城，環是圍起來。「三里的小城，七里的小郭，由四面包圍起來，天天攻打，還打不勝；這樣圍起來，天天打，其中必定有吉利的時日了。然而打不勝，可見天時的重要，不如城郭的地利了！」

城非不高也。

池非不深也。兵革非不堅利也。米粟非不多也。委而去之。是

地利不如人和也。

革是甲，委是捨棄。「城牆並不是不高；護城河並不是不深；兵器與盔甲，並不是不堅固快利；糧米並不是不多，然而人民竟捨棄了而逃走，不肯死守不去。可見是地利的重要，尚不如

人和呢！」故曰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。威天下不

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。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。親戚畔之。

多助之至。天下順之。以天下之所順。攻親戚之所畔。故君子

有不戰。戰必勝矣。

域是範圍，谿(音西)是山谷。「所以說：範圍人民，不仗恃濼境的界限，鞏固國家，不仗恃山谷的險要；威服天下，不仗恃兵甲的堅利，得着治國愛民之正道的，就多有援助；失此正道

的，就少有援助！少助到極處，連親戚都叛離他；多助到極處，天下都順從他。以天下所順從的人，去攻親戚之所離畔的人。所以君子不戰則已，戰就必然勝利呢！」

孟子曰：桀紂之失天下也。失其民也。失其民者。失其心也。

得天下有道。得其民。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。得其心。斯得

民矣。得其心有道。所欲與之聚之。所惡勿施爾也。

孟子說：「桀紂之所以失了天下，是因為失

了他的人民；失了他的人民，是因為失了他們的心。得天下有方法：得天下的人民，就得天下了。得人民有方法：得人民的心，就得人民了。得他們的心有方法：他們所欲要的，給他們；爲他們多多積聚。他們所厭惡的，不施行於他們，就是了！」民之

歸仁也。猶水之就下。獸之走壙也。故爲淵。魚者。獺也。爲叢

者。則諸侯皆爲之。敵矣。雖欲無王。不可得已。

壙是廣野，淵是深水，敵（同驅）是逐，獺（音榻）是吃魚的水獸，

叢是密林，爵（同雀）是小鳥，鷓（音占）是吃雀的鳥。「民之歸服仁人，就像水往低處流；獸往曠野走呢！所以驅鳥向深水的是鷓；驅雀向密林的是鷓；驅民向湯武的，是桀與紂呢！現在天下的君，若有好仁的，則諸侯皆給他驅人民以歸之。即是不願王天下，也不能呢！」

今之欲王者。猶七年之病。求三年之艾也。苟爲不畜。終身不

得。苟不志於仁，終身憂辱，以陷於死亡。詩云：其何能淑。載胥及溺。此之謂也。

①艾（音愛）是用以灸病的草，年歲愈久則愈乾，愈乾則愈好，畜是留藏，淑是好，載卽則，胥是相身也。得不着三年的陳艾，苟不立志爲仁，則終身憂愁恥辱，以至於死亡。詩上說：如何能好得了呢？只有相與陷溺滅亡而已，這話卽說的這樣呢！

我們再反回來說國家興廢存亡的因果：「七年之病，譬如我們國家的現狀；畜「三年之艾，」卽是從此努力救亡圖存。雖須待三年之後，始能有結果；然而現在卽須開始造其善因。倘長此遷延不開始，則永遠不能有成功。所謂「苟爲不畜，終身不得！」

戴盈之曰：什一，去關市之征，今茲未能，請輕之，以待來年。然後已。何如？

②戴盈之是宋國的大夫。什一是十分之一。戴盈之說：「取十分之一的田賦，去關市的苛稅，現在未能行；請減輕一點，等到明年，然後止住。如此怎樣呢？」

孟子曰：今有人

日攘其鄰之雞者，或告之曰：是非君子之道。曰：請損之。月攘

一雞，以待來年，然後已。

③攘是偷竊，損是減少。孟子說：「今有人每天偷他的鄰人一隻雞。或有人告他說：這不是君子辦的事。他說：請減少一點，每月偷他一隻，等明年然後停止住。」

如其非義。斯速已矣。何待來年。①「如果知其不合正道，就趕快止住吧，何必等到明年！」

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」真是「安其危而利其災！」不仁者可與言乎？

孟子曰：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國之所

以廢興存亡者亦然。②孟子說：「夏商周三代之得天下因爲仁；他們之失天下因爲不仁。國家的廢興存亡，也是這樣。」天子不仁，不保

四海。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。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廟。士庶人不

仁，不保四體。③「天子若是不仁，就不能保守他的天下；諸侯若是不仁，就不能保守他的國；卿大夫不仁，就不能保守他的家；士庶人不仁，就不能保守他的身體。」今惡死亡而

樂不仁，是猶惡醉而強酒。④「現在不欲致死亡，而樂於爲不仁；就像不願醉，而反強喝酒！」

孟子曰：規矩方員之至也。聖人，人倫之至也。欲爲君，盡君

道。欲爲臣，盡臣道。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。不以舜之所以事

堯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賊其民者

也。規是作圓形的標準，矩（音舉）是作方形的標準，員即圓，人倫是人類相處之道，就是殘害。孟子說：「規矩是方圓的標準，聖人是人倫的標準。欲為人君，就盡爲君的本分；欲為人臣，就盡爲臣的本分，這兩樣皆學堯舜就是了！不用舜事堯之道事君，就是不以

誠敬待他的君；不用堯所以治民之道治民，即是殘害他的民呢！」

孔子曰。道二。仁與不仁而已矣。暴其民甚。則

身弑國亡。不甚。則身危國削。名之曰幽厲。雖孝子慈孫。百世

不能改也。暴是虐待，削是割裂減小，幽（音憂）是昏暗，厲（音力）是暴虐，（古時人君死，則按其生平行爲，定一稱號，是爲諡法。幽厲皆是惡諡。慈是親愛。孔子說：人有兩條路，仁與不仁即是了。暴虐他的人民過甚，則身被殺而國滅

亡（如桀紂）。暴虐雖不甚，則亦身遭危難而國土削弱，被稱爲幽厲。（如周幽王周厲王。雖有孝敬親愛的子孫，也永遠改不了這惡名呢！」詩云。殷鑒不遠。在夏后之世。

此之謂也。殷即商朝，鑒（同鑑）是鏡子。（由他物中能見自己的形像；見前代或他國之興衰存亡；可以與自己對照而引爲鑒戒。詩上說：「殷朝之所當鑒者不遠，近在夏帝之世，即是說的這樣呢！」

二

暴民而亡，既如上述。然取而代之者，當引爲鑒戒，而不可再蹈其覆轍；若是以暴易暴，則亦惟有相繼滅亡而已！

沈同以其私問曰。燕可伐與。孟子曰。可。子噲不得與人燕。子

之不得受燕於子噲。有仕於此。而子悅之。不告於王。而私與之。吾子之爵祿。夫士也。亦無王命。而私受之於子。則可乎。何以異於是。

①沈同是齊國的大臣，燕是國名，子噲（音快）是燕國的君，子之是燕國的相。（當時子噲無故讓位於子之，國中混亂無道。）沈同以其私人的資格，問孟子說：「燕國可以伐嗎？」孟子說：「可以。子噲無權將燕國送給他；子之也不能從子噲手中接受燕國。譬如有個作官的人在此，而你喜歡他，不請命於王，而私自給他你的職位。這個人，也沒有奉王的命，而私自受之於你，這也可以嗎？」（子噲授燕國於子之，不問人民歸從與否。）與此有何分別呢！」

齊人

伐燕。或問曰。勸齊伐燕有諸。曰。未也。沈同問燕可伐與。吾應之曰。可。彼然而伐之也。彼如曰。孰可以伐之。則將應之曰。爲天吏則可以伐之。今有殺人者。或問之曰。人可殺與。則將應之曰。可。彼如曰。孰可以殺之。則將應之曰。爲士師。則可以殺之。今以燕伐燕。何爲勸之哉。

②天吏是順着天道以行除暴救民的使命的，士師是司法官。齊人伐燕國，有人問孟子說：「曾勸齊去伐燕來嗎？」孟子說：「我沒有！」沈同問燕國可以伐嗎？我回答說：可以伐！他即自以爲是而去伐的！假設他要說：誰可以伐他？我必答他說：爲除暴救民的天吏，就可以伐他。譬如現在有個殺了人的，有人問說：這個人可以殺嗎？我將回答說：可以！他若說：誰可以殺他？我將回答他說：作司法官則可以殺他。（現

在齊之暴民無道，與燕一樣。）這是以燕國伐燕國，我爲甚麼勸他呢！」

齊人伐燕。勝之。宣王問曰：或謂寡人勿取，或謂寡人取之。

以萬乘之國，伐萬乘之國。五旬而舉之。人力不至於此，不取。

必有天殃。取之何如？①旬是十天，舉是作成功。殃是災禍。齊人伐燕國，勝了。宣王問孟子說：「有人說我不

了功，這不是人力能作到的。（可見是有天意。）違背天意而不取，天必降災，取了燕地怎樣呢！」

孟子對曰：取之而燕民悅，則取之。古之

人有行之者，武王是也。取之而燕民不悅，則勿取。古之人有

行之者，文王是也。②孟子回答說：「取其地而燕民喜歡，則取了。古時人有作過的，武王（之取殷）即是。」以萬

乘之國，伐萬乘之國，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，豈有他哉。避水火

也。如水益深，如火益熱，亦運而已矣。③益是更甚，運是轉向。「以一個萬乘之國，伐另一個萬乘之國，而對方的人民，反用簞盛着飯，用壺盛

着湯，以迎王的軍隊，這豈是有別的緣故呢？是要避他們本國的暴政，想脫離這如火燒水淹的痛苦呢！若是仍繼續暴虐他們，如同水更深了，如同火更熱了，則人民也要轉而望救於他人了！」

齊人伐燕。取之。諸侯將救燕。宣王曰：「諸侯多謀，伐寡人者，

何以待之？」孟子對曰：「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，湯是也。未

聞以千里畏人者也。」齊人伐燕國而取其地，各國諸侯將要商議救燕。齊宣王說：「諸侯多有想伐寡人（我）的，怎麼對待他呢？」孟子回答說：「臣聽說有七十里的小國，而能行政於天下的，湯即是這

樣；沒有聽說以千里的大國而怕人的呢！」

書曰：湯一征，自葛始。天下信之。東面而征，西夷怨。

南面而征，北狄怨。曰：奚爲後我。民望之。若大旱之望雲霓也。

歸市者不止，耕者不變，誅其君而弔其民。若時雨降，民大悅。

書曰：後我后，後來其蘇。」霓（首尼）是虹，蘇是復活了。「書經」上說：湯第一次征伐，自葛開始，（其事見前章。）天下皆信服了他。向東去征，西夷就怨望；向南去征，北狄就怨望，說

：爲甚麼後來救我！民盼望他，就像大旱時之望雲雨。（湯所到之處，人民知他不殘暴，所以往市街上去的，不停止；在田野耕地的不變更，殺其暴虐的君，安慰其痛苦的民，若應時的雨降下來，人民皆大歡喜。書上又說：等待我們的君：君來了，我們就可以復活了！」

今燕虐其民，王往而征之。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。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。若殺其父兄，係累其子弟，毀其宗廟，遷其

重器。如之何其可也。天下固畏齊之疆也。今又倍地。而不行仁政。是動天下之兵也。

①拯是援救，係累是捆綁，重器是貴重的寶器。「現在燕國暴虐他的人民，王去征伐他，人民以爲是將要救他於水火之中，所以簞盛着飯，以靈盛着漿，以歡迎王的軍隊。若是反而殺了他們的父兄；綁了他們的子弟；毀壞了他們的宗廟；運走了他們的貴重器物，這如何能行呢？天下本來就怕齊國的強盛；現今又加上一倍的土地，而不行仁政，是惹起天下的攻伐呢！」

王速出令反。

其旄倪。止其重器。謀於燕衆。置君而後去之。則猶可及止也。

②旄（音毛）是老人，倪（音尼）是小孩。「王趕快下命令：送回所虜的老少；止住所要奪走的重器；與燕人商議，爲之立君而後退去，則尙可止了諸侯的來伐呢！」

從齊人伐燕一事，我們可以看出許多道理：一方面，可見「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」燕虐其民，國中混亂無道，受人侵伐，是禍由自取；一方面，可見以侵略的野心，強佔他人的國土，是外足以動天下之兵；內無以止人民之叛。所謂「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，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。」這卽是「民族自決」的原則！

我們又可見孟子的民權主義，是如何的貫徹！（詳見本篇第三章。）人民如不歸從，雖堯舜亦不得行禪讓；何況子噲與子之！人民如不歸從，則湯武亦不得行征伐；何況

齊宣或齊潛！人民是國家之主；暴虐人民，只有敗亡；欲得人民的歸從，只有以仁心行仁政而已！

## 第六章 仁心仁政

「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稱堯舜。」道性善者，是欲啓發人固有的仁心；稱堯舜者，是欲證明其必效的仁政。因爲自外而來的義理，或不易深入人心；憑空造出的法則，或不易見諸實行。然生而即有的善性，則不待自外而入；而且根深蒂固。先王曾行的政事，則可見必能實行；且有實用實效。

孟子之意，無非欲表示仁心爲人所皆有；仁政爲人所必能。所以說無仁心者，非人也，自謂不能行仁政者，自賊者也！

孟子曰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。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。行不忍人之政。治天下可運之掌上。

① 孟子說：「人皆有不忍傷害人；不忍見人痛苦死亡的同情心：先代的聖王，有不忍人的仁心，就有不忍人的仁政。本着不忍人的仁心，施行不忍人的仁政，治理天下之易，就像可以運轉在手掌上一樣！」

所以謂人

皆有不忍人之心者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。皆有怵惕惻

隱之心。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。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。非惡其聲而然也。

①乍（音詐）是忽然，怵（音緇）惕（音替）是驚動，惻（音册）隱是憐憫，內（音納）是結，要是求，聲是聲名。「所以說 人皆有不忍人的心，是譬如

現在有人忽然看見一個小孩，將要跌入井中，就都有驚動憐憫的心；這並非爲結交小孩子的父母；並非爲求名譽於鄉里朋友；也並非是怕有不仁的名聲而始如此呢！」

由是觀之。無惻隱之心。

非人也。無羞惡之心。非人也。無辭讓之心。非人也。無是非之心。非人也。

②「由此看來：沒有哀憐悲憫的心，即不是人；沒有羞恥惡辱的心，即不是人；沒有辭謝推讓的心，即不是人；沒有辨別是非的心，即不是人！」

惻隱之心。仁之

端也。羞惡之心。義之端也。辭讓之心。禮之端也。是非之心。智之端也。

③端是起初的頭緒，或是萌芽。「哀憐悲憫的心，就是仁的發端；羞恥惡辱的心，就是義的發端；謙辭推讓的心，就是禮的發端；辨別是非的心，就是智的發端。」

人之有是四端

也。猶其有四體也。有是四端。而自謂不能者。自賊者也。謂其君不能者。賊其君者也。

④「人之有這仁義禮智的四端，如同其有兩手兩足的四肢。有這四端，而自已說他不能爲善的，是自己害自己；說他的君不能的，是害他的君的呢！」

凡

有四端於我者。知皆擴而充之矣。若火之始然。泉之始達。苟

能充之。足以保四海。苟不充之。不足以事父母。

①擴（音闊）是推廣，充是充滿，然（同燃）是燒着。「凡

有這發端於我心內的，知道皆推廣而擴充之，如同火之燒燃着；如同泉水纔通流。若是能擴充他，足以保全天下；若是不能擴充，不足以事奉父母！」

擴而充之，必以其道；否則徒有「仁心仁聞，而民不被其澤」，所以孟子不僅講動機，而且講效用；不僅講原因，而且講方法。仁心仁政，缺一不可；「故曰：徒善不足以爲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」

孟子曰：離婁之明。公輸子之巧。不以規矩。不能成方員。師曠之聰。不以六律。不能正五音。堯舜之道。不以仁政。不能平治天下。

①離婁（音樓）是古人名，公輸子名班是魯國人，師曠是晉平公的樂師，六律是定六音高低的竹管。（陰陽各六，每個相差半音。）五音是宮，商，角，徵，羽。（任何調的音階。）孟子說：「以離婁自力之好，公輸子手技之巧，若不用規矩，也不能作成方正圓；以師曠耳力之好，若不用六律，也不能定準了五音；以堯舜的善心仁道，如不行仁政，也不能平治天下！」

今有仁心仁聞。而民不被其澤。不可法於後世者。不行先王之道也。故曰：徒善不足以爲政。

徒法不能以自行。詩云：不愆不忘。率由舊章。遵先王之法而過者。未之有也。

①聞是名聲，澤是恩德，徒是空，愆（音千）是過，率是遵循。「今有愛人的心，愛人的聲名，而人民足以爲政；空有善法，而無善心，法亦不能自行。」詩上說：「無有過失，無有遺忘，遵從着舊日的典章」；遵着先王的法則，而致於失錯的，決沒有呢！」

聖人既竭目力焉。繼之以

規矩準繩。以爲方員平直。不可勝用也。既竭耳力焉。繼之以六律。正五音。不可勝用也。既竭心思焉。繼之以不忍人之政。而仁覆天下矣。故曰。爲高必因邱陵。爲下必因川澤。爲政不因先王之道。可謂智乎。

②準是取平的標尺，繩是取直的標線，覆是蓋，邱是高崗，陵是小山，川是河流，可以用之不窮而沒有難處了；既已用上所有的耳力，又加之以六律的標準，這樣定正五音，就沒有難處了；既已盡上所有的心思，又繼之以不忍人的政制，這樣他的仁德，就徧被天下了。所以說：堆高地必借着邱陵，掘低必借着川澤；（如此則費力少而成功多。）爲政而不

本着先王的道，還可

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。不仁而在高位。是播其惡

於衆也。

③「所以只有仁人，應當在國家的高位，不仁而在高的地位，是散布他的惡於大眾呢！」

上無道揆也。下無法守也。朝不

信道。工不信度。君子犯義。小人犯刑。國之所存者幸也。①揆（音魁）是制度設施

，朝（音潮）是朝廷，工是職官，度是法則。「在上位的，沒有合正道的設施；在下位的，沒有守法的風氣；朝廷不遵正道，職官不遵法度，君長犯道義，小民犯法律，國家之尚存在而未滅亡，是僥倖而已！」

故曰：城郭不

完。兵甲不多。非國之災也。田野不辟。貨財不聚。非國之害也。

上無禮。下無學。賊民興。喪無日矣。②「所以說：城郭不完好，兵器盔甲不多，不是國家的大患；田野沒有開辟，財物沒有聚積，不是國家的禍害。在上為

政的沒有道德；在下的人民沒有智識；殘賊的惡民興起，則亡國即在目前了！」

詩曰：天之方蹶。無然泄泄。泄泄猶沓沓也。

事君無義。進退無禮。言則非先王之道者。猶沓沓也。故曰：責

難於君謂之恭。陳善閉邪謂之敬。吾君不能謂之賊。③蹶（音覺）是顛覆，泄泄（音

洩）沓沓（音榻）是忿緩隨和，陳是述說，閉是禁止。「詩上說：天將要覆亡你的國家，不可以再忿緩隨和。應振作奮發，急起救正。」

泄泄如同沓沓，皆是忿緩隨和之意。事君不以正義；進退不以禮；說話背棄先王之道的，即是忿惰苟且，隨聲附和呢！所以說：對於君：

求全責備，正是恭維；陳說善事，禁塞邪道，方是尊敬；說我的君不能為善，而不去諫正的，是賊害他的君呢！」

孟子曰：舜生於諸馮。遷於負夏。卒於鳴條。東夷之人也。文

王生於岐周。卒於畢郢。西夷之人也。

①諸馮，負夏，鳴條，皆地名，大約皆在中國東部，岐周畢郢（音影）皆在今陝西境內。孟子說：「舜生

於諸馮，遷居負夏，死在鳴條，是東夷地方的人；文王生在岐周，死在畢郢，是西夷地方的人呢！」

地之相去也。千有餘里。世之相後也。

千有餘歲。得志行乎中國。若合符節。先聖後聖。其揆一也。

②符節是

用一塊金玉或竹木之類，刻上文字或圖形，然後分爲兩半，彼此各執一半，有事則相對以爲信號。「舜與文王，地方相隔一千多里，時代相隔一千多年，然得志行政於中國，其相同像符節的相合。先聖後聖，其法度設施是一樣的呢！」

聖人以仁政治天下，必有經常的揆度，作根本的設施。內竭其心思，外繩諸事物，所以自然合於正道，合於真理。順天下自然之勢，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。」所以「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。」倘若愚而好自用，不遵正常的法度，不爲根本的設施，則是「惠而不知爲政，」「勞而無功！」

子產聽鄭國之政。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。孟子曰。惠而不知爲政。③子產是鄭國的大夫，聽是管理，輿是車，濟是渡，溱（音針）洧（音尾），皆水名。子產管理鄭國的政務，以他所坐的車，渡人過溱河洧河，孟子說：「這是施小惠而不知爲大政！」歲十一月徒

杠成。十二月輿梁成。民未病涉也。君子平其政。行辟人可也。

焉得人人而濟之。

①徒杠（音江）是可步行的小橋，輿梁是可通車的大橋。「每年十一月，（周時十一月，約爲陽曆十月間。）就修好了行人的小橋；十二月就修好了通車的大橋，（古時在不易修永久的橋的河

上，於每年秋後農閒的時候，修臨時的橋，以利交通。」人民不患徒行涉河呢！君子如能治好了他的政事，卽出行之時，令人退避亦可以；如何能每人都親用車渡過去呢！」

故爲政者每人而悅

之日亦不足矣。

②「所以爲政者，如果一個人一個人的去歡悅他，則他的時間也就不夠用了！」

梁惠王曰：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。河內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內。河東凶亦然。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。

③河內河東皆是魏（梁）國的區域，粟是糧食。梁惠王說：「寡人（我）之對於國事，可說是盡上心了！河內饑荒，則遷移其人民到河東，運糧食到河內；（以養老弱之不能遷居的。）河東的饑荒，也是如此。考察鄰國的政事，沒有像我這樣用心的；然而鄰國的人民不格外的少，我的人民也不特別的多，是爲甚麼呢？」

孟子對曰：王好戰，請以戰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棄甲

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，以五十步笑百

步，則何如。曰：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曰：王如知此，則無

望民之多於鄰國也。

①喻是譬喻，填（音田）是鼓音，曳是拖。孟子回答說：「王好戰，請用戰陣作比喻；填然敲了鼓，兵刃既已交接，有的人捨棄了盔甲，拖着兵器而逃走；或者走了一百步而止住

；或者走了五十步就止住。若是走五十步的人，譏笑走一百步的，怎麼樣呢？」王說：「不可，他們不過未到百步就是了，但也是同樣的逃走！」孟子說：「王如果知道這個道理，也就不必盼望人民之多於鄰國了！」

不違農時。

穀不可勝食也。數罟不入洿池。魚鼈不可勝食也。斧斤以時

入山林。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。材木不可勝

用。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。養生喪死無憾。王道之始也。

②違是誤

，數（音粗）是密，罟（音古）是網，洿（音烏）是水坑，斤是伐木的刀。養生是指飲食房舍器具，喪死是指祭祀棺槨等項，憾是缺欠不滿。」「不耽誤人民耕種收割的農時，（不在此時徵兵興役，則五穀就吃之不盡；祭用細密的網入池中捕魚，（留下小魚使之得以長成，）則魚鼈就吃之不盡；限制入山林砍伐樹木的時候，則木材就用之不盡；五穀與魚鼈吃不完，木材用不盡，是使民養生送死，皆沒有缺憾；養生送死沒有缺憾，即是王道的起頭呢！」五畝之宅。樹之以桑。

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。無失其時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。勿奪其時。數口之家。可以無饑矣。謹庠序之教。申之以孝悌之義。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

帛食肉。黎民不饑不寒。然而不王者。未之有也。（此節與對齊宣王語略同，註解見第四章中。）狗

彘食人食。而不知檢。塗有餓莩。而不知發。人死。則曰。非我也。歲也。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。曰。非我也。兵也。王無罪歲。斯天

下之民至焉。（檢是節制，李（音潔）是餓死的人，發是放賑，歲是年景。「養狗猪使他吃人的食品，而不知檢制；路上

不是我殺人，是刀殺的人呢！王不要歸罪於年景，則天下的民就皆來歸了！」

不是我殺人，是刀殺的人呢！王不要歸罪於年景，則天下的民就皆來歸了！」

梁惠王曰。寡人願安承教。孟子對曰。殺人以梃與刃。有以

異乎。曰。無以異也。以刃與政。有以異乎。曰。無以異也。（承是受，梃是木棍。梁惠王說

：「寡人願安心受教！」孟子回答說：「殺人用木棍或用刀，有分別嗎？」王說：「沒有分別。」孟子說：「用刀或用虐政，有分別嗎？」王說：「沒有分別！」曰。庖有肥肉。廄有肥馬。

民有飢色。野有餓莩。此率獸而食人也。（庖是廚房，廄（音究）是馬房。孟子說：「為君的廚中有肥肉，馬棚裏有肥馬；而人民有飢餓

的顏色，田野中有餓死的屍身，這是率領着獸而吃人呢！」獸相食。人且惡之。為民父母行政。不免於率獸

而食人。惡在其爲民父母也。

①「獸吃同類的獸，人尙且厭惡他；居於保育人民（如同民之父母，）的君位以行政，而不免於領着獸吃人，何在其爲人民的父母呢！」

仲尼曰：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。爲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

使斯民飢而死也。

②俑（音勇）是從葬的木人，象（同像）是似。「仲尼說：起始作從葬的木偶的，必定絕了後代吧！是因為他有人形狀，而忍得埋了他，（所以孔子惡其心之不仁。）如何可以使這活活

的人民飢死呢！」

孟子反覆的激發君主的仁心；又反覆的指示國家的仁政。

孟子曰：尊賢使能，俊傑在位，則天下之士皆悅，而願立於其

朝矣。

③俊傑是才德高出衆人的。孟子說：「尊重有賢德的，使用有能幹的，才德出衆的人都在職位，則天下之士人皆歡喜，而願立於他的朝廷上了！」

市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。

則天下之商皆悅，而願藏於其市矣。

④廛（音蟬）是鋪捐，征是貨稅，法是什一的稅。「市上既按鋪戶收稅，即不再按貨收稅；既收了什一的

稅，即不再收鋪宅的稅，（不要層層剝削。）則天下之商人皆喜歡，而願住在他的市中了！」

關譏而不征，則天下之旅皆悅，而願出

於其路矣。

⑤關是關口，譏（音機）是查問。「關口上只查問而不征過境的稅，則天下的商旅，皆喜歡而願經由他的道路了！」

耕者助而不稅，則天下

之農皆悅。而願耕於其野矣。

①助是助耕公田。「耕種的人，只使他助耕公田，而不收他的田稅；則天下的農人皆歡喜而願耕種於他的田野了！」

廩無

夫里之布。則天下之民皆悅。而願爲之氓矣。

②夫里之布，是兩種額外的稅。（古時市民無職者，須出一夫之稅，

謂之「夫布」；市宅之種桑麻者，須納荒地之罰，謂之「里布」）氓（音盲）是客民。「市民既已納住宅的稅，不要再征夫里之布；則天下的民，皆歡喜而願爲他的入籍的民了！」

信能行此五者。則

鄰國之民。仰之若父母矣。率其子弟。攻其父母。自生民以來。未有能濟者也。如此。則無敵於天下。無敵於天下者。天吏也。然而不王者。未之有也。

③「真能實行這五項，則鄰國的民，仰望他如同父母了。率領着他的子弟，攻打他們的父母，自從世界上有人以來，沒有能成事的！如果這樣，就是無敵於天下；無敵於天下，即是受了上天的使命；然而不王天下的，絕對沒有呢！」

孟子曰。不信仁賢。則國空虛。無禮義。則上下亂。無政事。則財用不足。

④孟子說：「不信任仁賢的人，（則仁賢去。）而國家空虛；沒有禮義，則上下亂而國危；沒有政事，（如農事牧畜蠶桑的保護提倡，山林污池的節制等等）則財用不足而國家貧弱！」

孟子曰。易其田疇。薄其稅斂。民可使富也。食之以時。用之

以禮財不可勝用也。

①易是治，疇（音仇）是治好了的地。孟子說：「治理改良他的農地；減輕了他的捐稅，人民可以富足了呢！食之以正當的時候，用之合乎禮，則財物就不用不盡了！」

民非水火不生活。昏暮叩人之門戶。求水火。無弗與者。至足

矣。聖人治天下。使有菽粟如水火。菽粟如水火。而民焉有不

仁者乎？

②昏暮是夜晚，菽是豆，粟是米。「人非有水火不能生活。夜晚敲人的門，要一點水火，沒有不給的；（當時風俗尚厚，今日則未必然。）因為水火是最普遍足用了，聖人治理天下，要使人有糧食，如水火的充足；糧食之充足如水火，則

人民尙有貪私不仁的嗎？」

滕文公問爲國。孟子曰。民事不可緩也。詩云。晝爾于茅。宵

爾索綯。亟其乘屋。其始播百穀。

③晝是白天，爾是虛字，于茅是去取茅草，宵（音消）是夜間，索（音鎖）是繩子，綯（音陶）是絞起，亟是急，乘屋是上房上去修理

，播是種。滕文公問治國之道。孟子說：「人民的農事，不可以誤了呢！詩（邶風七月篇）說：白天就去取茅草，夜裏就絞成繩子，趕急修理好了房屋，過了年就開始播種百穀。」民之爲道也。有恆產

者。有恆心。無恆產者。無恆心。苟無恆心。放辟邪侈。無不爲已。及陷乎罪。然後從而刑之。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。罔民而

可爲也。

①「人民的常情，是有恆常的產業，即有恆常的心；沒有恆常的產業，即沒有恆常的心。若沒有恆常的心，則放蕩乖僻，恣邪淫侈，無所不爲了！乃至犯了罪，然後刑罰他，這是罔陷人民呢！何能有仁人在君位，罔民的事，而可以作呢！」

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。取於民有制。陽虎曰：爲富不仁矣。爲

仁不富矣。

②陽虎是魯國季氏的家臣。（爲人好富，而不好仁。）「所以賢明的君，必然恭敬節儉，以禮待臣下。取人民的財，有一定的限制。陽虎曾說：「求富就不仁了；求仁就不富了！」

夏后氏

五十而貢。殷人七十而助。周人百畝而徹。其實皆什一也。徹

者，徹也。助者，藉也。

③夏后氏即夏朝，殷即商朝。「夏朝每夫授田五十畝，而定一個平均的稅率；（貢。）殷朝每夫授田七十畝，而按井田的法子，使八家共助耕中心的公田；（助。）周朝每夫授田百畝，而抽取

十畝之所得以爲稅。（徹。）其實都差不多是十分取一。徹者即是抽取；助者，即是借民力種公田呢！」

龍子曰：治地莫善於助。莫不善於貢。

貢者，校數歲之中以爲常。樂歲粒米狼戾，多取之而不爲虐。

則寡取之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，則必取盈焉。爲民父母，使民

盼盼然，將終歲勤動，不得以養其父母，又稱貸而益之，使老

稚轉乎溝壑，惡在其爲民父母也。

④龍子是古人名，校是計，狼戾（音力）是多的隨處皆是，盈是滿足，盼盼（音係）是恨視，稱貸（音代）是舉債借貸，

種（音秩）是年幼的。龍子說：「治理土地，最好是助法；最不好的是貢法。貢是計算幾年之中，農產收穫的平均數，以為永久的稅率；年景好的時候，糧米多的狼藉滿地，多取些也不算暴虐，而少取之；饑荒的年，即肥料的資本還不夠，而必收足了稅率。君為民的父母，而使人民恨視着，將一年勞苦之所得，不能養他的父母；又須借貸了來以添足了稅數，使老幼餓死而轉入於溝中坑中，何在其為人民的父母呢！」夫世祿。滕固行之矣。（至於有功於國家的，世世有俸祿，（授之土地一區，使他食公田之所入。）滕本來已施行了。）

詩云。雨我公田。遂及我私。惟助為有公田。由此觀之。雖周亦助也。（詩上說：下雨在我們公田裏，遂着也下到我的私田裏。惟行助法，纔有所謂公田。從此看來，雖周朝也是用助法呢！）設為庠序學

校以教之。庠者。養也。校者。教也。序者。射也。夏曰校。殷曰序。周

曰庠。學則三代共之。皆所以明人倫也。（善是教育，射（音釋）是宣導。「設立庠序學校以教育人民：庠即是養育；校即是教化；序即是宣導。」夏朝名曰校；殷朝名曰序；周朝名曰庠；學字則三代通用。（我們現代取學字及校字連之，故曰學校。）皆是以講明為人之道呢！）

人倫明於上。小民親於下。

有王者起。必來取法。是為王者師也。詩云。周雖舊邦。其命維

新。文王之謂也。子力行之。亦以新子之國。（人倫修明於上；小民親睦於下，有王者興起，必來取法則，這是為王者的老師

呢！詩上說：周雖是一個舊國，其受天命而有天下，却是新的。這是說的文王呢！子（你）力行這些仁政，也來革新你的國！）使畢戰問井地。孟子曰。子之君。

將行仁政。選擇而使子。子必勉之。夫仁政。必自經界始。經界不正。井田不均。穀祿不平。是故暴君汙吏。必慢其經界。經界既正。分田制祿。可坐而定也。

① 畢戰是滕國的臣，經界是分田畫界，汙（同汚）吏是貪穢的官吏。滕文公使畢戰來問孟子井田的辦法，孟子說：「子（你）的君將要行仁政，

選你來主持，你務必努力作去！這井田的仁政，必從分地畫界作起：畫界不正，井田不均匀，則所得的穀祿有多有少，而不公平。所以貪暴的君，污劣的官吏，必定輕慢畫界的事。（地畝無定，而賦稅可以多取。經界既正了，則分給民地，制定官祿，可以坐着就定好了呢！」

夫滕壤地褊小。將爲君子焉。將爲野人焉。無君子莫治野人。無野人莫養君子。請野九一而助。國中什一自賦。卿以下必

有圭田。圭田五十畝。餘夫二十五畝。

② 壤地即是土地，君子是公務員，野人是田野的農人，疇是官名，圭田是奉祭祀的田地，餘夫是尙未有妻

室的少年。（譬如一夫受田百畝，除父母妻子外，尙有弟在十六歲以上，此弟即是餘夫。等他有了妻室，則照常授田百畝。）「滕國土地狹小，但也須有治理公務的君子；有耕種於田野的野人。沒有君子，則無人治理野人；沒有野人，則無人供養君子。請定郊外地方井田的助法：郊內行十分之一的稅法，使他自已交納；自卿以下的官，（除了俸祿之外。）有他五十畝的圭田，餘夫授田二十五畝。」

死徙無出鄉。鄉田同井。出入相

友。守望相助。疾病相扶持。則百姓親睦。

③ 徙（音洗）是遷地，「死了葬埋；或是遷地，都不出其本鄉。同鄉的人，同在一塊井田裏

工作：出入相友伴；守衛看管互相幫助；有了疾病，互相救援，這樣百姓自然就親愛和睦！」

方里而井。井九百畝。其中爲公田。八家

皆私百畝。同養公田。公事畢。然後敢治私事。所以別野人也。

①「方里爲一井；每井九百畝；中心是公田；八家皆私有百畝，共同耕種公田。公家的事完了；然後纔敢作私田的事。這樣先公後私，就是所以別野人的分位呢！」

此其大略也。若夫潤澤

之。則在君與子矣。

②潤澤是修飾改正。「這不過是大略；至於如何修飾改正，使之合宜，則全在乎君與你了！」

統觀孟子所說仁政的大略，無非欲使人民皆有豐裕的生活；高尚的知識；敦厚的德性。卽是利民生；啓民智；敦民德的三大宗旨。至其章則細目，則須按着時代地域的情形，隨時隨地而變通。所以說「若夫潤澤之」，則在我們現代的人了！

## 第七章 與民同樂

孔子之道，是以「恕」爲根本。人類相與之間，只是一個「恕」字而已！「恕」是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。所以韓詩外傳說：「己惡饑寒焉，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；己惡勞苦焉，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；己惡衰乏焉，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。故君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」

孟子師承孔子之道，又發揚之，光大之，而應用之。其說人君發言論，無不以「恕」爲根據。試觀本篇的七章，無不是「恕」的推演。「非戰惡殺」是說因其所愛及其所不愛；「重義輕利」是怕上下交征利；「責君貴民」是說君如不君，則民非其民；「保民而王」是說推恩足以保四海；「暴民而亡」是說出乎爾者反乎爾；「仁心仁政」是說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。——此不忍人之心，卽是「恕」的作用。因爲人皆欲生而惡死，故不忍見他人之死；人皆不欲其子之死，故不忍見他人之子死；此乃所以「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而有怵惕惻隱之心」也！仁與恕本無分別。「仁者己欲立而

立人，已欲達而達人。」亦無非推己以及人而已！所以孟子說：「強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！」  
本章專言與民同樂。其爲恕道，更何待言！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立於沼上。顧鴻雁麋鹿曰：「賢者亦樂此乎？」

孟子對曰：「賢者而後樂此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」  
①沼是池，顧是看，鴻雁（音宏）雁皆是鳥名，

麋（音迷）是似鹿的獸。孟子去見梁惠王，王站在沼岸上，看着鴻雁麋鹿說：「賢者也以此爲樂嗎？」孟子回答說：「賢者纔能以此爲樂；不賢的，雖有此也不能樂呢！」  
詩云：經始靈臺。經之

營之。庶民攻之。不日成之。經始勿亟。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。鹿攸伏。麀鹿濯濯。白鳥鶴鶴。王在靈沼。於物魚躍。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。而民歡樂之。謂其臺曰靈臺。謂其沼曰靈沼。樂其有麋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。故能樂也。  
②靈臺是文王的臺名，經是量度，營是計畫，攻是修造，囿（音又）

是園，麀（音憂）是母鹿，濯濯是形容肥潤，鶴鶴是形容潔白，於（音烏）物（音刃）是滿的樣子，偕是共同。詩上說：「起初創造靈臺，量度他，計畫他，衆民修造他，不幾天就修成了。本來文王不要急，但衆民如親兒子似的，踊躍前來。文王在這靈囿裏，麀鹿馴善的伏臥着，

麀鹿極肥潤；白鳥極潔白。文王在靈沼上，滿池的魚在那裏跳躍。文王用民力修壘修池，而人民反以為爲歡樂。稱他的壘爲靈壘；稱他的沼爲靈沼；喜歡他有麀鹿魚鼈，古人與人民共同享樂，所以能快樂呢！」

湯誓曰。時日

害喪。予及女偕亡。民欲與之偕亡。雖有臺池鳥獸。豈能獨樂

哉。湯誓是書經的篇名，時日是當今的太陽。（指夏桀，因爲桀見民叛，曾自說：我之在天下，如同日之在天上；沒有日還得了嗎？）害（音苟）是何時，女同汝。「書湯誓篇說：『這個太陽，何時滅亡了？我情願與你一同滅亡！』人民欲與他同亡，他雖有臺池鳥

獸，豈能獨自快樂呢！」

莊暴見孟子曰。暴見於王。王語暴以好樂。暴未有以對也。

曰。好樂何如。孟子曰。王之好樂甚。則齊國其庶幾乎。莊暴是齊國的臣，樂字前人解

作音樂，但按下文，似統言一般行樂之事。庶幾是近於（治安。）莊暴見孟子說：「暴曾去見王，王告我他好樂，我沒有能回答。請問好樂怎樣呢？」孟子說：「王如果好樂好到極處，則齊國就能近於太平了！」他日見於王

曰。王嘗語莊子以好樂。有諸。王變乎色。曰。寡人非能好先王

之樂也。直好世俗之樂耳。曰。王之好樂甚。則齊國其庶幾乎。

今之樂。由古之樂也。嘗是曾，由（同猶）是如同。孟子另一天見着王，說：「王嘗告莊暴以好樂，有這事嗎？」王（羞慚）變了顏色，說：「寡人不是能好先王之所樂；不過是好世俗之樂呢！」孟子說

「王如果好樂到極處，則齊國就庶幾乎治安了！現今的樂，無異於古時之樂呢！」  
曰。可得聞與。曰。獨樂樂。與人樂樂。孰樂。曰。

不若與人。曰。與少樂樂。與衆樂樂。孰樂。曰。不若與衆。  
王說：「這道理可以說給我聽聽嗎？」孟子說：「獨自樂其所樂，比與人共樂其所樂，那樣樂？」王說：「不如與人樂。」孟子說：「與少數人樂其所樂，較與多數人共樂其所樂，那樣樂？」王說：「不如與多數人共樂！」

臣請爲王言樂。  
子說：「臣請爲王說說行樂之道。」  
今王鼓樂於此。百姓聞王鐘鼓之聲。管籥之音。舉疾

首蹙頰而相告曰。吾王之好鼓樂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。父

子不相見。兄弟妻子離散。今王田獵於此。百姓聞王車馬之

音。見羽旄之美。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。吾王之好田獵。夫何

使我至於此極也。父子不相見。兄弟妻子離散。此無他。不與

民同樂也。  
鼓樂之「樂」字音岳，鐘鼓管籥（音岳）皆是樂器，舉是皆蹙（音促）頰是皺眉，田獵（音列）是捕取鳥獸，羽旄（音毛）是旌旗之類的飾品。「譬如王在此擊鼓作樂：百姓聽得鐘鼓管籥的聲音，皆憾恨不快，愁着臉，皺

着眉的說：我王自己這樣的好作樂，何以使我們痛苦到此地步！父子流亡而不能相見；兄弟妻子也離散相失了。又如王在此打獵：百姓聽得王車馬的聲音，看見王羽旄的華美，皆愁臉皺眉的說：我王自己這樣的好打獵，何以使我痛苦到這樣地步呢！父子不能相見；兄弟妻子

都散失了。這種情形，沒有別的原因，就在王不求與人民同享快樂呢！」

今王鼓樂於此。百姓聞王鐘鼓之聲。管籥之音。舉欣欣然有喜色。而相告曰。吾王庶幾無疾病與。何以能鼓樂也。今王田獵於此。百姓聞王車馬之音。見羽旄之美。舉欣欣然有喜色。而相告曰。吾王庶幾無疾病與。何以能田獵也。此無他。與民同樂也。

此打獵：百姓聽得王車馬的聲音；看見王羽旄的華美，皆欣欣然面有喜色，而相告着說；我們的王，大概沒有疾病吧！否則，何以能打獵呢！這種情形，沒有別的原故，只是因為能使人民同享快樂呢！」

今王與百姓同樂。則王矣。

則可以為天下所歸了！」

齊宣王問曰。文王之囿。方七十里。有諸。孟子對曰。於傳有之。曰。若是其大乎。曰。民猶以為小也。曰。寡人之囿。方四十里。民猶以為大。何也。

齊宣王問說：「文王的園地，七十里見方：有此一說嗎？」孟子回答說：「在古書上有這樣記載。」王說：「這樣的大嗎？」孟子說：「人民還以為小呢！」王說：「我的園地方四十里

，人民命以爲大，是因爲甚麼呢？」曰：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。芻蕘者往焉。雉兔者往焉。與

民同之。民以爲小。不亦宜乎？臣始至於境，問國之大禁，然後

敢入。臣聞郊關之內有囿，方四十里，殺其麋鹿者，如殺人之

罪，則是方四十里，爲阱於國中，民以爲大，不亦宜乎？  
芻，蕘（音初）是草，蕘（音饒）

是薪柴，雉（音秩）是野雞，郊是都城附近之地，關是界口，阱（音井）是陷阱。孟子說：「文王的囿圍，雖方七十里，然而割草打柴的也可以去，捕雉捕兔的也可以去，與人民共同享受，人民以爲小，不也應該嗎？臣初至齊的國境，先問了國中的大禁令，然後纔敢進來。」

臣聽說：近郊的界口之內，有個圍園，方四十里。若殺了其中的麋鹿，與殺了人同罪。這樣是以方四十里的地，作一個大陷阱。人民以爲大，不也應該嗎？」

齊宣王問曰：交鄰國有道乎？孟子對曰：有。惟仁者爲能以

大事小。是故湯事葛，文王事昆夷，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。故

太王事獯鬻，句踐事吳。  
昆夷是西方的小部落，獯（音薰）鬻（音音）是北方的大蠻族，句（音鈞）踐是越國的王，吳是國名。齊宣王問說：「交接鄰國有正理嗎？」孟子回答說：「有，

惟是仁愛寬宏的人，能以大國事奉小國。所以湯事奉葛，文王事奉昆夷。惟  
有智有識的人，能以小國事奉大國。所以太王事奉獯鬻，句踐事奉吳國。」  
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。以

小事大者。畏天者也。樂天者。保天下。畏天者。保其國。詩云。畏天之威。于時保之。

「以大事小的，是樂於行天道的；以小事大的，是不敢違背天道的。」（孟子曾說：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，小賢役大賢；天下無道，小役大，弱役強，斯二者天也。）樂天的，能以保有天下；畏天的，能保全其國。（保其國，是以小事大的原則，所以惟智者爲能；倘若不能保其國而事大，如六國之事秦，南宋之事金，則直是讓國賣國，何保國之有！）」詩上說：「畏天的威嚴，在此時能以保守安全！」

王曰。大哉

言矣。寡人有疾。寡人好勇。

王說：「這真是偉大的言論啊！但是寡人有個毛病，寡人好勇。所以不能事大或事小。」

對曰。王請無

好小勇。夫撫劍疾視曰。彼惡敢當我哉。此匹夫之勇。敵一人

者也。王請大之。

孟子對答說：「請王不要好小勇；譬如手撫着劍，怒目而視說：『他何敢敵當我呢！』這是一個常人的勇，敵對一個單人的呢！請王好大勇。」

詩云。王赫斯

怒。爰整其旅。以遏徂莒。以篤周祜。以對於天下。此文王之勇

也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

赫（音黑）是發怒的樣子，爰是於，旅是軍隊，遏是止，徂是往，或謂是國名。莒是國名，（或謂當作旅。）篤是厚，祜（音戶）是福

「詩上說：『王赫然震怒，於是整頓他的軍隊，以阻止往伐莒國的人；以鞏固周國的福；以揚威於天下。』這是文王的勇呢！文王一發怒，而安定了天下的人民。」

書曰。天降下民。作之君。

作之師。惟曰。其助上帝寵之。四方有罪無罪。惟我在。天下曷

敢有越厥志。一人衡行於天下。武王恥之。此武王之勇也。而

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

龍龜是特尊，衡同橫。「書」上說：「天降生下民，爲他立一個首領，爲他立一個導師。是說：教他幫助上帝，所以光寵之，四方有罪無罪都是

我的責任。天下何敢有踰越此心志的！」一個人（殷紂）橫行於天下，武王以爲自己的羞恥，這是武王的勇！而武王也是一發怒而安定了天下的人民。」

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

民。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。

①「如今王也一怒而安天下的人民；則人民只恐怕王不好勇呢！」

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。王曰：「賢者亦有此樂乎？」孟子對曰：

「有。人不得則非其上矣。」

②雪宮是一個別宮的名，非是怨謗。齊宣王在雪宮中見孟子。王說：「賢者也有這遊遊宮苑的快樂嗎？」孟子回答說：「有。不過人民不得安樂，就要非怨在上的了！」

「不得而非其上者，非也。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，亦非也。」

③「不

樂而非怨君上的，固然不該；但爲人民的君上，而不與人民同享快樂的，也不是呢！」

樂民之樂者，民亦樂其樂。憂民之憂者，

民亦憂其憂。樂以天下，憂以天下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」

④「

人民快樂爲樂的，則人民也以他的快樂爲樂；以人民的憂愁爲憂的，則人民也以他的憂愁爲憂。樂與天下同，憂與天下同，然而不爲天下所歸的，決沒有呢！」

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

曰。吾欲觀於轉附朝儻。遵海而南。放於瑯邪。吾何修。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。

齊景公是先前的齊君。晏子名嬰是他的相。轉附朝儻（音舞）皆是山名，遵是沿循，放是走到，瑯

着海岸往南走，走到瑯邪。我有甚麼作爲，就能比於先前聖王遊觀之盛呢？

晏子對曰。善哉問也。天子適諸侯曰巡狩。

巡狩者。巡所守也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。述職者。述所職也。

無非事者。春省耕而補不足。秋省斂而助不給。夏諺曰。吾王

不遊。吾何以休。吾王不豫。吾何以助。一遊一豫。爲諸侯度。

狩音受，省是察看，斂是收穫，諺（音晏）是俗語，休是恩愛，豫是玩樂，度是法則。晏子回答說：這問真好極了！天子往諸侯之處，名曰巡狩；巡狩，就是巡查其所守之境。諸侯朝見天子，名曰述職；述職，就是述說自己的職務，皆是有事而出行。再就是春天察看人民的

耕種，而補助不足的；秋天察看人民的收穫，而補助不能自給的。夏朝的俗語說：吾王不出遊，我如何能蒙恩；吾王不快樂，我如何能得助！一遊一樂，皆可爲諸侯的法則。今也不然。師行而糧

食。飢者弗食。勞者弗息。暋暋胥讒。民乃作慝。方命虐民。飲食

若流。流連荒亡。爲諸侯憂。

暋暋（音倦）是疾視，胥讒（音殘）是相怨，慝（音特）是惡，方命是違命，若流是無止無已。現在不是這樣了！君出行則興師動衆，師行則須供給治辦

糧食。餓了的不能吃飯；勞苦的不能休息。疾視而相怨，民於是作惡！這是遼遠王命而暴虐人民，飲食無止而難以供給，流連荒亡的行爲，爲諸侯的憂患呢！」

從流下而忘反。謂之流。

從流上而忘反。謂之連。從獸無厭謂之荒。樂酒無厭謂之亡。

先王無流連之樂。荒亡之行。惟君所行也。謂之曰：「順水往下遊去，而忘反回來。」

連。田獵而沒有夠謂之荒；飲酒沒有夠謂之亡。先王沒有流連的逸樂，荒亡的行爲。唯君擇其所欲行之道呢！」

景公說。大戒於國。出舍於郊。於是

始興發補不足。召太師曰。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。蓋徵招角

招是也。其詩曰。畜君何尤。畜君者。好君也。徵招是告命，興發是賑濟，太師是樂官，說同悅，徵招角招皆是樂調之名，畜

是愛。「景公歡喜悅服，宣諭於全國，出城住於郊外。（以省視民間疾苦。）於是發倉廩府庫，以賑濟困窮。補助不足。召了樂官來說：給我作君臣相愛的樂。其樂：就是徵招角招調，其詩名曰：『畜君何尤！』（愛君有何罪過！）畜君就是愛君的意思呢！」

齊宣王問曰。人皆謂我毀明堂。毀諸已乎。孟子對曰。夫明

堂者。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。則勿毀之矣。明堂是天子東巡狩見諸侯的地址在泰山下；當時其地已屬齊國。而

周天子亦久不巡狩了。齊宣王問說：「人皆說我可以拆毀了（這無用的）明堂；拆了他好；還是不拆好呢？」孟子回答說：「這明堂是屬於王天下的人；王如欲行王天下之政，則不必拆毀了！」

王曰。王政可得

聞與對曰。昔者文王之治岐也。耕者九一。仕者世祿。關市譏而不征。澤梁無禁。罪人不孥。老而無妻曰鰥。老而無夫曰寡。老而無子曰獨。幼而無父曰孤。此四者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。文王發政施仁。必先斯四者。詩云。哿矣富人。哀此焚獨。

梁是澤

湖泊產魚之處，孥（音奴）是妻子家屬，鰥音關，哿（工可反）是可，焚（音瓊）是困苦。王說：「可以王天下的政事，能說給我聽聽嗎？」孟子回答說：「從前文王治理岐地：耕者九分取其一為稅；公務員有經常的俸祿；關口上與市面上，只稽查而不征稅；澤梁產魚之處，人民可以自由往捕；一人犯罪，只刑罰他本身，不連累他的家屬。老而沒有妻的人謂之鰥；老而沒有丈夫的謂之寡；老而沒有兒子的謂之獨；幼年而沒了父親的謂之孤。這四種人，是天下窮困而無處訴苦的人。文王發施仁政，必先憐恤這四種人。詩上說：富人尚可；這些困苦孤獨的人，真可憐啊！」

王曰。善哉言乎。曰。王如善之。則何為不行。王曰。寡人有疾。寡人好貨。對曰。昔者公劉好貨。詩云。乃積乃倉。乃裹餼糧。于橐于囊。思戢用光。弓矢斯張。干戈戚揚。爰方啟行。故居者有積倉。行者有裹糧。然後可以爰方啟行。王如好貨。與百

姓同之於王何有。貨是財物，公劉是周朝的先祖后稷之後，餼（音侯）是乾糧，婁（音托）藪皆是袋，戔（音集）是安集，戚是斧，揚亦是大斧。王說：「這篇言論好極了！」孟子說：「王如以為好，為甚麼不照着辦呢？」王說：「寡人有個病，就是貪愛財物。」孟子回答說：「從前公劉愛好財物。詩上說：『乃積穀於倉，乃包裹乾糧，盛在大袋小袋之中，想要安集人民，而光大國家。弓箭張開；又帶着干戈威揚等兵器，於是方開始出行。』所以必在家的民衆，有積穀的倉；出行的民衆，有裹着的糧，然後可以動身出行，王如果好貨，能推及於衆民，於王天下有何妨礙呢！」王曰：寡人有疾。寡人好色。對曰：昔者。

太王好色。愛厥妃。詩云：古公亶甫。來朝走馬。率西水滸。至于岐下。爰及姜女。聿來胥宇。當是時也。內無怨女。外無曠夫。王

如好色。與百姓同之。於王何有。亶（音胆）甫是太王的名，率是循順，滸（音虎）是水邊，姜女是太王的妃子，聿（音愈）是相率，胥是相，宇是住處，曠夫是空身不娶的男子。宣王又說：「寡人還有一個毛病，就是寡人愛好女色。」孟子回答說：「從前太王好色，愛他的妃子，詩上說：『古公亶甫（因為避狄人之難）早晨騎着馬走來，沿着西水的岸，到了岐山之下；於是與他的妃子姜氏，同來相看居住的地址。當這時候，內沒有無夫的怨女，外沒有無妻的曠夫。王如果好色，而能推己之心以及衆民，則於王天下有何妨礙呢？」

聖人之道，是因人性而利導之，並不是反人性而禁抑之。所以好貨也無妨，好色也無妨，只要能推己以及人，便是聖人之道。所謂「人欲」，何嘗是惡！人必須自己有欲。然

後纔能推至於他人。戴東原說：「凡血氣之屬，皆知懷生畏死；」因爲已知懷生而畏死，所以「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；」假使人無懷生畏死之心，則見孺子之入井，豈不將曰：「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」又何能有怵惕惻隱之心乎？所以所謂「人欲」不但不是惡，而且是仁義禮智之所由生；綱常倫理之所由起。若人無飲食男女之欲，何能有夫婦父子之倫！所謂「禮」者，並不是要抑人之欲；正所以「養人之欲，給人

之求。」不過要使一人之欲，消極的不妨害他人之欲；積極的推其所欲至於衆人而已！

## 第二篇 正人心

### 第一章 崇正闢邪

欲救民救世，必須先救正人心。人心不正，則人類決不能相安；天下決不能太平！一般淺見者流，只看見有形的事物；不知有無形的人心。遂以爲世界之亂，國家之衰，皆是事物的問題。不知人心如壤，則任何事皆無成；任何物皆無用！李二曲說：「天下大根本，人心而已矣；大肯綮，提起天下之人心而已矣！是故天下治亂視人心，人心邪正視學術！」

邪說之害，甚於洪水猛獸，這話是一點不錯的！因爲自然界，畢竟容易征服。在我們今日，自然界已不足爲人類的敵人；足以使人類滅絕的，只有人類自己的不正之心！他可以使人類自相殘殺，自相毀滅！所謂「人將相食」他並且可以率自然之力，（如兵器炸藥毒氣毒菌）以相殺，此所謂「仁義充塞，則率獸食人」！

孟子苦口婆心的力闢邪說，昌明正道，只是因為洞見危機之所在，深知非正人心，不能救天下呢！

公都子曰：外人皆稱夫子好辯，敢問何也？孟子曰：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

公都子是孟子的學生，辯是爭論。公都子說：「外人都說夫子好辯論，請問是爲甚麼呢？」孟子說：「我何嘗是好辯論；我是不能不如此呢！」

天下之生

久矣。一治一亂。當堯之時，水逆行，氾濫於中國。蛇龍居之，民無所定。下者爲巢，上者爲營窟。書曰：洚水警予。洚水者，洪水也。

氾（音犯）濫（音欄）是流佈，蛇龍皆是爬行動物，營窟（音哭）是洞穴，洚（音降）是無邊無涯。「天下自有生民以來很久了！經過一個太平的時期；就有一個亂的時期。當堯的時候，水因下流壅塞，往上倒流，氾濫淹沒了中國；中國成了蛇龍的居所。人民沒有安身之處；在窪下的地方，就在樹上爲巢；在較高的地方，就住在洞穴之中。」書上說：『洚水警戒我！』洚水就是大水呢！」

使禹治之。禹掘地而注之海。

驅蛇龍而放之菹。水由地中行。江、淮、河、漢是也。險阻既遠，鳥獸之害人者消。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。

菹（音拘）是草澤窪地，江、淮、河、漢皆是水名。「使禹治這洪水；禹掘開水道，使他流到海裏。」

去；驅逐蛇龍，將他們趕到大澤裏去。水從土地中間的道走，就是現在江淮河漢等河流呢！危險阻礙既遠離；害人的鳥獸也消滅了，然後人纔得在平地上居住呢！」

堯舜既沒。聖人之道

衰。暴君代作。壞宮室以爲汙池。民無所安息。棄田以爲園囿。

使民不得衣食。邪說暴行又作。園囿汙池。沛澤多而禽獸至。

及紂之身。天下又大亂。①「堯舜既死了，聖人的道衰敗了，暴虐的君主，一代一代的出現。拆毀了民宅房

使人民不得衣食；邪妄之論說，與野蠻的行爲又興起；園囿汙池沛澤多了，禽獸就來了。到了殷紂的時代，天下又大亂了！」周公相武王。誅紂。伐奄。三年討

其君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。滅國者五十。驅虎豹犀象而遠

之。天下大悅。書曰。不顯哉。文王謨。不承哉。武王烈。佑啟我後

人。咸以正無缺。②奄（音煙）是東方一個無道的國，飛廉是紂的佞臣，戮（音路）是殺，犀（音西）是野牛，丕（音披）是大，謨（音磨）是謀畫，承是繼續，烈是光輝，佑是助，啓是開，成是皆。「周公助武王誅

討殷紂，征伐奄國，三年而討滅了他的君；追逐飛廉到海邊上而殺了他；滅了五十個無道的國。將虎豹犀象等猛獸，趕到遠處去，天下的大喜。書上說：『大有光顯啊！是文王的規畫；大能繼續啊！是武王的功烈。佑助開啓我們後人，皆得正道而無欠缺！』世

衰道微。邪說暴行有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。子弑其父者有之。

孔子懼。作春秋。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。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。

有作卽又作，春秋是孔子藉魯史記以明正道理的書。「世風衰敗，正道將絕，邪妄之說，野蠻之行又興起！臣有殺他的君的；子有殺他的

父的。孔子憂懼。作春秋以正綱紀；這春秋的褒貶，是天子的事。所以孔子說：惟因這部春秋，可知我平天下之道；惟因這部春秋，可罪我無天子之位！」

聖王不作。諸侯放恣。處

士橫議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，不歸楊。則歸墨。楊氏爲我。是無君也。墨氏兼愛。是無父也。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公明儀曰：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莩。此率獸而食人也。楊墨之道不息，孔子之道不著，是邪說誣民，充塞仁義也。仁義充塞，則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。

恣（音資）是放縱，處士是在野的士人，楊朱墨翟（音宅）同是周末創教立說

的諸子，公明儀是魯國的賢人，（或謂是曾子的學生，）息是滅，著是昌明，誣是欺惑。「聖王不出世；諸侯放縱自恣；處士任意立論；楊朱墨翟的話，滿了天下！天下的言論，不從楊；卽從墨。楊氏只爲自己，不顧他人，這是沒有君呢！（君是代表國家或天下；國家天下

代表民族或人類。）墨氏愛人，一律而無差等，這是沒有父呢！（父是象徵種類的繼續，與生生之道。）無父無君，是成了禽獸呢！公明儀說：「廄房裏有肥肉，馬房裏有肥馬；而人民有飢餓的顏色，田野裏有餓死的屍身，這是領着獸而吃人！」邪說亦同虐政一樣爲害。」

楊墨之道不息滅；孔子的道不能昌明，這是邪說欺惑人民，蔽塞了仁義呢！仁義蔽塞了，這也是領着獸而吃人；人也要彼此相害！」

吾爲此懼。閑先聖之道。距楊

墨。放淫辭。邪說者不得作。作於其心。害於其事。作於其事。害

於其政。聖人復起。不易吾言矣。

閑是護衛，距是防禦，放是驅除，易是改變。「我爲此憂懼！所以起而護衛先聖的道；防禦楊墨之說；驅除淫僻的言詞，使邪

說不能興起。因爲起於人心中，就爲害於人的行爲；發於人的行爲，就爲害於政事。即是聖人再出世，也不能改變我這話呢！」

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。周公

兼夷狄。驅猛獸。而百姓寧。孔子成春秋。而亂臣賊子懼。詩云。

戎狄是膺。荆舒是懲。則莫我敢承。無父無君。是周公所膺也。

我亦欲正人心。息邪說。距詖行。放淫辭。以承三聖者。豈好辯

哉。予不得已也。

抑是制止，兼是合併統一，膺（音英）是擊，荆舒是南方野蠻民族之號，懲（音成）是防止，詖（音蔽）是不正。「從前禹制止洪水而天下太平；周公同化了夷狄，驅除了猛獸，而百姓安寧；孔

子作成了春秋，而亂臣賊子畏懼。詩上說：『戎狄是受膺擊；荆舒是要懲止，則沒有敢敵當我的了！』無父無君的人，是周公之所攻擊的呢！我也是要教正人心；息滅邪說；防止偏弊的行爲；除去淫僻的言詞，以接續三位聖人。豈是愛好爭辯呢？我是不能不如此呢！」

能言距楊墨者。聖人之徒也。

能言以發言敵禦楊墨的，就是聖人的黨徒呢！」

## 一一

楊氏爲我，墨氏兼愛；皆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人乍聽其說，頗覺似未可厚非；然用心一想，則知其與人類不能並存！因爲如從楊氏之說，則人各自私自利，不顧他人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；以爲人人如此，則天下自安；而不知人類如不互助合作，則決不能生存。他無論矣，只試想人類無爪牙羽翼之利，倘不互助合作，將何以敵禽獸？倡「爲我」之說，真是「率獸食人」了！況說 Kropotkin 證明許多動物，皆知互助合作以生存；人如只知「爲我」，是並禽獸亦不如了，豈但「是禽獸也！」

從墨氏之說，則愛無差等，而完全斷絕了自利的心；自利的心，完全滅絕，則人的生機滅絕，人類尙何能存在！愛無差等，則失了天性的父子之親；沒有父子之親，則人類尙何以繼續！所以 Spinoza 說：「自利的心，是自存的天性之所必須有的；」滅了人類所恃以自存的天性，這也是「率獸而食人」；率人以自殺！是故後世的墨者，流爲輕生之俠；不當死亦死；不必死亦死；無益亦死，並其「鉅子」之命亦不聽。（事見呂氏春秋上

德篇。」「既欲其生；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」鉅子之不見聽，不亦宜乎！「墨者以爲不聽鉅子」而非之，豈不是「欲糶而糶售則慍」嗎！

所以「過與不及，」同是罪惡；惟有中庸，方是至善！從孔子之道，則推己以及人，自利而利他，並且能權衡其輕重，以爲其所當爲。惟有如是，人類方能生存繼續！

孟子曰：楊子取爲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爲也。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，利天下爲之。子莫執中，執中無權，猶執一也。所惡執一者，爲其賊道也。舉一而廢百也。

①摩頂是禿了頭，踵是腳跟，子莫是人名，執是守，權是權衡輕重而隨時變通，賊是害。孟子說：「楊子主張『爲

我，」拔他身上的一根毛，而有利於天下，他也不肯爲；墨子愛無差等，即（拔了他所有的毛，）禿了頭以至於腳根，而利天下，他就作去。子莫持楊墨之中：執中近於正道了；但（中是隨時隨事而變，不是死在一處。）執中而不知權衡，等於執一偏。所以惡執一偏，是因爲他害正道。顧這一方面，而廢了各方面呢！」

然而楊子是取「爲我，」以使天下自安，並非是故意亂天下；墨子救世的熱烈，尤爲人所難能！雖其道有所偏，其效必相反；然其心則可嘉，「其志則大矣！」至其信徒之

中，更有爲之士。所以孟子雖痛惡楊墨之道，而不深絕楊墨之人。

孟子曰：逃墨必歸於楊。逃楊必歸於儒。歸斯受之而已矣。今之與楊墨辯者，如追放豚。既入其苙，又從而招之。

：「逃出墨子的兼愛，必歸於楊子的爲我；再逃出楊子的爲我，必歸於儒家的正道。如他來歸，則收受他就是了！現今與楊墨辯的，如同追一個跑走了的豬；既已入了他的圈內，還再招呼不止。」

（註）逃是走出，苙（音立）是柵欄。孟子說

孔子之道，是人之安宅，人之正路；雖出入異端之士，亦終必來歸！因爲他立教，是順着天理人情，雖異端之士的行爲，亦嘗不自覺而入其範圍之中。所以墨者夷之，不能薄於其親；「反而求之，不得其心，孟子言之，於其心有戚戚焉！」

墨者夷之。因徐辟而求見孟子。孟子曰：吾固願見。今吾尙病。病愈。我且往見。夷子不來。

（註）墨者是信從墨子者，夷之是人名，徐辟是孟子的學生。墨子之徒夷之，因徐辟介紹，而求見孟子。孟子說：「我本來很願相見；但我現今還有病，等

病好了，我即去見他。」「夷子於是未來。」

他日。又求見孟子。孟子曰：吾今則可以見矣。不直

則道不見。我且直之。吾聞夷子墨者。墨之治喪也。以薄爲其道也。夷子思以易天下。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。然而夷子葬其親厚。則是以所賤事親也。

①另一天，又求見孟子。孟子說：「我現在則可以見他了。但是不相料正，則道理不明顯；我且糾正他一下。我聽說：夷子是墨子之徒。墨者之辨喪事，是以薄爲正道的，夷子想用以改變天下的風俗，豈能以此爲不是，而不以爲貴呢！然而夷子葬他的父母，竟然從厚，這是以他所賤的事親了！」

徐子以告夷子。夷子曰。

儒者之道。古之人若保赤子。此言何謂也。之則以爲愛無差等。施由親始。徐子以告孟子。孟子曰。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。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。彼有取爾也。赤子匍匐將入井。非赤子之罪也。且天地之生物也。使之一本。而夷子二本故也。

②赤子是幼孩，匍（音浦）匍（音伏）是爬行。徐子將孟子的話轉告夷子。夷子說：「儒者說：古人治民，如同保育赤子，（見《齊經·康誥》）這話是甚麼意思呢？我（之）則以爲這是說愛一切的人，沒有差別等級；不過施行先從親屬起而已。」徐子將這話告孟子。孟子說：「夷子相信人愛他哥哥的兒子，就如同愛他鄰人的小孩嗎？《康誥》上這話是有所取意呢！是說：人民無知犯罪，如同無知的小孩，將要爬到井裏去，這不是小孩的罪呢！且天地生物，使之有一個根本；而夷子以人和我同是兩個本呢！」

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。其親死，則舉而委之於壑。他日過之，狐狸食之，蠅蚋姑嘬之。其顙有泚，睨而不視。夫泚也，非爲人泚。中心達於面目，蓋歸反藁，埋而掩之。掩之誠是也，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，亦必有道矣。

①委是棄，蚋（汝衛切）是一種飛虫，姑是蟻蚋，（虫名。）嘬（音瑞）是聚食，顙（音桑上聲）是顙，泚（音此）是出汗，

睨（音役）是斜着眼睛，蟻（音蟻）是土筐，埋（音麗）是錘，掩是埋。「大概上古時候，曾有不葬埋他的父母的。父母死了，就擡起來拋棄在坑谷裏。改日從其處經過，看見狐狸野獸，在那裏吃其尸身；蠅蚋蟲類，在上面聚食。他顙上不覺出了汗，斜着眼睛看了看，而不忍正視。他這出汗，不是爲見人而慚愧；是心中真正不安，所以現於面目。於是歸家，帶着土筐土錘而回來埋了。埋了誠然是對了！然則仁人孝子之埋葬其親，也必有其中的道理呢！」

徐子以告夷子。夷

子憮然爲間曰：命之矣。

②憮然是茫然自失的樣子，爲間是片刻，命是指教。徐子將此話告夷子。夷子憮然有頃而說道：「孟子已經指教我了！」

孔子並不是主張過分的厚葬。林放問禮之本，孔子說：「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；喪，與其

易也，寧戚。」孔子葬其親子，「有棺而無槨。」顏淵死，「門人欲厚葬之，子曰：『不可。』」

請問這還可以說偏於厚葬嗎？其所以不忍過薄者，只是順人情之自然，求人心之所安而已！

戰國之時，諸子並起，改制創教，奈其所見各有所偏，反人情物理之常。孟子懼人類之相率而入於歧途，所以獨崇孔子中正之道，力闢諸子偏激之說。

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。自楚之滕，踵門而告文公曰：「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，願受一廛而為氓。」文公與之處，其徒數十人，皆衣褐，捆屨織席以為食。

許行，從楚國來到滕國，走到門上而告滕文公說：「遠處的人，聽說君施行仁政，願得一居處而為入籍的民。文公給他一塊地方居住。他的徒弟好幾十人，皆穿粗毛布之衣；捆草鞋織席子以為生活。」

陳良之徒陳相。

與其弟辛，負耒耜而自宋之滕。曰：「聞君行聖人之政，是亦聖人也。願為聖人氓。」

陳良是楚國的大儒，耒（音耒）耜（音似）是農具，陳良的徒弟陳相，與他的弟弟陳辛，皆負着農具而由宋國到滕國，說：「聽說君行聖人的政事，這也是聖人呢！願為聖人的民。」

陳相見許行而大悅，盡棄其學而學焉。陳相見孟子，道許行

之言曰。滕君則誠賢君也。雖然未聞道也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。饗殮而治。今也滕有倉廩府庫。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。惡得賢。

① 饗（音雅）是早飯，殮（音孫）是晚飯，厲是損害。陳相見了許行而大悅服，完全捨棄了以前所學的，而改學許行之道。陳相見了孟子，述說許行的話說：「滕君誠然是個好君；然而還沒有得聞大道！賢君與人民一同耕地以爲食；自己作早飯晚飯而同時治國。現在滕國有倉廩以收人民的米糧；有府庫以收人民的財貨，這是損害人民以自己享受，如何能算賢呢！」

孟子曰。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。

曰。然。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。曰。否。許子衣褐。許子冠乎。曰。冠。

曰。奚冠。曰。冠素。曰。自織之與。曰。否。以粟易之。曰。許子奚爲不自織。曰。害於耕。曰。許子以釜甑爨。以鐵耕乎。曰。然。自爲之與。

曰。否。以粟易之。

② 冠是帽子，素是絲綢，釜（音斧）是鍋，甑（音贈）是瓦器，爨（音窳）是點火作飯。孟子說：「許子必須種了糧食，然後吃飯嗎？」他說：「是，」許子必須織了布然後穿衣嗎？」他說：「不，

許子穿毛褐。」許子戴帽子嗎？」他說：「戴帽子。」戴甚麼帽子？」他說：「素綢的帽子。」是他自己織的嗎？」他說：「不是，用糧食換來的。」許子爲甚麼不自織呢？」他說：「因爲怕談了耕地。」許子用鍋甑作飯，用鐵犁耕地嗎？」他說：「是的。」他

自己造的嗎？」他說：「不是，也是用糧食換來的。」

以粟易械器者。不爲厲陶冶。陶冶亦以其械器

易粟者。豈爲厲農夫哉。且許子何不爲陶冶。舍皆取其宮中而用之。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。何許子之不憚煩。曰。百工之事。固不可耕且爲也。

①陶(音逃)是作瓦器的，冶(音也)是作鐵器的，紛紛是煩亂的樣子，憚(音且)是怕。孟子說：「用糧食換機器用具，不算損害饕匠鐵匠；饕匠鐵匠，也是用他們的器械用具換糧食，豈能算損害農夫呢！且說許子爲甚麼不燒鑿鑄鐵，只在他家裏自造自用；爲甚麼要紛紛然與各種工匠交易？怎麼許子這樣不怕煩呢？」他說：「各種的工業，本來不是能一面耕地，一面兼作的呢！」

然則治天

下獨可耕且爲與。有大人之事。有小人之事。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。如必自爲而後用之。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。或勞心。或勞力。勞心者治人。勞力者治於人。治於人者食人。治人者食於人。天下之通義也。

②「然則治理天下，獨可以一面耕地一面辦理嗎？天下有大人作的事；有小人作的事。且說一人之身之所需用的，各種的工業品

皆有；如果必須自己造了然後能用，這是率領天下而走困路呢！所以說：有的人勞心，有的人勞力；勞心的治理人，勞力的受人的治理。受人治理的奉養人；治人的受人的奉養，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呢！」

當堯之時。天

下猶未平。洪水橫流。汜濫於天下。草木暢茂。禽獸繁殖。五穀

不登禽獸偪人。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。堯獨憂之。舉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。益烈山澤而焚之。禽獸逃匿。禹疏九河。淪濟漯而注諸海。決汝漢。排淮泗而注之江。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。當是時也。禹八年於外。三過其門而不入。雖欲耕得乎。

（龜暢）茂是旺盛。繁殖（音值）是衆多，登是收成，偪同逼，敷（音扶）是設施，掌是管理，烈是燃燒，淪（音藥）是疏通，濟漯（他答反）汝漢淮泗（音四）皆是河名。「當帝堯的時代，天下尙未平定；大水旁溢，流佈於天下；草木旺盛，禽獸衆多；五穀不收，禽獸迫人；獸蹄印鳥爪痕的道，遍滿了中國。堯獨以爲憂，使舜設法治理。舜使益掌管用火；益燃起山林草澤而燒了他，禽獸皆逃走藏避了。禹疏通九河；治理濟漯，使之流入於海；濬疏汝漢，排洩淮泗，使之流入於江；然後中國纔得着吃飯呢！當這時候

禹八年在外治水，三次走過他的家門，而無暇進去；雖願耕地，能得的到嗎？」

后稷教民稼穡。樹藝五穀。五穀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。飽食暖衣。逸居而無教。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。使契爲司徒。教以人倫。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。夫婦有別。長幼有序。朋友有信。放勳曰。勞之來之。匡之直之。輔之翼之。

使自得之。又從而振德之。聖人之憂民如此。而暇耕乎。

⑤后稷是農事之長

（堯時堯爲后稷。）稼穡（音色）是耕種收穫的農事，樹藝是種植，逸居是閒居，契是人名，司徒是教化之長，放勳是帝堯的稱號。「后稷教人民以農事，種植五穀；五穀成熟，而人民得養。凡人的性質，吃飽了，穿暖了，閒居而無教化，則與禽獸差不多！聖人以此爲憂，使契掌管教化，教民以爲人之道。父子有愛心，君臣有義氣，夫婦不混雜，長幼有次序，朋友有信實。堯說：（對於人民，）要獎勵他，誘掖他，匡正他，矯正他，輔助他，扶持他，使他自得爲人之道；又從而振興他；並加恩於他。聖人憂慮人民到這樣子，還有閒功夫耕地嗎？

堯以不得舜爲己憂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，農夫也。

⑥「堯以不得舜以治天下，爲他自己的憂慮；舜以不得禹皋陶爲他的憂慮。（以天下不治爲己憂。）以田地不治爲己憂的，是農夫呢！」

人以財謂之惠。教人以善謂之忠。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。爲天下得人難。孔子曰：大哉堯之爲君。惟天爲大。惟堯則之。蕩蕩乎。民無能名焉。君哉舜也。巍巍乎。有天下而不與焉。堯舜之治天下。豈無所用其心哉。亦不用於耕耳。

⑦蕩蕩是大，巍巍（音威）是高。「分給人財物叫作惠；教給人爲善叫作忠；爲天下得賢能的人叫作仁。所以將天下給人是容易的；爲天下得人是難事！孔子說：『偉大呀！堯的爲君！惟獨天偉大；惟堯以之爲法則；蕩蕩然民不能以言詞形容！不

愧爲人君的是舜啊！巍巍乎，有了天下還覺着不算甚麼！」  
堯舜治天下，豈是無所用心呢？只是不用於耕地而已！」

吾聞用夏變夷者。未聞變於夷者。

也。陳良。楚產也。悅周公仲尼之道。北學於中國。北方之學者。

未能或之先也。彼所謂豪傑之士也。子之兄弟。事之數十年。

師死而遂倍之。

夏是中華文明之邦，夷是野蠻之族，產是生，倍是背叛。「我聽說有用中華的文明，變化野蠻的人的學者，沒有能及他的，他真算才德出衆的人呢！你們兄弟，隨從他好幾十年；他死了，就背叛了他。」昔者孔子沒。三年之外。門人治任將

歸。入揖於子貢。相嚮而哭。皆失聲。然後歸。子貢反。築室於場。

獨居三年。然後歸。他日子夏。子張。子游。以有若似聖人。欲以

所事孔子事之。彊曾子。曾子曰。不可。江漢以濯之。秋陽以暴

之。皜皜乎不可尙已。

任是行李，嚮同向，場是墓地，暴（音瀑）是晒，皜皜（音稿）是純白，尙是高。「從前孔子死了，三年之喪畢，門人整理行裝，將要歸去。進來作揖，向子貢告辭，彼此相對

而哭，皆哀痛失聲；然後各自歸去。子貢回來，在墓地上修一座屋，獨自住了三年，然後歸去。有一天，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狀貌風度

，有點像孔子，欲以師事孔子之禮事他；強約曾子，曾子說：「不可！孔子道高德純，就如同以江漢的水洗了；以秋天的日光晒了，皜皜

而哭，皆哀痛失聲；然後各自歸去。子貢回來，在墓地上修一座屋，獨自住了三年，然後歸去。有一天，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狀貌風度，有點像孔子，欲以師事孔子之禮事他；強約曾子，曾子說：「不可！孔子道高德純，就如同以江漢的水洗了；以秋天的日光晒了，皜皜

乎任何人也。不能及！」今也。南蠻馱舌之人。非先王之道。子倍子之師而學之。

亦異於曾子矣。吾聞出於幽谷。遷於喬木者。未聞下喬木而

入於幽谷者。魯頌曰。戎狄是膺。荆舒是懲。周公方且膺之。子

是之學。亦爲不善變矣。①馱（音決）是鳥名，喬是高，魯頌是詩經篇名。「現在這兩蠻說話如鳥的人，不是先王的正道；你背叛了你的先師而學他，何其與曾子之不同呢！我聽說有出於幽

暗的山谷，而遷移到高樹上去的；沒聽說下了高樹，而遷入幽暗之谷中去的。魯頌上說：「戎狄野人須排擊；荆舒蠻民須防止！」周公正要排擊他；而你去學他，也算不善於改變了！」從許子之道。則市

賈不貳。國中無僞。雖使五尺之童適市。莫之或欺。布帛長短

同。則賈相若。麻縷絲絮輕重同。則賈相若。五穀多寡同。則賈

相若。屨大小同。則賈相若。②賈即價，僞是虛詐，縷（音呂）是線，絮（音序）是綿。陳相又說：「從許子

時尺小。」孩子，往市上買東西，也沒有人欺誑他。布與綢子長短相同，價就相同；麻縷絲綿分量相同，價就相同；五穀多少相同，價就相同；鞋的大小相同，價就相同。」曰。夫物之不齊。物之

情也。或相倍蓰。或相什伯。或相千萬。子比而同之。是亂天下

也。巨屨小屨同賈。人豈爲之哉。從許子之道。相率而爲僞者也。惡能治國家。

（僞從（音師）是五倍，什是十倍，伯是百倍。孟子說：「物品之好壞不齊，是物自然之情；或者相差一倍五倍；或相差十倍百倍；或相差千倍萬倍。你強比之使同，這是亂天下呢！大鞋小鞋賣一樣價，誰還肯作大鞋呢？從許子的學說，是率領天下以爲虛僞，如何能治國家！」）

許行之說，經孟子痛駁，已無存在之餘地。但直至今日，仍有一般世人，只能見有形的事物，不知有無形的事功；以爲只有勞力的是生產者，而勞心的皆是消費，而爲社會之蠹！持這種議論的人，是忘了文化對於人類的重要；負了其所受於文化的恩惠。孟子藉公孫丑與彭更之間，對此又申明了一番。

公孫丑曰：詩曰：不素餐兮。君子之不耕而食，何也？孟子曰：君子居是國也，其君用之，則安富尊榮，其子弟從之，則孝悌忠信。不素餐兮，孰大於是。

（公孫丑是孟子的學生，素餐是空吃飯。（無功受祿。）公孫丑問：「詩上說：『不白吃人的飯。』君子之不耕田而食祿，是爲甚麼呢？」孟子說：「君子住在這國中

，其君若是用他，則可以安其國富，而保其尊榮，國中子弟如從他學，就能孝悌忠信，成爲有教化的人。不白吃飯，還有更甚的嗎？」

彭更問曰。後車數十乘。從者數百人。以傳食於諸侯。不亦泰乎。孟子曰。非其道。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。如其道。則舜受堯之天下。不以爲泰。子以爲泰乎。

彭更是孟子的學生，泰是過甚（享受過分）。彭更問說：「夫子周遊各國，後邊隨着數十輛車，從者有數百人，處處

受諸侯的供養，不也太過分嗎？」孟子說：「如不合正道，則一簞飯，也不可受之於人；如合於正道，則舜受堯的天下，也不算過分，你以爲過分嗎？」

曰。否。士無事而食不可

也。曰。子不通功易事。以羨補不足。則農有餘粟。女有餘布。子如通之。則梓匠輪輿。皆得食於子。於此有人焉。入則孝。出則弟。守先王之道。以待後之學者。而不得食於子。子何尊梓匠輪輿。而輕爲仁義者哉。

羨（音現）是有餘，梓（音子）匠皆是木工，輪輿皆是造車的工人。彭更說：

「不是這樣說；但士人沒有事而吃人的飯，不可以呢！」孟子說：「你若不互通

人所作的功，交換人所成的事，以有餘的補不足的，則農人有吃不了的米，女人有用不了的布；你要彼此交通，則木工車工，皆可以得飯吃。於今有一個人，在家孝父母，出外事長上，保存先王的文化，以等待後世來學的人，而不得你的飯吃。你何以尊木工車工，而輕視行

仁義之道的呢！」

曰。梓匠輪輿。其志將以求食也。君子之爲道也。其志亦

將以求食與。曰：子何以其志爲哉？其有功於子，可食而食之矣。且子食志乎？食功乎？曰：食志。

彭更說：「木工車工，他們的目的是要求食的；君子之行道，其目的也是要求食嗎？」孟子說：「你何必問他的目的呢？他如

果有功於你，可以給他飯吃，就給他飯吃好了！且說你是爲他的目的而給他飯吃呢？還是爲他的功而給他飯吃呢？」

彭更說：「爲其目的。」

曰：有人於此，毀瓦畫墁，其志

將以求食也。則子食之乎？曰：否。曰：然則子非食志也。食功也。

墁（音慢）是牆上的粉飾。孟子說：「現在有個人，毀壞了房上的瓦，畫壞了牆上的皮，他的目的是要求食，則你給他飯嗎？」彭更說：「不。」孟子說：「這樣是你並非因其目的而與之食；仍是因功而與之食呢！」

## 四

孔孟之道之所以異於諸子，只是「中正」與「偏激」之分而已！試看孟子所關的諸家，皆不外「過與不及」之論！

周末的諸侯，濫取於民。魯哀公已取十分之二的稅，猶以爲不足；及至戰國，更不知重至何種程度！孟子主張薄稅歛，以什一爲通例；倘諸侯果能實行，則亦可國治民安矣！而竟有白圭者，聲稱欲二十取一，可見偏激之士，所在多有。「嗜欲可忍，飲食可薄，而中

庸不可能也！

白圭曰：吾欲二十而取一，何如。

①白圭名丹。（史記載白圭，薄飲食，忍嗜欲，樂觀時變，因以致富；或謂此係另一白圭。）白圭說：「我欲減稅至於極薄，只

取二十分之一，怎麼樣呢？」

孟子曰：子之道，貉道也。萬室之國，一人陶則可乎。曰：

不可。器不足用也。曰：夫貉五穀不生，惟黍生之，無城郭宮室，

宗廟祭祀之禮，無諸侯幣帛饗殮，無百官有司，故二十取一

而足也。

②貉（音莫）是北方游牧的民族，幣帛是禮物，饗殮是宴客。孟子說：「你所欲行的法子，是貉人的法子呢！譬如萬戶的國都，只有一人作瓦器，可以嗎？」他說：「不可，器皿不夠用呢！」孟子說：「貉地氣候寒冷，五穀不生，只有

黍還可以生，沒有城郭房屋，沒有宗廟祭祀的禮，沒有諸侯朝聘送禮宴客之需，沒有各種的官吏員司，所以二十取一，就夠國家之用呢！」

今居中國，去人倫，無君子，如

之何其可也。陶以寡，且不可以爲國。况無君子乎。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，大貉小貉也。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，大桀小桀也。

③「現今我們居於文明的中國，去了人與人相與之間的事，沒有君長或辦公務的人，如何可以呢！作陶器的人若太少了，尚且不能以爲國；况說沒有治民的人嗎？欲輕於堯舜之道的，也就算是一個小貉人；欲重於堯舜之道的，也就算是一個小夏桀呢！」

凡文明的國家，對於公私財用的分配，須有合理的比率。如人民所担任的國用過少，則如何能養公務人員？如何能辦公共事業？白圭或欲恃其貨殖所得，以爲財源；因爲他「善觀時變（善於投機）。人棄我取；人取我與。」然如以此道行之本國，則仍是間接取之於民；如行之外國，則又是以隣爲壑了！（如今歐洲某小國，專恃外人前來聚賭之資，以爲國用，故其民可以無稅賦。）白圭之誤，在只知有他自己的小區域，而忘了其外的世界，「其去王也遠矣！」

白圭曰：丹之治水也，愈於禹。孟子曰：子過矣。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。是故禹以四海爲壑。今吾子以鄰國爲壑。水逆行，謂之洚水。洚水者，洪水也。仁人之所惡也。吾子過矣。

①丹是白圭之名，愈是勝過。白圭說：「我治水比禹還好。」

「孟子說：『你錯了，禹治水是順水之性，所以禹以四海爲洚水之坑；而今你以鄰國爲洚水的坑。水倒流謂之洚水；洚水卽是洪水呢！這是仁愛的人之所恨惡的，你太不對了！』」

## 五

中正之道難行，偏激之道易生。所以在橫征暴斂的時代中，而有主張過於薄稅的白圭；在貪污卑劣的世界上，而有行爲過於清高的陳仲子。清高何嘗不好？但如拘執小節，不行大道，作無必要的苦行，求不可能的操守，則有何功於世，何德於民？這是孔子所謂：「可以爲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！」由此更可見道之不行，是因爲「賢者過之，而不肖者不及！」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！」

匡章曰：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！居於陵，三日不食，耳無聞，目無見也。井上有李，蝻食實者過半矣。匍匐往將食之，三咽，然後耳有聞，目有見。

（註）匡章是齊國的名將，陳仲子是齊國的名士，於（音烏）陵是地名，蝻（音曹）是蟲名。匡章說：「陳仲子豈不真是個廉潔之士呢！住在於陵，三天沒有吃飯，（也不苟取於人。）以至於耳

目失了知覺。井上有棵（無主的）李子樹，蟲已將李子吃了多半了。他爬到其處拾來吃。咽了三口，然後耳目纔恢復了知覺！」

孟子曰：於齊國之士，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。雖然，仲子惡能廉。充仲子之操，則蚓而後可者也。夫蚓上食槁壤，下飲黃泉。仲子所居之室，伯夷之所築與。

抑亦盜跖之所築與。所食之粟。伯夷之所樹與。抑亦盜跖之所樹與。是未可知也。

①巨擘（音譬）是大手指，即出衆的意思，蚓是蚯蚓，（土中的虫。）槁壤是乾土，黃泉是地裏的水。伯夷是古時至義的人，盜跖是古時至不義的人。孟子說：「在齊國的士人

中，我必以仲子爲出衆的人：雖然，仲子何能成其廉！如要完滿仲子的清操，必像蚯蚓纔可以呢！蚯蚓在地上吃乾土，在地下喝泥水。（與人絕無關係。）仲子所住的屋：是義人所修的呢？還是不義的人所修的呢？他所吃的糧米：是義人所種的呢？還是不義的人所種的呢？這是未可知的呢！」

曰。是何傷哉。彼身織屨。妻辟纊。以易之也。

②辟（音譬）纊（音虛）是治練麻線。匡章說：「這有甚麼

要緊呢！他親身織草鞋，他的妻紡麻線以換來的呢！」

曰。仲子齊之世家也。兄戴蓋祿萬鍾。以兄之祿

爲不義之祿。而不食也。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。而不居也。辟

兄離母。處於於陵。他日歸。則有饋其兄生鵝者。已頻顙曰。惡

用是鵝。鵝者爲哉。他日。其母殺是鵝也。與之食之。其兄自外

至。曰。是鵝。鵝之肉也。出而哇之。

③戴是其兄之名，蓋是地名，（或謂戴蓋是乘軒，豪華之意。）饋是贈，頻（音貧）顙（音促）是皺眉，鵝（音亦）是鵝叫的

聲音，哇（音蛙）是吐出。孟子說：「仲子是齊國的貴族，他哥哥戴受蓋地的俸祿一萬鍾。（六石四斗爲鍾。）他以其哥哥的祿爲不義的祿，所以不肯享受；以他哥哥的房子爲不義的房子，所以不住。避他哥哥，離開母親，而住在於陵。有一天回家，正有人送他哥哥一個活

鵝；他自己皺着眉說：要人家這醜醜的鵝作甚麼呢？另一天，他母親殺了這個鵝給他吃了；他哥哥從外邊回來說：這就是醜醜的鵝呢！他出去吐了出來。」

以母則不食。以妻則食。

之以兄之室則弗居。以於陵則居之。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。

若仲子者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。

①「母親給他的食物就不吃；其妻給他的食物就吃。哥哥的房子就不住；於陵的房子就住。這還算能完全他所操持之類嗎？（其

行爲不免矛盾。）像仲子這樣，必須爲蚯蚓方能全其清操呢！」

孟子曰：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。人皆信之。是舍簞食

豆羹之義也。人莫大焉。亡親戚君臣上下。以其小者。信其大

者。奚可哉。

②孟子說：「陳仲子如不合正道而給他齊國，他也不要。人皆信他大義如此；其實仲子之操，只是捨棄一簞飯一

廉，而信他的大義，如何可以呢！」

## 第二章 存心養性

「性善」之論，是孟子學說的中心，亦是時人及後人爭辯的焦點。倘如這個問題，也是一種「堅白同異」的詭辯；則是「辯而無用，多事而寡功」；我們又有何注意的必要？無奈這個問題，關係非常重大！這是聖人立教的基礎，眾人立身的根本；這是天下如何太平，人類如何進化的關鍵。孟子「豈好辯哉」？實是「不得已也！」

如「性本是惡，心本無善」，則聖人之立教，必須反天下之心，逆人類之性；而我們欲為善人，亦必先戕賊其性，滅棄其心；如果這樣，則人類前途，絕無希望；天下之事，真可悲觀矣！如「性無善無不善」，則禮義只成了「聖人之偽」，而完全失其根據；因為既係人為，則何不可為？倘有何正道與邪說之分？如「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」；天生如此，人無可為；則一切教化教育，根本無用，倘有何存在的理由！

以上各說皆非，則只有歸於孟子之一途，承認善心善性，為人所固有；而存心養性，

在人之努力。聖人立教，只須因人所固有，而擴充發展；所以說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！」

公都子曰：告子曰：性無善無不善也。或曰：性可以爲善，可以

爲不善。是故文武興，則民好善。幽厲興，則民好暴。

告子是與孟子同時的學者。（或謂名不害。）

是孟子的學生。公都子說：「告子說：人的本性，本沒有善或是不善。又有人說：人的性可以爲善；可以爲不善。所以文王武王這樣的善君興起，則人民就好善；幽厲王這樣的暴君興起，則人民就好暴。」

或曰：有性

善。有性不善。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，以瞽瞍爲父而有舜。以

紂爲兄之子，且以爲君。而有微子啟。王子比干。

象是舜的弟弟，瞽瞍是舜的父親，爲人皆甚惡，微子

啓，王子比干，皆是殷朝的仁人。「或有人說：有的人性善；有的人性不善，所以以堯爲君，而有凶暴的象；以瞽瞍爲父，而有至善的舜；以紂（爲弟，）爲姪，又爲其君；而有仁賢的微子啓王子比干。」

今日性善。然

則彼皆非與。

「今夫子說：人性本是善的，這樣，則他們所說的皆不對嗎？」

孟子曰：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

矣。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

孟子說：「人性自然的感情，本是可以爲善的，這是我所謂的性善呢！至於

人之所以爲不善，並非他的本質之罪呢！」

惻隱之心。人皆有之。羞惡之心。人皆有之。恭敬之心。人皆有之。是非之心。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。仁也。羞惡之心。義也。恭敬之心。禮也。是非之心。智也。仁義禮智。非由外鑠我也。我固有之也。弗思之耳。故曰。求則得之。舍則失之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。不能盡其才者也。

①鑠（音朔）是化。（如用火熔化金類，自外漸化。）「哀憐不忍的心，是人皆有的；羞恥惡辱的心，是人皆有的；恭敬他人的心，是人皆有的；分辨是非的心，是人皆有的。哀憐不忍的心就是仁；羞恥惡辱的心就是義；恭敬他人的心就是禮；辨別是非的心就是智。仁義禮智，不是自外而化我們；是我們本來有的，只是我們不想想就是了！所以說：只要求尋，就得到了；棄捨了，就喪失了。人的善與不善，相差或至一倍五倍，以至於無法計算者，是因未能充分發展其本質呢！」

詩曰。天生蒸民。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夷。好是懿德。孔子曰。爲此詩者。其知道乎。故有物必有則。民之秉夷也。故好是懿德。

②蒸是衆，則是原則，或自然之性，秉是持或是受，夷是常，懿（音宜）是美。「詩上說：『天生衆民，有一物即有其自然之法則；人所秉受的常性，即是愛好美德！』孔子說：『作這篇詩的，是知道真理的呀！』所以有一物，必有一物的法則；民所秉受的常性是善，所以愛好美德！」

人類由野蠻而進於文明，而文明之進步不已，此皆自然之勢，非有外力迫之使然也！苟非性善，則文明何由生？生又何能長？歷史豈不將倒演乎？現世之所以尚有罪惡者，不過此善性尚未發展完全，尙未止於至善耳！聖人之爲仁義，只是順人之性，繼續發展而已！

告子曰：性猶杞柳也。義猶柷椽也。以人性爲仁義，猶以杞柳爲柷椽。

①杞柳是枝條柔軟的樹木，柷（音杯）椽（音全）是用水條編的器皿。告子說：「人性如同杞柳，義理如同柷椽；以人性爲仁義，如同用杞柳作柷椽。」

孟子曰：子能順杞

柳之性，而以爲柷椽乎？將戕賊杞柳，而後以爲柷椽也。如將戕賊杞柳，而以爲柷椽，則亦將戕賊人，以爲仁義與？率天下之人，而禍仁義者，必子之言夫。

②戕（音牆）是傷殘，賊是害。孟子說：「你能順杞柳天生的本性，而造成柷椽嗎？是要殘害了杞柳，然後纔能造成柷椽呢！若

是要殘害杞柳以作柷椽，則也要殘害人以爲仁義嗎？引着天下的人而反抗拒絕行仁義的，即是你這話啊！」

聖人之道，所以有今日之禍，即因後儒強分天理人欲，而置之於敵對的地位！不知

設天理以制欲，猶築壩以防川，使人視仁義爲畏途，認禮教爲苛法，一旦堤防潰決，則人欲橫流，而不可收拾矣！

孟子曰：天下之言性也，則故而已矣。故者以利爲本。

故是所以然之故，（自然的性

理。）利是順。（因勢利導。）孟子說：「天下論性的，講求其自然之理就是了！自然之理，以順之爲原則。」

所惡於智者，爲其鑿也。如智者若

禹之行水也，則無惡於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無事也。如

智者，亦行其所無事，則智亦大矣。

「一般智者之所以可惡，因爲他們穿鑿矯揉；（不順人性之自然。）若這些智者，能如禹之行水，則智又有何不好處

呢！禹之行水，是順其自然，無所用其造作；若這些智者，也能不造作，則其智慧真算大了！」

天之高也，星辰之遠也，苟求其故，千

歲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

「天雖然這樣的高，星辰雖這樣的遠，若求其自然的定律，則卽千年外日至的度數，（如日南至卽冬至。）可以坐着就測算的出來呢！」

這就是說：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！」

告子曰：性猶湍水也。決諸東方則東流，決諸西方則西流。人

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。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。

（音團）水是一團水。皆子說：「人性如同一團水：

引他向東方就往東流；引他向西就往西流。人性之不分善與不善，如同水性之不分向東西呢！」

孟子曰：水信無分於東西，無分於上

下乎。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

（音團）孟子說：「水誠然無分於東西，但也不分上下嗎？人性之向善，就如同水性之向下；人沒有不向善的，水沒有不向下的！」

今夫水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額，激

而行之，可使在山。是豈水之性哉！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爲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

（音搏）搏（音博）是用手擊，類（音桑上聲）是額，激是衝。「譬如這水，用手擊他，使他濺起來，可以高過於額；衝激他往上行，可使他走到山上。這豈是水的本性呢？是外力

迫之如此呢！人之可使爲不善，其性質也是同此！」

如性誠決諸東則東，決諸西則西；試問人何以叛桀紂而從湯武，何以捨楊墨而歸孔孟？其有助桀紂以爲虐，從楊墨以行偏的，乃時勢激之使然，終不過是暫時的少數的。我們如以歷史的眼光，從長久處看，從全體上看，則自見人類之向善，猶水之就下，「沛然誰能禦之！」

孟子曰：富歲子弟多賴，凶歲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爾殊也。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今夫粦麥播種而耰之，其地同，樹之時又同，淳然而生，至於日至之時，皆熟矣。雖有不同，則地有肥磽，雨露之養，人事之不齊也。

賴是善良，（或謂是依賴。）殊是分別，陷溺是害，粦（音牟）麥是大麥，播是佈，耰（音憂）是覆蓋，磽（音敲）是瘠薄。孟子說：「豐收之年，子弟多善良；凶荒之年，子弟多狠暴，不是天生的才質不一樣，是因為環境害了他的心，所以如此呢！今如大麥，佈了種子而覆蓋好了，地方相同，種的時候又相同，苗子一齊發生出來，到了應熟的時節，皆都熟了。就是有收成的不同，只因土有肥瘠，雨露的滋潤，人工的培養不一樣呢！」

故凡同類者，舉相似也。何獨至於人而疑之？聖人與我同類者。

「所以凡是同類的生物，其本性皆是一樣的；爲甚麼單獨於人類就疑其不同呢？聖人與我們是同類的！」

故龍子曰：不知足

而爲屨，我知其不爲簣也。屨之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

簣（音愧）是土筐，所以龍子

說：「不知人腳的尺寸而作鞋，我知道他也決不能作成一個土筐；」鞋之相似，是天下人的腳皆相同呢！」

口之於味，有同者也。易牙先得我

口之所耆者也。如使口之於味也，其性與人殊，若犬馬之於

我不同類也。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。至於味。天下期於易牙。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惟耳亦然。至於聲。天下期於師曠。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惟目亦然。至於子都。天下莫不知其姣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。無目者也。

①音即嗜（音示）是愛好，易牙是古時善於調味的人，期是以爲標準，子都是古時貌美的人，姣（音

較）是美。「口之對於滋味，有同樣的嗜好；易牙，是先得着我口之所好的。若是易牙的口之對於滋味，其性與衆人兩樣，如同犬馬之與我不同類的，則天下愛吃的爲甚麼皆從易牙而調味呢？對於口味，天下皆以易牙爲標準，可見天下之口是相似的呢！就是耳也是這樣：對於聲音，天下皆以師曠爲標準，可見天下的耳是相似的呢！就是眼也是這樣：對於子都：天下沒有不知他貌美的；不知子都貌美的，除非是沒有眼的呢！」

故曰。口之於味也。有同

耆焉。耳之於聲也。有同聽焉。目之於色也。有同美焉。至於心。獨無所同然乎。心之所同然者何也。謂理也。義也。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義之悅我心。猶芻豢之悅我口。

②芻（音廚）是食

草之畜如牛羊，豢（音患）是食穀之畜如豬。「所以說：口之於味，有共同愛吃的；耳之於聲，有共同愛聽的；目之於色，有共同以爲美的；至於心，獨沒有同以爲是的嗎？心之所同以爲是的，就是真理真正義；聖人先得我們心之所同以爲是的，所以理義之合我心，如同美

味之合我  
的口！」

荀子言性惡：其所持之理由，不外聖人明王之制禮義，乃因人之性惡；然而人性既惡，世間尙何能有聖人明王？卽有聖人明王，又如性惡之衆生何？世人之能尊崇聖人，服從明王，正是其性善之鐵證；所以說：「世有伏羲，不能使鳥獸知有夫婦之別；雖有神農燧人，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火化之利。」這卽所謂：「梓匠輪輿，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。」如人性本不善，則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！

荀子見世人之陷溺，違禽獸不遠；而提出一最高理想的人格，以求全責備於衆生，故覺其性惡！孟子反是。見其所以異於禽獸，而有聖賢之萌焉，故知其性善。「知幾其神乎！」孟子之謂也。

孟子曰：牛山之木嘗美矣。以其郊於大國也。斧斤伐之。可以爲美乎。是其日夜之所息。雨露之所潤。非無萌蘖之生焉。牛

羊又從而牧之。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見其濯濯也，以爲未嘗有材焉。此豈山之性也哉。

①牛山是齊國都城附近的山，萌蘗（音孽）是萌芽，濯濯是禿光的樣子。孟子子說：「牛山的樹木，本來是極美的；因為他隣近大國的都城，所以被斧斤

砍伐完了，還可以美嗎？他白天晚上之所生長，受雨露之所潤澤，不是沒有萌芽生出來；而牛羊又隨着吃了，所以像這樣的禿光呢！人見他禿光，以爲不會有木材，這豈是山的本性呢！」雖存乎人者，豈無

仁義之心哉。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。旦旦而伐之，可以爲美乎。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氣，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，則其旦晝之所爲，有梏亡之矣。梏之反覆，則其夜氣不足以存。夜氣不足以存，則其違禽獸不遠矣。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也哉。

②幾希是不遠，梏（音攔）是擾害。「就是存

在於人的，豈是沒有仁義的心呢！他所以放失了他的良心，也是如同斧斤之對於樹木，天天去砍伐他，還能好的了嗎？他白天夜間之所生息的，平旦清明之氣，（其良心大半恢復。）其好惡與人本性本已相去不遠；而他晝間所作種種的事，又將這點良心擾害磨滅了！如此擾害之不已，則其靜夜所恢復的清明之氣，不足以存在；夜氣不足以存在，就離禽獸不遠了！人見他似禽獸，而以爲未曾有善的才質，這豈是人天然的常情呢！」故苟得其養，無物不長。

苟失其養。無物不消。孔子曰：操則存，舍則亡。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惟心之謂與。

①「所以如果得着保養，無物不發育生長；如果得不着保養，無物不消失滅亡！孔子說：『持守之就存在；捨棄了就亡失，不覺其出入之時，不知其居留之處，』就是說的這心啊！」

孟子之教，以「發展」二字爲中心，最合於進化的原理。試觀宇宙間的一切，無一非漸次發展而成。人類由一單細胞生物，漸進而爲萬物之靈；吾人之身，亦由一單細胞，漸長而成七尺之軀。推而至於一族的文化，亦須經千百年的發展；一人的教育，亦須經十數年的栽培，這皆所謂：「苟得其養，無物不長；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。」孟子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，爲仁義禮智之端，而令人擴充發展之，所以說：「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；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」又說：「人皆有所不忍，達之於其所忍，仁也；人皆有所不爲，達之於其所爲，義也。」倘若不能擴充，反去鑿喪，以至於無所不忍，無所不爲，則又是禽獸矣！此所謂「操則存，捨則亡。」

孟子曰：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幾希。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

②孟子子說

：「人與禽獸不同之處，只是很少的一點；衆人都失去了，君子則保存着！」

舜明於庶物，察於人倫。由仁義行，非行仁

**義也。**①「辨明白衆物之情，看出爲人之道，是以日常生  
活的事，由仁義而行；並非另外去行仁義的事！」

仁義並非單獨存在之物，人倫不外飲食男女之欲；求其欲而由其道，卽所謂善。人的善性，卽是食色之性；並非另有仁義之性。凡事由仁義而行；並非另有仁義之事。所以明於庶物，則能察於人倫；乃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在其能由仁義行也。

孟子曰：仁，人心也。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。

②孟子說：「仁就是人的本心；義就是人的正路。捨了正路不走；失了本心而不知道求，真可哀痛呢！」

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有

放心而不知求。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

③「人有雞犬走失了，就知到去追求尋找；而

本心失了，則不知道求。學問之道沒有別的，只是求其失去的本心就是了！」

孟子曰：今有無名之指，屈而不信，非疾痛害事也。如有能信之者，則不遠秦楚之路，爲指之不若人也。

④無名之指，是手的第四指，風是曲，信卽伸。孟子說：「今如有第

四個手指，屈曲而伸不開了，也並非疼痛礙事；者是有能爲之伸開的，就不嫌秦楚的路遠，而去治療，爲的是手指不若完全的人呢！

指不若人。則知惡之。心不若

人。則不知惡。此之謂不知類也。

①「手指不若完全人，則知羞惡；心不若完全人，則不知羞惡，這是不知輕重大小之比呢！」

孟子曰：拱把之桐梓，人苟欲生之，皆知所以養之者。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，豈愛身不若桐梓哉？弗思甚也。

②拱是兩手合圍，把是

一手所握，桐梓皆是樹名。孟子說：「兩手或一手可握的小桐梓樹，人若是願欲他生長，皆知怎樣培養他；而至於己身，則不知怎樣培養，豈是愛己身還不如桐梓樹呢？是太不想想了！」

孟子不憚煩勞，反覆的辯證人性本善，而善心爲人所固有，無非欲人知其性而盡其心，存其心而養其性。我們看了以上的幾節，亦可以洞見孟子講性善的苦心！他哀痛世人之陷溺而不自知，欲使其覺悟而自拔，豈是要高談心性的玄理呢！

孟子曰：人之於身也，兼所愛。兼所愛，則兼所養也。無尺寸之膚不愛焉。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。所以考其善不善者，豈有

他哉。於已取之而已矣。

①孟子說：「人對於他的身體全都愛，全愛則全要保養；沒有一尺一寸的肌膚不愛的，則沒有一尺一寸的肌膚，不要保養。若欲知其善或不善，豈有他法呢？只是看

他自己所擇取而養的部分就是了！」

體有貴賤。有小大。無以小害大。無以賤害貴。養其

小者爲小人。養其大者爲大人。

②「人身之各體，有重要的，有不重要的；有關係大的，有關係小的，不可以關係小的，害了關係大的；不可以不重要的，害了

重要的。保養小體的爲小人；保養大體的爲大人。」

今有場師。舍其梧櫟。養其槭棘。則爲賤場師焉。

養其一指。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。則爲狼疾人也。飲食之人。

則人賤之矣。爲其養小以失大也。飲食之人。無有失也。則口

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。

③場師是管林場的人，梧（音吳）是梧桐樹，櫟（音賈）是梓樹，槭（音一）棘（音寄）是酸棗樹，狼疾是錯亂。一今如有個林場的技師，舍了他那可貴的梧櫟樹，而

養其不成材的酸棗，則是一個壞場師了！保養一個手指，而喪失了肩背還不知道，則是一個神經錯亂的人了！只圖飲食的人，則人皆看不起他，因爲他只知道養口腹的小體，而失了人格的大體；若飲食的人，無失於人格，則口腹豈但是爲尺寸的肌膚呢？（是爲養全身呢！）」

公都子問曰。鈞是人也。或爲大人。或爲小人。何也。孟子曰。

從其大體爲大人。從其小體爲小人。

④公都子問說：「同皆是人，或者爲偉大的人；或者爲卑小的人，爲甚麼呢？」孟子說：「從其大體，（

以中國爲一人或以全人類爲一體。○卽是大人；從其小體，（以一身或身之一部爲個體，）卽是小人。」

曰。鈞是人也。或從其大體。或從其

小體。何也。曰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則思。思則得之。不思則不得也。此天之所與我者。先立乎其大者。則其小者不能奪也。此爲大人而已矣。

○公都子  
說：「同

皆是人；或有從其大體的；或有從其小體的，爲甚麼呢？」孟子說：「耳目的器官，各有所司，不能思及全體，所以蔽於物而不能通徹，與外物相交，則感受之而已！心的器官，則能思想；思則能符全體的眞像，不思就不能得，這是天所給我們的本能。先立於大體的觀點，則小的就不能奪移，這就是所謂大人呢！」

Will Durant 說：「我們要知道大的事物是大的，小的事物是小的，——趁着現

在尙未太晚；我們現在看事物，卽應看透了事物永久的眞像！」如果看不透，則不免以小害大，以賤害貴，養小體而爲小人。我們要知道所謂『我』者，並不是身體的一部，而是全個的身體；由此可喻全人類方是整個的大『我』；而個人之身，只是此大體的一部。我們的耳目蔽於物，所以不能見全體；如同我們在一大船中，而不能見全船。但我們

的心，可以想像的到；我們不思則已，思則得之；然後知我們的心，於天地相通；我們的性，包括宇宙！

孟子曰：萬物皆備於我矣。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

①孟子說：「萬物之情，皆備於我身；反求諸身而真誠，快

樂大極了！（不誠則無物。）

②「盡力由恕道以行事，（推己以

及人。）自然就合於仁道了！」

所以孟子說：公劉好貨，則居者有積倉，行者有裹糧；太王好色，則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。聖人之道，無非盡此食色之性而已！這就是中庸所謂：「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！」

孟子曰：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

③孟子說：「充分發展他的本心，就是知道他的本性了。」

；知其本性則知天！（天卽是自然之道，或宇宙的真理。）

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

④「存其本心而勿失，養其本性而勿害，卽所以行天道呢！」

殀

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

⑤殀（音咬）是短命而死，俟是等待。「短命或長壽沒兩樣。現在活着就要盡正道，這就是生存之道呢！」

能盡其性，則能與天地參，而與天地無終極，殀壽尙有甚麼兩樣！我們個身只是一個小生命；宇宙是一個大生命，我們要「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者不能奪也。」所以 Spinoza 說：「至善之道，卽能知我們的性，與大自然（天）相通，我們之身，只是一个大體的一部，我們有死，而此大體無盡！」

## 第三章 決疑辨惑

孟子欲正人心以救天下，既斥闢偏邪的異說，又辯正心性的真理。然猶以爲「託諸空言，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！」乃尙論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等的行事，以明先聖先王的心志，而除時人弟子的疑惑。蓋年代久遠，傳聞不免異辭，記錄未必皆確。所以說：「盡信書則不如無書，」「說詩者不以文害辭，」加以「齊東野人之語，」及「好事者之所爲，」益使是非混淆，真僞難分。孟子起而正誤指謬，決疑辨惑，而尤應注意者，是其藉先聖之事跡，說自己的抱負，藉前代的問題，示後世以正道，觀以下數章，可見一斑。

萬章問曰。人有言。伊尹以割烹要湯。有諸。

①萬章是孟子的學生，伊尹是商湯的相，割烹是廚師作菜之事，要（平聲）是

干求。萬章問說：「人有說：伊尹借著調味作菜，以求悅於湯，有這事嗎？」

孟子曰。否。不然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。而樂

堯舜之道焉。非其義也。非其道也。祿之以天下。弗顧也。繫馬

千駟弗視也。非其義也。非其道也。一介不以與人。一介不以

取諸人。

①有莘(音心)是莘國，駟(音四)是四匹馬，介是草芥。孟子說：「不；沒有這樣事！伊尹耕地於莘國的田野，而喜歡堯舜的道。若是不合正理，不是正道，則給他天下的富貴，他也不顧，列着千駟的馬，他也不看；若不合正理，

不是正道，則一根草之微也不給人，一根草之微也不取於人！」

湯使人以幣聘之。囂囂然曰。我何以湯之聘

幣爲哉。吾豈若處畎畝之中。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。

②幣是財帛禮物，聘是請，囂囂

(音消)是淡然的樣子，畎(音犬)畝是田野。「湯使人拿着禮物去聘請他。他淡淡然說：我要湯的禮物作甚麼呢！我那如住在田野之中，作一個農民，而樂堯舜之道呢！」

湯三使往聘之。既而

幡然改曰。與我處畎畝之中。由是以樂堯舜之道。吾豈若使

是君爲堯舜之君哉。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。吾豈若

於吾親身見之哉。

③幡(音帆)即反。「湯三次派人去請他，他隨後反然改了主意，說：「與其我住在田野之中，在此自樂堯舜之道；我何如使這君成了堯舜的君呢！我何如使這民成了堯舜的民呢！我

何如親身見堯舜之世呢！」

天之生此民也。使先知覺後知。使先覺覺後覺。予天

民之先覺者也。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。非予覺之而誰也。

④天生

這人民，要使先知真理的，教導尚未知的；使先悟正道的，喚醒尚未覺悟的。我是天民（人類）中之先覺悟的，我將以這道覺醒這些人民；我若不覺醒他們，誰覺醒他們呢！」

思天下之民匹夫匹

婦。有不被堯舜之澤者。若已推而內之溝中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。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。

①內（音納）是入，說（音稅）是勸說。一伊尹思念天下之人民，若有一個男人或一個

女人，享不着堯舜盛世的幸福的，就像自己把他推入溝中一樣！他自己擔任起救天下的重任，至於這樣，所以就了湯的聘，而勸他伐夏救民。」

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。

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。聖人之行不同也。或遠或近。或去或不去。歸潔其身而已矣。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。未聞以割烹也。伊訓曰。天誅造攻自牧宮。朕載自亳。

②伊訓是書的篇名，（今亡。）牧宮是夏桀的宮，朕（音振）是我，（古人自

稱。）載是開始，亳（音剝。）是商湯建都之地。「我沒會聽說有枉屈了自己，而正直他人的；况說卑辱了自己，以糾正天下的嗎！聖人的行事不同，或遠避人君；或近仕其朝；或退職而去；或留而不去，然總要歸於潔身不污之途。我聽說伊尹以堯舜的道求悅於湯；沒有聽說以割烹廚役之事。伊訓說：「天誅自造可攻之罪於牧宮的夏桀，我始謀於亳！」

我們心中常有兩項疑問：處此亂世，是要消極的獨善其身呢？還是積極的救國救

民呢？如要救國救民，不能不求政權；既求政權，是必由正當的途徑呢？還是也可由枉邪的途徑呢？孟子說明伊尹之事，教我們須「自任以天下之重」，而要「歸潔其身」。一面要知道天之生我的使命，及我們對全民的責任，「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已推而內之溝中」；一面要知道天下之亂，正是因為沒有禮義廉恥，枉己辱身，決不能正天下，只是自己也捲入漩渦而已！

淳于髡曰：先名實者爲人也。後名實者自爲也。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，仁者固如此乎。

①淳于髡（音昆）是齊國的辯士，名是聲譽，實是事功。

，三卿是國中的大官。淳于髡說：「以聲名事功爲重的，是爲救人救世的；以聲名事功爲輕的，是爲獨善其身的。夫子你位在三卿之中，名譽事功，還沒有加於君民上下；而就走了，仁人是這樣的嗎！」

孟子曰：居下

位，不以賢事不肖者，伯夷也。五就湯，五就桀者，伊尹也。不惡汗君，不辭小官者，柳下惠也。三子者不同道，其趨一也。一者何也？曰：仁也。君子亦仁而已矣，何必同。

②伯夷是殷末周初時的賢人，孤竹君的長子，汗（同汚）是貪污，柳下惠是魯大夫展禽之號。

趨（音區）是趨向。孟子說：「居於下位，而不肯以自己之賢，事奉不賢的在上的人，是伯夷；五次去就湯，五次去就桀，（治亦進，亂亦進）是伊尹；不厭惡貪污的君，不辭卑小的官的，是柳下惠；這三個人的行為不同，但趨向是一樣的；所一樣的是甚麼呢？就是仁；君子也只是仁就是了！」

何必所行皆同呢？」  
曰。魯繆公之時。公儀子爲政。子柳子思爲臣。魯之

削也滋甚。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。曰。虞不用百里奚而

亡。秦穆公用之而霸。不用賢則亡。削何可得與。  
公儀子名休，是魯國的相，子柳即灌柳，子思是孔子之孫

名儀，削是國土被侵奪，滋甚是更加甚，虞是國名，百里奚是虞國的賢人。淳于髡又說：「魯穆公的時候，公儀子執行國政，子柳子思爲臣，而魯國被人侵削，反更加甚。像這樣，是賢人對於國家，並沒有好處呢！」孟子說：「虞君不聽用百里奚的話，（百里奚乃去。）而虞遂亡國；秦穆公聽用百里奚以致國富兵強，而霸諸侯。不聽用賢人就要滅亡，豈能只削弱呢！」

曰。昔者王豹處於淇。而河西善謳。緜

駒處於高唐。而齊右善歌。華周杞梁之妻。善哭其夫。而變國

俗。有諸內必形諸外。爲其事而無其功者。髡未嘗覩之也。是

故無賢者也。有則髡必識之。  
王豹是衛國善唱的人，淇（音其）是水名，謳（音歐）是唱，（或謂衆人合唱曰謳，或謂不按樂調而唱曰謳）。緜（音棉）駒（音居）是齊國善歌的人，高唐是齊國的地名，華周杞梁皆是齊國戰死的忠臣，視是見。淳于髡說：「從前王豹住在淇水上，而河西的人多善於唱，緜駒住在高唐，而齊國西部的人多善於歌；華周杞梁的妻，哭他的丈夫甚哀，而變了全國的風俗。有所善於身內，必能顯著於身外；作了

實事，而沒有功效的，我沒有見過！所以可見是沒有賢者呢；若有，我一定認識的！」

曰：孔子爲魯司寇，不用從而祭，燔肉不

至，不稅冕而行。不知者以爲肉也。其知者以爲無禮也。乃孔

子則欲以微罪行，不欲爲苟去。君子之所爲，衆人固不識也。

①司寇是官名，燔（音煩）肉是祭祀的烤肉，按禮應賜於從祭的大夫，稅同脫，冕（音免）是禮帽，微罪是小過失。孟子說：「孔子爲魯國的司寇官而不得魯君的聽信，從魯君祭祀，而祭肉不送來；未脫禮帽，就去魯國。不知者，以爲孔子因不得肉而去；其知者，以爲孔子因魯君無禮而去，其實孔子是（因爲其道不見用，事無可爲而去。）欲藉一個小原故走了，而不願無故而去。君子的行爲，俗人本來不足以知道呢！」（孟子去齊，也是因道不見用，事無可爲，淳于髡固不識也！）」

孟子於此，又解答我們兩項疑惑：第一，現在的人，常說中國有孔子孟子，而削弱至此；可見孔孟之道，無益於國。不知我們徒有聖人之道，而不能用，所行所爲，且完全與之相反；如此則國將滅亡，「削何可得歟！」

第二，自古聖人，無不欲救世救人；但其遭遇不同，所以事功不同。堯舜禹稷，得其權位，故能行道於當時；孔顏孟子，未得權位，故只能垂教於後世。倘孔顏孟子，能得堯舜禹稷的權位，則何患其無堯舜禹稷的事功！

禹稷當平世。三過其門而不入。孔子賢之。顏子當亂世。居於陋巷。一簞食。一瓢飲。人不堪其憂。顏子不改其樂。孔子賢之。

孟子曰。禹稷顏回同道。①陋巷是僻陋的小街，簞（音丹）是竹簞，瓢（皮遙切）是切開的葫蘆，堪（音刊）是能受。禹王后稷，當天下有道的時代，出而為民勤勞，三次走過他自己的家門，

而不進去休息，孔子極稱贊他們之賢；顏子當天下無道之時，住在僻陋的小巷中，用一個竹簞吃飯，用一個瓢喝水，他人不能受其苦，顏子仍然是快樂，孔子也稱贊他賢。孟子說：「禹稷顏回的道德，是一樣的！」禹思天下

有溺者。由己溺之也。稷思天下有飢者。由己飢之也。是以如

是其急也。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。②「禹想天下有淹着的，如他自己淹了他；稷想天下有餓着的，如他自己餓着他，所以救民這樣的急呢！禹稷顏回

，如交換了所處的地位，則其行為皆相同。」今有同室之人鬪者。救之。雖被髮纓冠而救之。

可也。鄉鄰有鬪者。被髮纓冠而往救之。則惑也。雖閉戶可也。

③「今如有同在一个房子中住着的人，打起架來，而要去解救。雖被着頭髮，開着帽帶，（急忙之狀）而去解救也可以的；如鄉鄰他處有打架的，就被着髮，開着帽帶，急急跑去解救，這是狂惑了呢！雖關門不問也可以呢！」

聖人的行為不同，是要合於時事之宜：「可以速則速；可以久則久；可以處則處；可

以仕則仕。」

孟子曰。伯夷目不視惡色。耳不聽惡聲。非其君不事。非其民不使。治則進。亂則退。橫政之所出。橫民之所止。不忍居也。思與鄉人處。如以朝衣朝冠。坐於塗炭也。當紂之時。居北海之濱。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。頑夫廉。懦夫有立志。

①塗（音途）是泥，頑（音完）是貪，懦（怒臥切，）是柔弱而沒有氣節。孟子說：「伯夷眼不肯看無禮的顏色，耳不肯聽無禮的惡聲；非賢君不事奉，非良民不使用。天下治平，他就仕進；天下亂，他就隱退。橫暴的政事所施行的國家，橫暴的人民所聚止的地方，他不肯居住。他想於俗人同處，如穿着華貴的禮服禮帽，坐在泥炭之中。當殷紂的時候，他避居北海的邊上，以等待天下的平治清明。所以聽得伯夷的人格風範的，貪頑的人，可以受感化而清廉；懦弱的人，可以有志氣節。」

伊尹曰。

何事非君。何使非民。治亦進。亂亦進。曰。天之生斯民也。使先知覺後知。使先覺覺後覺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。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。思天下之民。匹夫匹婦。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。若

己推而內之溝中。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。①「伊尹說：何君不可事？何民不可使？天下治平也。仕進；天下亂也。仕進。他說：

天生這人民，要使先知道理的人，教給尙未知的人，喚醒尙未覺悟的，我是人類中先覺悟的，我將要以這道理，覺醒所有的人民！他思念天下的民，如有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，未得堯舜盛世的幸福的，如同自己把他推入溝中。他是自己擔當天下的重任呢！」

柳下惠不羞汙君。不辭小官。進不隱賢。必以其道。遺佚而不怨。阨窮而不憫。與鄉人處。由由然不忍去也。爾爲爾。我爲我。雖袒裼裸裎於我側。爾焉能浼我哉。故聞柳下惠之風者。鄙夫寬。薄夫敦。②「佚（音役）是失，阨（同厄）是困，憫是憂，爾是你，袒（音但）裼（音錫）是不穿上衣，光着肩臂，裸（音羅上聲）裎（音程）是赤身露體，側是旁，浼（音每）是污，鄙是狹陋，敦是厚。」柳下惠不以事

污君爲恥，不辭作小官，進仕而不隱藏自己的賢才，必行其道，如被遺棄不用，他也不怨恨，困窮了也不憂愁，與俗人同處，由由自得而不忍離去。他以為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就是赤臂露體於我之旁，又豈能污了我呢！所以聽說柳下惠的人格風範的，鄙狹的人，可化爲寬宏；刻薄的人，可化爲敦厚！」

孔子之去齊。接淅而行。去魯。曰。遲遲吾行也。去父母國之道也。可以速則速。可以久則久。可以處則處。可以仕則仕。孔子也。③「淅（音夕）是洗米的水。孔子離去齊國之時，已泡上來，未及煮成飯，就急急的走了；而離魯國時，則說：我慢慢的走，這是離去父母之國的情理呢！可以急去，就急去；可以久延，就久延；可以家居，就家居；可以仕

，就出仕，這是孔子的爲人呢！」

孟子曰：伯夷聖之清者也。伊尹聖之任者也。柳下

惠聖之和者也。孔子聖之時者也。孟子說：「伯夷是聖人之清高的；伊尹是聖人之自任（以天下之重）的；柳下惠是聖人之謙和的；孔子是聖人之因時

制宜，從容中道的！」

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

也者，始條理也。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。

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智，譬則巧也。聖，譬則力也。由射於百步

之外也。其至爾力也。其中非爾力也。孔子兼有諸聖的一切道德智慧，是謂集大成。（作樂時獨奏一音，自起至收，謂之小成；集合衆音，

全始全終，謂之大成。）集大成者，如由金（鐘）聲起，而以玉（磬）收。金聲是宣導（衆音）條理之始；玉振是收束（衆音）之終，開宣衆音，是要智慧能並及；收束衆音，是要聖德能兼容。智慧譬如巧，聖德譬如力，像是射箭。在百步之外，能射到了，是你的力量；至於射中，不是只因你有力！（必須力巧兼有，方能或遠或近，百發百中，即喻孔子之時中。）」

孟子除孔子之外，所以頻稱伯夷伊尹柳下惠者，蓋以人如不能行孔子時中之道，

則此三聖者，亦足以針砭頑懦鄙薄，而移風易俗。當時世道之汙劣，與孟子救世的苦心，

我們亦可以想見矣！

萬章問曰。孔子在陳。曰。盍歸乎來。吾黨之士。狂簡進取。不忘其初。孔子在陳。何思魯之狂士。孟子曰。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。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取。狷者有所不爲也。孔子豈不欲中道哉。不可必得。故思其次也。

陳是國名，盍(音何)是何不，黨是鄉里，狂簡是好高務大，纒(音縵)是急直的人。萬章問說：「孔子在陳國時，說：『何不歸去啊！吾鄉的

人士，好高好大而進取，不改其舊！」孔子在陳國，爲甚麼思魯國的狂士？」孟子說：「孔子不得行中道的人，而進教之，只好取高狂急直的人了！高狂的人，可以往前進取；急直的人，尙有廉恥，而有所不肯作的事。孔子豈是不願得行中道的人呢？不能必然得到，所以

思念其次一等的呢！」

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。曰。如琴張曾皙牧皮者。孔子之所謂狂矣。何以謂之狂也。曰。其志嚶嚶然。曰。古之人。古之人。夷考其行。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又不可得。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。是獯也。是又其次也。

琴張即子張，曾皙(音希)是曾子之父，牧皮當亦是孔子的弟子，嚶嚶(音消)是大言誇張，夷是平，掩是覆蓋。萬章說：「

敢問怎樣就說狂士呢？」孟子說：「如琴張曾皙牧皮等人，即是孔子所謂狂士了！」萬章說：「爲甚麼說他們是狂士呢？」孟子說：「他們志大言大，天天說古人如何，古人如何；而考察他們的行爲，則未能盡合其言，這就是狂士呢！狂者又得不着，則欲得不屑於作不潔的事

的人，進而教之，此之謂獲，這是又次一等的呢！」

孔子曰。過我門而不入我室。我不憾焉者。其惟鄉原乎。鄉原。德之賊也。曰。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。曰。何以是嚶嚶也。言不顧行。行不顧言。則曰。古之人。古之人。行何爲踴踴涼涼。生斯世也。爲斯世也。善斯可矣。闒然媚於世者。是鄉原也。

孟子說：「他們譏笑狂者，說：何必這樣立大志，說大話，說了話不能合於行爲；行爲不合其所說，而天天說古人如何，古人如何。他們譏笑狠者，說：行事何必這樣孤獨冷淡；生在這世界上，爲此世之人，討一個好，就可以了；像這樣各方討好，求悅於世的人，就是鄉原呢。」

萬章曰。一鄉皆稱原人焉。無所往而不爲原人。孔子以爲德之賊。何也。曰。非之無舉也。刺之無刺也。同乎流俗。合乎污世。居之似忠信。行之似廉潔。衆皆悅之。自以爲是。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。故曰。德之賊也。

萬章說：「一鄉中皆稱他是好人，無論到何處，皆可以爲好人，而孔子以爲是害德的賊，爲甚麼呢？」孟子說：「關斥他也無可特舉之。」

處，指責他也無可特指之處；同於下流的習俗，合於卑污的世道；處身像是忠信，行事像是廉潔；一般人都喜歡他，他自己也自以為是；然而不能使他入堯舜的正道，所以說：是害德的賊呢！」

孔子曰。惡似而

非者。惡莠。恐其亂苗也。惡佞。恐其亂義也。惡利口。恐其亂信也。惡鄭聲。恐其亂樂也。惡紫。恐其亂朱也。惡鄉原。恐其亂德也。

①莠（音有）是似穀苗的草。佞（泥定切）是詭辯之才，利口是善說話，鄭聲是下流的淫樂，朱是正紅。「孔子說：恨惡這些似是而非的：惡莠草，怕他混亂了穀苗；惡詭辯，怕他混亂了真理；惡善說的口，怕他混亂了誠信；惡鄉地的淫聲，怕他混亂了正樂；惡紫色，怕他混亂了正紅；惡鄉原，怕他混亂了真正的德行呢！」

君子反經而已矣。經正則庶民興。庶民興，斯

無邪慝矣。②反是歸還或恢復，經是常，興是興起向上，慝（音特）是惡。「君子反歸於正常之道就是了！經常之道正，則衆民興起向上；衆民興起，則無邪惡了！」

我們即用以上的數語，作為本篇的結束。



## 第三篇 守人格

### 第一章 不屈之精神

孟子欲救民命，正人心，而行道於天下，所以纔周遊各國，以求用於諸侯；然雖欲求用，「又惡不以其道」，蓋以禮義廉恥，是治亂的關鍵，爲人的根本；孟子思以易天下，何能自己先棄而不顧！人之求富貴利達者，「無所用恥焉」，而欲救世救民者，則人格不容不守！

陳代曰：不見諸侯，宜若小然。今一見之，大則以王，小則以霸。且志曰：枉尺而直尋，宜若可爲也。

陳代是孟子的學生，枉是屈，直是伸，尋是八尺。陳代說：「不去求見諸侯，似乎太拘執狹小了；今如一去見他

，大則可以王天下，小則可以霸諸侯。且志書上說：『受屈一尺，而能伸開八尺，』似乎可以作呢！

孟子曰：昔齊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

至，將殺之。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，孔子奚取焉。

取非其招不往也。如不待其招而往，何哉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，以利言也。如以利，則枉尋直尺而利，亦可爲與。

①田是打獵，虞（音餘）人是管獵場的人，旌（音京）是旗類之物，元是頭。孟子說：「從前齊景公打獵，使人拿着招大夫的旌，招管獵場的人，他不來，景公要殺他。」孔子贊美他說：「有志之士，常想不怕死於溝壑；有勇的人，常想不怕喪去了頭！」孔子何所取於虞人呢？是取他守禮法制度的精神，非合禮合法的招

，就不去呢！如果不待諸侯來招，而去求着見他，那算甚麼呢！且說屈一尺，伸八尺的話，是由求利而說；若是說利，則屈八尺伸一尺而有利，也可以去辦了！」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

嬖奚乘。終日而不獲一禽。嬖奚反命曰：「天下之賤工也。或以告王良，良曰：『請復之。』彊而後可。一朝而獲十禽。嬖奚反命曰：『天下之良工也。』簡子曰：『我使掌與女乘，謂王良，良不可。』曰：『吾爲之範，我馳驅。』終日不獲一禽。爲之詭遇，一朝而獲十禽。詩云：『不失其馳，舍矢如破。』我不貫與小人乘，請辭。」

②趙簡子是晉國的卿，王良是善於御車的人，嬖奚是簡子近幸的臣，掌是掌管

，範是按正規，馳（音池）驅是奔跑追逐，詭（音鬼）過是不按正法亂碰，舍矢是發箭，貫同慣。「從前趙簡子使王良爲嬖奚趕車打獵，一天也沒打着一個鳥，嬖奚回來報告說：『王良是天下極不好的車夫。有人將這話告王良，王良說：『請再試一次，強邀然後嬖奚纔許可，一

早晨就獵獲了十隻鳥。嬖奚回來報告說：「王良是天下最好的車夫。簡子說：我使他管着給你趕車，告於王良；王良不許可，說：我給他按正道馳驅，一天他也射不着一個鳥；我爲他不按規矩亂碰，一早晨就射着了十個。」詩上說：「不要失了馳驅的法則，發箭射物，則應失而倒。」我不慣與小人御車，請辭了這委任。」

御者且羞與射者比。比而得禽獸。雖若丘陵。弗爲也。如枉道而從彼。何也。且子過矣。枉己者。未有能直人者也。

①「守正道的趕車的，尙且不肯與小人的射者苟合比附；比附而得禽獸，雖如山，也不肯爲；如果枉屈了人格，以求苟合於諸侯，如何可以呢？且說你也錯誤了，枉屈了自己，沒有能直正他人的呢！」

孟子以正道佐人君，當時諸侯，以爲「迂遠而闊於事情」，如爲之詭遇取巧，以求急功近利，則孟子不屑爲也。

景春曰。公孫衍張儀。豈不誠大丈夫哉。一怒而諸侯懼。安居而天下熄。

②景春是與孟子同時的人，公孫衍張儀皆是戰國遊說之士。（即政客。）景春說：「公孫衍張儀，豈不真是大丈夫（偉人）嗎？發怒則使各國動兵，諸侯恐懼；他們安居，則天下戰爭就平熄。」

孟子

曰。是焉得爲大丈夫乎。子未學禮乎。丈夫之冠也。父命之。女子之嫁也。母命之。往送之門。戒之曰。往之女家。必敬必戒。無

違夫子以順爲正者。妾婦之道也。

①冠是男子成年的典禮。孟子說：「這等人何能算是大丈夫！你沒有學禮嗎？男子之行加冠禮，父親命誡他爲成人

的道理；女子的出嫁，母親命誡他爲婦的道理，送她到門口，告誡她說：『去到你的家裏，必須恭敬戒慎，不要違背丈夫！』以順從爲正當的，是妾婦之道呢！

居天下之廣居。立天下

之正位。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與民由之。不得志獨行其道。富

②「以天下爲一廣大的居所，立

貴不能淫。貧賤不能移。威武不能屈。此之謂大丈夫。

於天下中正的地位，行天下正大的道路；得志與民共同這樣，不得志獨自行的道。富貴不能亂他的心念；貧賤不能改他的操守；威武不能挫他的勇氣，這纔算是大丈夫！

本來非求富貴。則富貴何能淫！本來安貧樂道。則貧賤何能移！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

」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」則威武何能屈！

孟子曰。說大人則藐之。勿視其巍巍然。堂高數仞。榱題數尺。我得志弗爲也。食前方丈。侍妾數百人。我得志弗爲也。般樂飲酒。驅騁田獵。後車千乘。我得志弗爲也。在彼者。皆我所不

爲也。在我者。皆古之制也。吾何畏彼哉。

① 藐（音秒）是小，藐魏是勢位尊貴的樣子，仞（音刃）是八尺，椽（音催）是屋樑，般

（音盤）樂是大宴樂，驅騁（音逞）是跑馬跑車。孟子說：「去說（音稅）有勢力的大人物，就要小看他，不要看他那樣豪華高貴。房子高到幾丈，屋樑寬到幾尺，我即得志也不爲；吃飯前列一方丈的大棹菜，侍奉的姬妾幾百人，我即得志也不爲；日夜盤桓娛樂飲酒，跑馬跑車，獵禽逐獸；後面隨從的車有一千輛，我即得志也不爲。在他的皆我所不要作的；在我的皆是古聖先王之道，我爲何怕他呢！」

孟子曰。欲貴者。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貴於己者。弗思耳。人之所貴者。非良貴也。趙孟之所貴。趙孟能賤之。詩云。既醉以酒。既飽以德。言飽乎仁義也。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。令聞廣譽施於身。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。

② 趙孟是晉國有權勢的卿，膏是肥肉，粱是好米，令聞是好名聲，廣譽是大名聲，文繡是繡

花的衣服。孟子說：「願欲尊榮顯貴，是人同有的心；人人有可貴者。在於己身，只是不去思想呢！他人使我們貴，不是我們本來自有的貴；趙孟所使之貴的，趙孟也能使之賤！詩上說：『既以酒足而醉，既以德足而飽，』這是說：仁義飽足，所以不貪愛人的肥肉好米之味；好的名聲，大的名譽在身上，所以不羨慕他人文繡華美的衣服呢！」

不屈的精神，其由來如是！我們明乎此，然後知孟子的行事，並非矯揉造作！

孟子將朝王。王使人來曰：寡人如就見者也。有寒疾，不可以風朝。將視朝，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？對曰：不幸而有疾，不能造朝。

①孟子將要朝見齊王；王派人來說：「寡人（我）本要親來就見，但因為受寒有病，不能受風，明天早晨將要臨朝，不知可否使寡人在朝相見？」孟子說：「不幸有點病，不能去朝。」

明日出弔於

東郭氏。公孫丑曰：昔者辭以疾，今日弔，或者不可乎？曰：昔者疾，今日愈，如之何不弔。

②次日，孟子出去到東郭氏家弔喪。公孫丑說：「昨天託病辭而不朝，今天就出去弔喪，或者不可吧？」孟子說：「昨天有病，今天好了，為甚麼不去弔喪呢！」

王使人問疾。醫來。孟仲子對曰：昔者有王命，有采薪之憂，不能造朝。今病小愈，趨造於朝。我不識能至否乎？使數人要於路。曰：請必勿歸，而造於朝。

③孟仲子是孟子的從兄弟，采薪是拾柴，（有病則不能拾柴，這是自謙的話。）趨是急走，要（平聲）是截住。王使人來慰問孟子的病，並派了醫生來，

孟仲子對答說：「昨天有王命來召，因有不能拾柴之患，（病，）不能上朝；今天病稍好，已趕急上朝去了，我不知他已經到了沒有？」同時，派了幾個人，在路上候着孟子說：請千萬不要回家，趕緊上朝。」

不得已而之

景丑氏宿焉。景子曰：內則父子，外則君臣，人之大倫也。父子

主恩。君臣主敬。丑見王之敬子也。未見所以敬王也。曰。惡。是何言也。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。豈以仁義爲不美也。其心曰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。云爾。則不敬莫大乎是。我非堯舜之道。不敢以陳於王前。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。

孟子不便回家，又不願上朝，不得已，乃到其相識景升處住宿。景

子說：「在家則父母，出外則君臣，這是人的大倫！父子以恩愛爲主，君臣以恭敬爲主，丑見王之恭敬子；未見子所以恭敬王呢！」孟子說：「唉！這是甚麼話呢？齊國的人，沒有對王說仁義的，豈是以仁義爲不好呢？他們心裏說：『這種君怎麼配與他說仁義呢！』其不敬還

能再大嗎？我則除非堯舜之道，不敢陳說於王的面前，所以齊國的人，沒有比我再敬王的了！」

景子曰。否。非此之謂也。禮曰。父召無諾。

君命召。不俟駕。固將朝也。聞王命而遂不果。宜與夫禮。若不相似然。

無諾是不要答應着去而不即去，不俟駕是不等待駕好了車。景子說：「不是，不是這樣說呢；禮上說：『父親召呼，立即去，而不只答應去；君有命來召，不等待駕好了車，就去了，』今子本來將要朝王；聽得王命，反不果去，似乎與禮

不大相合！

曰。豈謂是與。曾子曰。晉楚之富。不可及也。彼以其富。我

以吾仁。彼以其爵。我以吾義。吾何慊乎哉。夫豈不義。而曾子

言之是或一道也。天下有達尊三：爵一，齒一，德一。朝廷莫如爵。鄉黨莫如齒。輔世長民莫如德。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。

①嫌（音欠）是少，達是共通，齒是年齡，慢是輕慢。孟子說：「我豈是說這些事呢！曾子說，『晉國楚國的富，是趕不上的！但他有他的富，我有我的仁；他有他的爵位，我有我的道義，我有甚麼少於他的呢！』」這話如是不當，曾子何能說呢？這是一個道理呢！天下共通尊貴的有三樣：爵位是一樣；年齒是一樣；德行是一樣，朝廷上最尊貴爵位；鄉里中最尊貴年齒；匡助世界，長養萬民，以德行為最貴；人君只有爵位一樣，何可輕慢賢者長者的齒德兩樣呢！」

故將大有爲之

君必有所不召之臣。欲有謀焉，則就之。其尊德樂道不如是，不足與有爲也。

②「所以將有大作爲的君，必然有他所崇敬而不敢召的臣，如有願商量的事，則親自到他那裏去；其尊德樂道的心，如不像這樣，則不能有大作爲呢！」

故湯之

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。故不勞而王，桓公之於管仲，學焉而後臣之。故不勞而霸。今天下地醜德齊，莫能相尚。無他，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。湯之於伊尹，桓公之於管仲，則不敢召。管仲且猶不可召，而况不爲管仲者乎。

③醜是相同，尚是高出。「所以湯對於伊尹，先以之爲師而

後以之爲臣，所以不費力，就王了天下；齊桓公對於管仲，也是先以之爲師，而後以之爲臣，所以不費力，就霸了諸侯！現在天下的諸侯，地相類，德相等，而沒有能高出於其上的，這並無他故，只因好用聽從他的爲臣；而不好用他所聽從的爲臣呢！湯對於伊尹，齊桓公對於管仲，皆不敢召他；管仲尙且不可以召，何況不肯爲管仲的人呢！」

孟子曰：古之賢王，好善而忘勢。古之賢士，何獨不然。樂其道而忘人之勢，故王公不致敬盡禮，則不得亟見之。見且猶不得亟，而況得而臣之乎。

①孟子說：「古時的賢王，好善而忘了自己的權勢；古時的賢士，何嘗不是這樣呢？自樂其道，而忘了人的權勢，所以王公大人，若是不盡上恭敬禮節

，則不能快快的見着他；見他尙不能速，何況得而用他爲臣呢！」

賢者出仕的條件，是在能行道以救民；最小的限度，亦須不失其人格。如人君不能用其言，且不能敬其身，而猶肯仕，則尙何賢之有！

陳子曰：古之君子，何如則仕？孟子曰：所就三，所去三。

②陳子名臻是孟子的學生。

陳子說：「古時的君子，怎麼樣就可以受祿作官呢？」  
孟子說：「可以就的有三樣；可以去的有三樣。」  
迎之致敬以有禮。言將行其言也，則

就之。禮貌未衰。言弗行也。則去之。①「接待他盡上恭敬而有禮，並說將要聽從他的話，這樣就作他的官；禮貌恭敬沒有減，而話不見聽從，這樣就走。」

其次。雖未行其言也。迎之致敬以有禮。則就之。禮貌衰。則去之。②「其次，雖沒有聽從他的話，但接待他盡上恭敬而有禮，這樣就作他的官；禮貌恭敬減退了，就走。」其下。朝不食。夕不食。饑餓不能出

門戶。君聞之曰。吾大者不能行其道。又不能從其言也。使饑

餓於我土地。吾恥之。周之亦可受也。免死而已矣。③「最下等的，早晨沒有飯吃，晚上沒有飯吃，

讓的出不去門。君主聽得之後說：『我大者不能行他的道；又不能聽從他的話，使他餓在我的國中，我不好意思。』周濟他也可以受的，只求免於餓死就是了！』

而一般世人則寧捨人格，以求富貴利達；諛諂面諛，不顧廉恥，以乞利祿。孟子有一段極妙的比喻。可作此等人的「當頭棒喝！」

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。其良人出。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其妻問所與飲食者。則盡富貴也。其妻告其妾曰。良人出。則

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問其與飲食者。盡富貴也。而未嘗有顯者來。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。

◎良人是丈夫，饜（音厭）是飽足，顯者是富貴的人，矐（音閉）是觀察。「齊國有個一妻一妾住家的，他們的丈夫出去，就必然吃足了酒肉纔回來。

他的妻問與他一同吃喝的，他說都是富貴的人。他的妻告他的妾說：「丈夫出去，必定吃足了酒肉纔回來。問所與他吃喝的人，則說都是富貴；然而從未有闖入到家裏來，我將要偷着看看丈夫所去的地方。」

蚤起。施從良

人之所之。徧國中無與立談者。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。乞其餘。不足。又顧而之他。此其爲饜足之道也。其妻歸告其妾曰。良人者。所仰望而終身也。今若此。與其妾訕其良人。而相泣於中庭。而良人未之知也。施施從外來。驕其妻妾。

◎蚤即早，施是行走之貌，卒是最後，東郭是

東城之外，墦（音煩）間是墳地，訕（音山）是怨謗。「他的妻早起來，輕輕的跟着他丈夫，看他往何處去。全城的人，沒有同他站住說話的；最後走到城東墳地祭者之旁，乞求人家所贖下的酒菜，吃了不夠，又找其他的祭者，此即他所以求飽足的方法！他的妻回來告他的妾說：「大丈夫者，是一生所依靠仰望的，而現在竟然像這樣！」與他的妾，一同怨罵其丈夫，彼此在院中哭泣；而她們的丈夫並不知道，得意揚揚的自外回來，尙對其妻妾驕傲。」

由君子觀之。則人

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。其妻妾不羞也。而不相泣者。幾希矣。

四書新編

●「由君子看來，人之貪求富貴利達的，他的妻妾不應以爲羞恥而不相哭的，狠少了！」

## 第二章 無望之時事

孟子挾太平之道，而生據亂之世。當時正義久絕於人心，公理無存於天下，邪說暴行，充塞世間，惟一孟子，獨抗羣流，道之不行，蓋有故矣。

孟子曰。無或乎王之不智也。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。一曰暴之。十日寒之。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見亦罕矣。吾退而寒之者至矣。吾如有萌焉。何哉。

或（同惑）是怪，暴（音僕）是晒，罕是少，萌是萌芽。孟子說：「無怪乎王（齊王）之昏而不明呢！就是天下最易生長的植物，如果一天晒他，而十天凍他，沒

有能生長的呢！我見王的時候很少，我退後則那些小人就來了，我雖能使他有爲善的萌芽，有何用呢！」

今夫奕之爲數。小數也。不專心致志。則不得也。奕秋。通國之善奕者也。使奕秋誨二人奕。其一人專心致志。惟奕秋之爲聽。一人雖聽之。一心以爲有鴻鵠將

至。思援弓繳而射之。雖與之俱學。弗若之矣。爲是其智弗若與。曰：非然也。

①弈（音役）是下棋，數是技術，弈秋是古時善於下棋的人，名秋，人稱之曰弈秋，誨是教授，鴻鵠（音谷）是雁類的鳥，繳（音皎）是帶繩子的箭。一今如下棋的技術，只是個小術；然如不專一心思，集中意念，則不能學好！弈秋是全國中下棋最好的。如使弈秋教兩個人下棋：其中一個，專心致志，只聽弈秋的指教；另一人雖一面聽着弈秋，一面心想將有大雁飛來，要拿弓箭去射他。這樣雖與前者同學下棋，必不如他學的好，因為聰明不如他嗎？不是呢！

並非孟子之道，不足以治國家；亦非齊王之才，不足以行其道。其所以無望者，只因他不能專聽孟子！

孟子謂戴不勝曰：子欲子之王之善與？我明告子。有楚大夫於此，欲其子之齊語也，則使齊人傅諸；使楚人傅諸，曰：使齊人傅之，曰：一齊人傅之。衆楚人咻之，雖日撻而求其齊也，不可得矣。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，雖日撻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。

②戴不勝是宋國的臣，傅（音父）是教，咻（音休）是喧嘩，撻即打，莊嶽是齊國中熱鬧的區域。孟子對戴不勝說：「你欲你的君善嗎？我明白給你講：今如有一個楚國的大夫，願他的兒子學齊國話，則使齊人教他呢？使楚人教他呢？」戴不勝說：

「使齊人教他。」孟子說：「一個齊人教他；許多的楚人喧嘩擾亂他，就是天天打他，以求其說齊國話，也辦不到；帶他來齊國，安置他在莊獄人多之處，住上數年，雖再天天打他，求他說楚國話，也不可復得了呢！」

子謂薛居

州。善士也。使之居於王所。在於王所者。長幼卑尊。皆薛居州也。王誰與爲不善。在於王所者。長幼卑尊。皆非薛居州也。王誰與爲善。一薛居州。獨如宋王何。

①「你說薛居州，是一個善人，欲使他常在王的左右。若是在王左右的一切的人，皆像薛居州，則王與誰作不善的事？」

若左右一切的人，皆不像薛居州，則王與誰作善事？一個薛居州，對宋王能有何辦法呢！」

請看當時其餘的人，是何如人！

孟子曰。今之事君者。曰。我能爲君辟土地。充府庫。今之所謂良臣。古之所謂民賊也。君不鄉道。不志於仁。而求富之。是富桀也。我能爲君約與國。戰必克。今之所謂良臣。古之所謂民賊也。君不鄉道。不志於仁。而求爲之強戰。是輔桀也。

②鄉卽向，約是聯合，與國是同

盟的國，克是勝。孟子說：「現今事君的人皆是說：我能爲君開闢土地，擴張勢力；聚斂財貨，充實府庫，現在所謂好臣的，是古時所謂害民的賊呢！其君不向正道而行，不以仁愛存心；而爲之聚斂致富，是所以爲夏桀求富呢！或者說：我能爲君聯合與國，戰必勝利，現在所謂好臣，是古時所謂害民的賊呢！君不向正道而行，不以仁愛存心，而爲他強去爭戰，是輔助夏桀呢！」

由今之道。無變今之俗。雖與之天

下。不能一朝居也。

「從現今這壞道，不改變現今的惡俗，卽是給他天下，也不能平平安安的過一天呢！」

孟子志在救民，不能反而助桀爲虐，所以無論如何，決不肯「同乎流俗，合乎汙世」而當時的人君，則又偏「好臣其所教，而不好臣其所受教」時事之無望者如此！

孟子見齊宣王曰。爲巨室。則必使工師求大木。工師得大木。則王喜。以爲能勝其任也。匠人斲而小之。則王怒。以爲不勝其任矣。夫人幼而學之。壯而欲行之。王曰。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。則何如。

巨是大，工師是工匠之長，斲（音濁）是斫削，姑是暫且。孟子見齊宣王說：「修築一個大房屋，則須先使工頭去找大木材；工頭得着大木材，則王就歡喜，以爲能合其用；工人砍削小了，則王就發怒，以爲不合用了。」

至於建設國家，亦須先求賢才；既得賢才，則須充分信任。這人自幼卽學治平之道，學成就願遵而行之，而王說：且捨了你所學的道理，而從着我的意念，則怎麼樣呢？」

今有璞玉於此。雖萬

鑑。必使玉人雕琢之。至於治國家，則曰：姑舍女所學而從我。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。

之重多，亦須使治玉的人去彫磨；至於治國家，則說且捨了你所學的而從我，這何異於自己不能治玉，反教給玉人治玉呢！

●璞（音僕）是未經人工治過的玉石，鑑（音盪）是二十兩，彫（音凋）琢（音濁）是刻磨。「今如有天然的玉石在此，雖萬鑑

時事如此，孟子然後失望！然終以救民救世之心，不能自己，所以於失望之中，望猶未絕。孟子無愛於個人之富貴，亦無愛於君主之個人，其所戀戀不捨者，只是天下之民耳！所以說：「王如用予，則豈徒齊民安，天下之民舉安；王庶幾改之，予日望之！」

孟子去齊。尹士語人曰：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，則是不明也。識其不可，然且至，則是干澤也。千里而見王，不遇故去，三宿而後出晝，是何濡滯也。士則茲不悅。

●尹士是齊國的人，干是求，澤是利祿，晝是齊都附近的小城，濡（音儒）滯（音秩）是遲

緩。孟子離去齊國，尹士對人說：「孟子如不知王之不能爲湯武，則是無知人之明；知其不能，然而尙且來此，則是干求利祿呢！不遠千里而來見王，不得志而去；又在晝地住了三宿，然後纔走，爲何這樣遲延纒繞呢？我真是甚不佩服！」

高子

以告曰。夫尹士惡知予哉。千里而見王。是予所欲也。不遇故去。豈予所欲哉。予不得已也。

高子是孟子的學生。高子將這話告孟子。孟子說：「這尹士何能知到我呢！千里來見王，是我所願的；不得志而去，何嘗是我所願欲的呢！」

我是不不得已呢！」

予三宿而出晝。於予心猶以爲速。王庶幾改之。王如改

諸。則必反予。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。予然後浩然有歸志。予雖然。豈舍王哉。王由足用爲善。王如用予。則豈徒齊民安。天

下之民舉安。王庶幾改之。予日望之。

庶幾是或者，浩然是決然，舉是皆。「我住了三宿而出了晝地，在我心中，尙以爲太快，尙望王或者能

改過；王如能改，則必定叫我回去。至於出了晝地，而王不追我；我然後纔決意歸去。我雖是這樣，豈是從此捨了王呢！王猶可以爲善。王如果用我，則豈但齊國的民安；天上的人民皆可得安。王或者能改，我天天盼望着呢！」

予豈若

是小丈夫然哉。諫於其君而不受。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。去則窮日之力。而後宿哉。

悻悻（音性）是怒容，窮是竭盡。「我何能像氣量狹小的人那樣，勸諫他的君，而君不聽，就發了怒，忿忿然現露於臉面，要離去則負氣快走，盡一天之力，

然後止宿

尹士聞之曰。士誠小人也。

尹士聽得孟子的話，感動而自責說：「我真是小人呢！」

一時不得志，無傷於聖人之爲聖人；一時不能行，無害於正道之爲正道！一般小人，輒因一時的時事，雖卽懷疑正道，非議聖人；「多見其不知量也！」

### 第三章 未償之志願

以太平之道，行於據亂之世，其艱鉅雖如挽日回天；然而亦須知世道愈亂，人心望治愈殷，飢者易食，渴者易飲。倘使孟子有百里之地，則不患無湯文之功；卽不然者，而能得有爲之君，以輔佐之，亦未嘗不可反手而王天下！不幸孟子生爲布衣之士，無尺寸之土；而當時的君，又皆不足與有爲，所以孟子的宏願，終未得償，這也是天下的不幸而已！

公孫丑問曰：夫子當路於齊。管仲晏子之功，可復許乎。

公孫丑問說：「若是

夫子執政於齊國，則管仲晏子的功業，可以期望其再現嗎？」

孟子曰：子誠齊人也。知管仲晏子而已。

孟子說：「你真是個

齊國人，只知道本國的管仲晏子就完了！」

或問乎曾西曰：吾子與子路孰賢？曾西蹙然曰：吾

先子之所畏也。曰：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？曾西艱然不悅曰：爾何曾比予於管仲？管仲得君，如彼其專也；行乎國政，如彼

其久也。功烈如彼其卑也。爾何曾比予於是。曰：管仲、曾西之

所不爲也。而子爲我願之乎。

曾西是曾子之孫，（或謂曾子之子。）黶（音促）然是不安的樣子，鮑（音拂）然是不悅的樣子。「有人問曾西說：『你與子路誰好呢？』

曾西現出不安的樣子說：『他是我的先人（指曾子）之所敬畏的呢！我何敢比。』那人說：『然則你與管仲誰較好呢？』曾西狠不歡喜的樣子說：『你怎麼拿我比管仲！管仲得君的信心，像那樣的專；行國政那樣的久，而功勳光烈，那樣的卑小，你怎麼拿我比他呢！』管仲

是曾西所不願爲的，而

你以爲我願爲之嗎？」曰：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顯，管子、晏子猶不

足爲與。曰：以齊王由反手也。

顯是榮耀，由同猶。公孫丑說：『管仲使其君爲諸侯之長；晏子使其君榮顯揚名，管仲、晏子，尙不足爲嗎？』孟子說：『我以齊國王天

下，易如反掌呢！』

曰：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後崩。

猶未洽於天下。武王周公繼之，然後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則

文王不足法與。

滋甚是更甚，崩是死，洽（音下）是合，法是效法。公孫丑說：『這樣則我的疑惑更甚了！且說：以文王的德，差不多百歲纔死，然尙未完全得了天下；武王周公接續着，然後道纔大行。今言王天下

像這樣容易，則文王不足效法嗎？」

曰：文王何可當也。由湯至於武丁，賢聖之君六七作。

天下歸殷久矣。久則難變也。武丁朝諸侯，有天下，猶運之掌

也。紂之去武丁未久也。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。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。相與輔相之。故久而後失之也。尺地莫非其有也。一民莫非其臣也。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。是以難也。

武丁是商(殷)朝的賢君，微仲箕(音基)子皆是殷的宗室，膠鬲(音隔)是紂的臣。孟子說：「文王如何可以當得起呢！自湯到武丁，賢聖的君出了六七個

，天下歸服殷朝很久了！久了就難以改變。武丁使諸侯來朝，天下來歸，其易猶如在掌握之中。紂離武丁，年代未久，其舊家相傳的好習俗，前賢流行的好風化，先王設施的好政事，尚有存在的；並且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，皆是有才有德的人，一同匡助着他，所以日久纔失了天下！原來沒有一尺的土地，不是他所有的；沒有一個民，不是屬於他的，而文王又是自方百里的小國興起，所以難呢！」

齊人有言曰。雖有智慧。不如

乘勢。雖有鎡基。不如待時。今時則易然也。夏后殷周之盛。地未有過千里者也。而齊有其地矣。雞鳴狗吠相聞。而達乎四境。而齊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。民不改聚矣。行仁政而王。莫之能禦也。

鎡(音茲)基是農具，吠(音肺)是狗叫。「齊人有句話說：『雖然有智慧，不如趁時勢；就是有農具，也須待農時。』現今這時勢容易王天下呢！夏殷周三代的盛時，地也不過千里，而今齊國已有千里之地了；(居民稠密)」

雞鳴狗叫的聲音，彼此皆聽得到，從國都至於四境，皆是這樣子，是今齊國已有衆多的人民了。地也不必更大，人也不必更多，只要行仁政，就可以王天下，沒有可以阻擋的住的！」

且王者之不作未

有疏於此時者也。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飢

者易爲食，渴者易爲飲。

●疏是稀少，（相距久遠。）憔悴（音橋）是困苦憂患。「且說：聖王之不興起，沒有比現今再稀遠的了；人民之困苦於虐政，沒有比現今再甚的了！餓的

人容易使他吃飯，渴的人容易使他喝水！」

孔子曰：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。當今之時，萬

乘之國行仁政，民之悅之，猶解倒懸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

倍之。惟此時爲然。

●置郵是以車馬遞傳，（古時的郵政。）倒懸是倒吊。「孔子說過，『德的流行，比快馬傳達命令還要快！』在現今這時候，如有萬乘的大國，施行仁政，則人民之喜歡，如同給他們解救

了倒吊着的苦呢！所以作事如及古人的一半；功效必過古人一倍，惟獨此時是這樣！」

應天運，乘時勢，行仁政，王天下，解人民的倒懸，救人民的飢渴，這即是孟子的志願！

——這種偉大的志願，並不是妄昧的欲念，或一時的衝動，乃是發於至誠的心思，本於至明的見解，是看透了世事的正道，徹悟了人生的真理，擴充本性，至於至善，長養仁心，至於至大，是深造之以道，然後自得之，所以「居安資深，而左右逢源。」所以「富貴不

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！我們知此，然後能明白下面所說的「不動心」與「知言養氣」究竟是甚麼事！
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不異矣。如此則動心否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否。我四十不動心。」

①不動心是氣志安定，坦然泰然，不因外界的刺激，而

過於興奮。公孫丑問孟子說：「夫子得着齊國卿相的權位，以行其道，雖從此霸諸侯，王天下，也不足怪了！如果這樣，夫子動心不動心呢？」孟子說：「不，我自四十歲時，就不動心了！」

曰：「若是則夫子過

孟賁遠矣。曰：「是不難。告子先我不動心。」

②孟賁（音奔）是古時的勇士。公孫丑說：「這

並不難，告子不動心，比我還早呢！」

曰：「不動心有道乎？」曰：「有。北宮黝之養勇也。不膚撓。」

不目逃。思以一毫挫於人，若撻之於市朝，不受於褐寬博，亦不受於萬乘之君。視刺萬乘之君，若刺褐夫。無嚴諸侯，惡聲至，必反之。」

③北宮黝（音友）是人名，膚是肌肉，撻是屈，挫（音錯）是折，褐寬博是穿粗布大褂的平民，嚴是畏怕。公孫丑說：「不動心有方法嗎？」孟子說：「有。北宮黝養勇的法，是：肌膚被刺也不屈縮；眼被刺也不轉睛；他想一棍

毛被人挫折，如同在市朝人衆之處打了他；不受辱於穿粗布大褂的平民，也不受辱於萬乘大國的君；看殺一個萬乘的君，如同殺一個穿粗布的平民，無所畏於諸侯；若有侮辱的惡聲來到，必然還他。」孟施舍之所養

勇也。曰：視不勝猶勝也。量敵而後進。慮勝而後會。是畏三軍者也。舍豈能爲必勝哉。能無懼而已矣。

孟施舍是人名，量是揣度，會是交戰。「孟施舍養勇之法，他曾說過：『看不勝如同勝，

若要量敵少然後進兵，想能勝然後交戰，這成了怕敵人的衆兵了，我（舍）豈能一定打勝呢！能以不畏懼就是了！」孟施舍似曾子。北宮黜似子夏。夫

二子之勇。未知其孰賢。然而孟施舍守約也。

約是要。「孟施舍類似曾子，北宮黜類似子夏，這兩個人的勇，不

知那個較好？然而孟施舍所持守，較爲切要呢！」

昔者曾子謂子襄曰：子好勇乎？吾嘗聞大勇於

夫子矣。自反而不縮。雖褐寬博。吾不慄焉。自反而縮。雖千萬

人。吾往矣。孟施舍之守氣。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。

子襄是曾子的學生，夫子是指孔子，縮是直

備（音壁）是恐懼。「從前曾子對子襄說：『你好勇嗎？我曾聽得大勇之道於夫子：反躬自問，而理不直，雖一個穿毛布大褂的平常人，我豈不畏懼呢？反躬自問而理直，雖有千萬人，我也去敵抗去！』孟施舍的守氣，又不如曾子守義理之爲切要呢！」（北宮黜之勇在身

；孟施舍之勇在氣；曾子之勇在心。一個是由外表強自練習的不動心；一個是恃意氣之助而不動心；一個是因內心的誠明而自然不動心；其間有深淺之不同，本末之不同，知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的不同，敵一人，敵三軍，與無敵天下的不同。）」

曰：敢

問夫子之不動心。與告子之不動心。可得聞與。告子曰。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不得於心。勿求於氣。不得於心。勿求於氣。可。不得於言。勿求於心。不可。夫志。氣之帥也。氣。體之充也。夫志至焉。氣次焉。故曰。持其志。勿暴其氣。

公孫丑說：「敢問夫子的不動心；與告子的不動心，可以說給我聽聽嗎？」孟子說：「告子說：『有不明白的理論，不要求解於心；不明白於心中的，不要求助於氣。』」「不明白於心中的，不要求助於氣，是可以的；不明白的理論，不求解於心，則不可！志是氣的主帥；氣是充滿形體的強力。志是最重要的，氣是次要的。（理直氣自然就壯；若心中不明真理，沒有主義，則氣難以充實，且沒有定向。）所以說：持守其志；不要傷害其氣！」

既曰。志至焉。氣次焉。又曰。持其志。勿暴其氣。何也。曰。志壹則動氣。氣壹則動志也。今夫蹶者。趨者。是氣也。而反動其心。

壹是專一，蹶（音決）是跌倒，趨是快跑。公孫丑問：「既然說：志最要，氣次要；又說：持守其志，勿傷其氣，是為甚麼呢？」孟子說：「志專一了，就能引動氣；氣專一了，就能牽動志呢！今如跌倒的與快跑的，道全是氣的事了；而反能震動他的心！（使之一時忘去他念。）」

敢問夫子惡乎長。曰。我知言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曰。我知言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曰。我善於養我的浩然盛大正直的氣！

公孫丑說：「敢問夫子有甚麼過人的長處呢？」孟子說：「我知道言詞的是非邪正；我善於養我的浩然盛大正直的氣！」

難言也。其爲氣也。至大至剛。以直養而無害。則塞於天地之間。其爲氣也。配義與道。無是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。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於心。則餒矣。我故曰。告子未嘗知義。以其外之也。

餒(音內上聲)是飢餓或衰敗，慊(音習)是外面的掩蓋，慊(音切)是滿足。公孫丑說：「敢問甚麼是浩然之氣？」孟子說：「難以說呢！(不易形容。)這個氣呀！極偉大而不可限量，極剛強而不可屈撓；若是以直養而不傷害他，就可以充滿於天地之間！這個氣，要配合以正義與道德；沒有這個，就衰敗了！這氣，是積集道義而生長的，不是外面裝飾義所能取得的；行爲有不安心於心的，就衰敗了！我所以說：告子並不知道義，因他以爲義，是在外的呢！」

必有事

焉。而勿正。心無忘。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然。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。而揠之者。芒芒然歸。謂其人曰。今日病矣。予助苗長矣。其子趨而往視之。苗則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。以爲無益而舍之者。不耘苗者也。助之長者。揠苗者也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。

正是止。(或謂正是預期其效。)憫是愁，揠(音壓去聲)是提拔，芒芒(音忙)是昏迷無知的樣子，槁(音稿)是乾枯。「必以集義爲事，而不要廢止，心中不要忘了；也不要求愈而助之長；不要像宋國某人那樣；宋國

有個人，愁着他的苗子不長，而拔着往上提的；茫茫然回到家中來，告他的家人說：『我今天疲勞的病了！我幫助着苗子往上長了！』他兒子跑去一看，苗子已經枯死了！天下不助苗長的人少極了！以集義養氣爲無益，而舍棄了的，是不耘他的苗子；助他往上長的，是拔苗子的呢！不但沒有益處，而且害了他！

何謂知言。曰。詖辭。知其所蔽。淫辭。知其所陷。邪辭。知其所離。遁辭。知其所窮。生於其心。害於其政。發於其政。害於其事。聖人復起。必從吾言矣。

詖（音閉）是偏，遁是逃避。公孫丑又問：「甚麼是知言？」孟子說：「偏詖的話，知其心之所遮蔽；放蕩的話，知其心之所陷溺；邪僻的話，知其心之所離於正道；逃躲的話，知其心之所窮於真理，這四種病，生於他的心思，害於他的行政；發於他的行政，害於他的事功，聖人若再出現，也必然依從我這話了！」

宰我。子貢。善爲

說辭。冉牛。閔子。顏淵。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。曰。我於辭命。則不能也。然則夫子既聖矣乎。

宰我，子貢，冉牛，閔子，顏淵，皆是孔子的學生，說辭與辭命，皆是言語。公孫丑說：「宰我，子貢長於言語；冉牛，閔子，顏淵，長於德行，孔子兼有二長，然還說：『我於言辭，則不能呢！』」（今夫子兼有養氣知言之長。）然則夫子已是聖人了嗎？」

曰。惡。是何言也。昔者。子貢問於孔

子曰。夫子聖矣乎。孔子曰。聖則吾不能。我學不厭。而教不倦也。子貢曰。學不厭。智也。教不倦。仁也。仁且智。夫子既聖矣。夫

聖。孔子不居。是何言也。

（惡（音烏）是驚歎之聲，厭是煩，倦是懈怠。孟子說：「惡！這是甚麼話！從前子貢問孔子說：『夫子是聖人吧！』孔子說：『聖則我不能；我只能求學不厭煩，

教誨人不倦怠就是了！』子貢說：『求學不厭煩，這即是明智；教人不倦怠，這即是仁愛，仁愛而且明智，夫子既是聖人了！』這聖字，孔子尚且不敢自居，你說的這是甚麼話呢！」

昔者竊聞之子夏。

子游。子張。皆有聖人之一體。冉牛。閔子。顏淵。則具體而微。敢

問所安。曰。姑舍是。

（子夏子游子張皆是孔子的學生，微是小，姑是暫且。公孫丑說：「從前竊聽得說：子夏，子游，子張皆有聖人的一部分；冉牛，閔子，顏淵，則有聖人的全體，然而微小。請問夫子以

誰自居而安呢？」孟子（願學孔子，而不願以上述諸子中任何人自居。）說：「姑且捨了這個問題。」

曰。伯夷伊尹何如。曰。不同道。非其君

不事。非其民不使。治則進。亂則退。伯夷也。何事非君。何使非

民。治亦進。亂亦進。伊尹也。可以仕則仕。可以止則止。可以久

則久。可以速則速。孔子也。皆古聖人也。吾未能有行焉。乃所

願。則學孔子也。

（公孫丑說：「伯夷伊尹怎樣呢？」孟子說：「這些人不同道：非賢君不事，非良民不使，天下治，就出仕；天下亂，就隱退，這是伯夷呢！何君不可事，何民不可使，天下治，亦出仕；天下亂，亦出

仕，這是伊尹呢！可以出仕，就出仕；可以止住，就止住；可以久留，就久留；可以速去，就速去，這是孔子呢！此三人皆是古時的聖人，我皆未能行其道；至於我的志願，則是學孔子呢！」

伯夷伊尹於孔子。

若是班乎。曰：否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。

班是同等。公孫丑說：「伯夷伊尹於孔子，這樣同等嗎？」孟子說：「不是，自

從有人類以來，沒有能及孔子的！」

曰：然則有同與。曰：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

朝諸侯。有天下，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爲也。是

則同。

辜（音孤）是罪。公孫丑說：「他們有相同之處嗎？」孟子說：「有，如得百里的土地，而爲之君，皆可使諸侯來朝天下來歸；作一件不合義的事，殺一個沒有罪的人，而能得天下，他們皆不肯作。於此則相同！」

曰：敢

問其所以異。曰：宰我子貢有若。智足以知聖人，汗不至阿其所好。宰我曰：以予觀於夫子，賢於堯舜遠矣。

汗是卑下，阿是偏私，好（去聲）是愛悅。公孫丑說：「請問他們之所以不同？」孟子說：「宰我子貢有若，其聰明足以知聖人，設若卑下，亦不至偏私其所愛好的人。（所以他們的評論，是可信的。）宰我說：『以我看夫子（孔子），比堯舜更好的多了！』」

子貢曰：見其禮

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。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。

「子貢說：『看見他所制的禮，就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；聽見他所作的樂，就知其德之可以覆天下！從今百世之後，上推百世之王，皆不能遠離孔子之道；自從有人類以來，沒有能及孔子的呢！』」

有若曰：豈惟民哉。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

於飛鳥。泰山之於丘垤。河海之於行潦。類也。聖人之於民。亦類也。出於其類。拔乎其萃。自生民以來。未有盛於孔子也。

麟是

象微盡善盡美的獸，鳳凰是象微盡善盡美的鳥，丘是土崗，垤（音蝶）是蟻窩旁的小土堆，行潦（音老）是道路上的細水溝，拔是特起，萃是聚。有若說：「豈但人類是這樣呢！麒麟之於走獸；鳳凰之於飛鳥，泰山之於土堆，河海之於路上的水溝，皆是同類；聖人之於衆民，也是同類。高出於他的同類，超拔於羣衆，自從有人類以來，沒有再比孔子偉大的了！」

孟子的志願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「學孔子。」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而集羣聖先王之大成。孔子既沒，其繼起以承其道統者，乃孟子之所欲自任也！

孟子曰：王者之迹熄，而詩亡。詩亡，然後春秋作。晉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魯之春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

迹（同跡）是蹤跡，即功業政教之迹，乘是晉國史記的名，檮（音逃）杌（音誤）是楚國史記的名，丘是孔子的名，竊取是謙詞。孟子說：「王者之迹熄滅了，而平世所歌詠的詩亡了；

詩亡了，然後撥亂反正的春秋作出來；晉國的乘；楚國的檮杌；魯國的春秋，本是一樣的史記的書，其中的事，不過是齊桓晉文之類；其中的文詞，不過是編年的史。孔子說：其中的意義，是我所取以為萬世的法則的！」

孟子曰：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；小人之澤，五世而斬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。予私淑諸人也。

孟子距孔子約百年，其時聖人的遺澤尙存，猶有能口傳其道者。我未得親身受教於孔子，我是間接得其傳於他人，而自修其道的呢！

澤是遺留的風化，斬是斷。私淑是私竊其善。（間接得善道而自修。）孟子說：「君子的遺風，五代以後纔斷絕；小人的遺風，五代以後纔斷絕。」

孟子去齊。充虞路問曰：夫子若有不豫色然。前日虞聞諸

夫子曰：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。

充虞（音子）是孟子的學生，豫（音玉）是歡喜，尤是罪過。孟子離去齊國，充虞在路上問說：「夫子似乎有不歡喜的顏色！日前我聽

得夫子說過：君子不怨天，也不歸罪於人。（這本是孔子的話）

曰：彼一時也。此一時也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。其

間必有名世者。由周而來，七百有餘歲矣。以其數則過矣。以其時考之，則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。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也。吾何爲不豫哉。

孟子說：「那是一個時候，這又是一個時候。由歷史上看來，每五百年，必有王者興起，其間必有道德

功業，揚名一世的。自周朝開國以來，七百多年了；以年數算來，則已經過了；以時勢察看，則可以了。這天或是尙不欲使天下平治；若要使天下平治，在現在的世界，除了我還有誰呢！我是爲甚麼不歡喜呢？」（君子雖不怨天尤人，然而悲天憫人。）

孟子曰：由堯舜至於湯，五百有餘歲。若禹、皋陶，則見而知

之。若湯，則聞而知之。孟子說：「從堯舜到湯，其間五百多年。若禹、皋陶，則親見聖人（堯舜），而知其道；若湯，則聞而知其道。」由湯至於文

王，五百有餘歲。若伊尹、萊朱，則見而知之。若文王，則聞而知

之。萊朱是湯的賢臣。（或謂卽仲虺與伊尹並爲湯相。）「從湯到文王，其間五百多年。若伊尹、萊朱，則親見聖人（湯），而知其道；若文王，則聞而知其道。」由文王至於孔子，五

百有餘歲。若太公望、散宜生，則見而知之。若孔子，則聞而知

之。太公望散宜生皆是輔佐文王以治天下的人。「從文王到孔子其間五百多年。若太公望散宜生，則親見聖人（文王），而知其道；若孔子，則聞而知其道。」由孔子而來，至於今

百有餘歲。去聖人之世，若此其未遠也。近聖人之居，若此其

甚也。然而無有乎爾，則亦無有乎爾。「自孔子以來，至於今日，有一百多年，離聖人的時代，這樣的不遠；距聖人的居處，這樣的近！」（孟

子鄰人，孔子魯人，鄒魯相距極近，「擊柝」之聲相聞。然而沒有知聖人之道的？則亦沒有知聖人之道的了！」

大概聖人的道德愈大，其所自任者愈重；其志願愈大，其成就愈難，其得償之期亦

愈遠！自古以來，羣聖相繼，其所欲達之最終「目的」，是使人類進化，至於至善；使世界進化，至於大同，不到此地步，決不終止。所謂「不度盡衆生，誓不成佛！」伊尹欲使匹夫匹婦，皆被堯舜之澤；禹稷欲使天下之人，皆免於飢溺；孔子則將大同之道，合盤托出。然而直至今日，天下飢溺者仍多；而堯舜之澤未被，去大同之世，尙極遙遠！所以聖人的志願，終未償還；聖人的功業，永待繼續，而易以「未濟」終！

## 第四章 所教於後人

孟子與孔子，志同道同，而命運竟亦相同！周流列國，皆不得見用於諸侯；既不能進而行道於當時，所以退而傳道於後世；而此種繼往聖開來學的工作，足使文化不墜廢，道統不斷絕；使萬世的人，皆受其賜。較行道於一時，功業猶偉，恩德猶大！且說君子修身行法以俟命，無論時事如何，只是盡其性分內的事而已！

孟子曰：君子有三樂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。一樂也。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。二樂也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。三樂也。君子有三樂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

①作（音坐）是羞愧，英才是在英傑

出衆的人才。孟子說：「君子有三樣快樂，而王天下，還不在其內！父母皆生存，兄弟沒有甚麼憂患變故，是一樂；仰起頭來不愧於天，低下頭不愧於人，又是一樂；得天下英俊的人才，而教育他，這是三樂。君子有這三樣快樂，而王天下不在其內！」（略同論語學而章。）

孟子曰：廣土衆民。君子欲之。所樂不存焉。中天下而立。定

四海之民。君子樂之。所性不存焉。君子所性。雖大行不加焉。雖窮居不損焉。分定故也。

其天性不在此！君子的天性，雖其道大行，也無所增加；雖不得志而窮居，也無所減損，爲人的本分是不變的呢！

君子所性。仁義禮智根於心。其生

色也。睟然見於面。盎於背。施於四體。四體不言而喻。

①根是本源，睟（音翠）是光輝

和潤的樣子，盎（音昂去聲）是充實美滿的樣子，喻是表明。「君子的天性，是仁義禮智發源於心中，而流露於顏色；光輝和潤，現於面上；充實美滿，顯於脊背；施及於四體。四體的舉止動作，自然合於正道，不待言說，一望而知！」

真理至道，「不變不易，不生不滅；」雖一時不昌明，不大行，雖世人不見之，不知之，固仍是巍然屹立于宇宙之間！君子所性，「不增不減，不垢不淨，」君子即是完全的人格；既然完全，又何加焉！如有所損，尙何完全！所以君子「窮不失義，達不離道。」無論外間如何，只是如此作去！世運如好，他也無法再好；世運如壞，他也不能稍壞；因爲凡在己者，皆已得之；而凡在外者，本不必求；「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！」

孟子曰：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則居之安。

居之安。則資之深。資之深。則取之左右逢其源。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

造是進，資是藉，逢是遇。孟子說：「君子深進於真理至道，欲其自得天性之本來；自得之，則居之安然；（處之自然。）居之安然，則其憑藉深；憑藉深，則左右處處，莫不逢其本源，（無入而不自得。）所以君子

願欲自己得着呢！」

孟子曰。求則得之。舍則失之。是求有益於得也。求在我者也。求之有道。得之有命。是求無益於得也。求在外者也。

孟子說：「求就可以

得到，捨了就失去了，這是求有益於得的，因為所求的本來在於我；（如仁義禮智。）求之有其正道，得之在乎天命，是求無益於得的，因為所求的在我的權力以外。（如富貴利達。）」

所以君子不求福而求善。

孟子曰。子路。人告之以有過則喜。禹聞善言則拜。大舜有大焉。善與人同。舍己從人。樂取於人以為善。自耕稼陶漁。以至為帝。無非取於人者。取諸人以為善。是與人為善者也。故君

子莫大乎與人爲善。

耕稼是耕地種穀，陶是作瓦器，漁是捕魚。（史記載：舜曾耕於歷山，漁於雷澤，陶於河濱。）孟子說：「子路勇於遷善，人如告他有過，他就歡喜，（喜其既知則能改。）

禹聽見好話，就行敬禮拜謝；大舜更有大過人處：不分自己或他人之善，（惟至善是從。）肯捨了自己的成見，以從他人；喜歡取人的長處以爲善。自從他耕地，燒窯，捕魚，以至於作皇帝，沒有不是取諸他人的；採取他人的長處以爲善，是與人共同爲善，（不分人我，惟從至善。）所以君子最偉大的，即是與人爲善！」

孟子曰。舜之居深山之中。與木石居。與鹿豕遊。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。幾希。及其聞一善言。見一善行。若決江河。沛然莫之能禦也。

孟子說：「舜住在深山內，（耕於歷山之時。）居於樹木岩石之間，行於鹿豕出入之地，其於深山野人之不同處甚少；及至他聽見一句好話，看見一件好事，則從之爲之，若決開江河，沛然下流，沒有能阻止他的呢！」

爲之在我，「其誰能禦之！」

孟子曰。君子所以異於人者。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。以禮存心。仁者愛人。有禮者敬人。愛人者人恆愛之。敬人者人

恆敬之。

⑥孟子說：「君子所以與人不同，是因他的存心；君子以仁存心；以禮存心。（存其惻隱恭敬之心。）存心仁的就愛人；有禮的就敬人。愛人的人必也愛他；敬人的人必也敬他。（這是怨道之自然。）」

有人

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。我必不仁也。必無禮也。此物奚宜至哉。

⑦橫是強暴，逆是不順理，物是事。「假若這裏有個人，待我橫暴而不順理，則君子必然自己反省說：我必是不仁吧？我必是無禮吧？否則，這種事怎麼到我身上呢！」

其

自反而仁矣。自反而有禮矣。其橫逆由是也。君子必自反也。我必不忠。

⑧「反省自己也仁了，反省自己也有禮了；而他的橫暴不順理，仍是如此。君子必然反問自己說：我必是愛人敬人，還沒有盡上自己的誠心！（這即所謂忠恕。）」

自反而忠矣。

其橫逆由是也。君子曰：此亦妄人也已矣。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。於禽獸又何難焉。

⑨「反省自己也盡上誠心了，而他的橫暴不順理，仍是如此。君子說：這不過是一個無知妄作的人就是了！像這樣，與無知的禽獸，有甚麼分別？對於禽獸，又何

必計較呢！」

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。無一朝之患也。乃若所憂則有

之。舜人也。我亦人也。舜爲法於天下。可傳於後世。我猶未免爲鄉人也。是則可憂也。憂之如何。如舜而已矣。若夫君子所

患則亡矣。非仁無爲也。非禮無行也。如有一朝之患，則君子不患矣。

①「所以君子有一生的憂念；（心願。）沒有一時的患難！至於他之所憂念是有的：『舜是一個人，我也是一個人。舜爲天下人的模範，而可以傳之於後世；我則尚不免爲鄉里的俗人，這是可以憂的呢！』憂之怎樣辦呢？求着像舜一樣就是了！至於君子所患的，則並沒有！違仁的事不去作，無禮的事不去行；倘若一旦有意外的禍患，則非已罪之所致，非己力所能免，所以順受其正而不以爲患呢！」

「人皆可以爲堯舜；」堯舜與人同耳！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爲者，亦若是！」

孟子反來覆去的說這句話，乃欲使人皆以「爲堯舜」爲志，以「不能爲堯舜」爲恥。「尙志」、「明恥」即是孟子之教！

孟子曰：恥之於人大矣。爲機變之巧者，無所用恥焉。不恥不若人，何若人有。

②孟子說：「羞恥的心，對於人的關係，大極了！特機巧變詐以求利達，而不求自己真實進步的，無所用羞恥；不以不如人爲恥，尙何能如人呢！」

有「志」在前面率領；有「恥」在後面督催，然後我們纔能以勇猛精進！環境愈壞，愈要奮鬪！愈不若人，愈要過人！

孟子曰：人之有德慧術知者，恆存乎疢疾。獨孤臣孽子，其操

心也危。其慮患也深。故達。

◎灰（音礙）疾是處境困苦，孤臣是孤單的遠臣，孽子是微賤的庶子，危是戒懼恐懼。孟子說：「人之有德行，智慧，技術，知識的，常是處境困苦的。」

人。惟獨孤遠之臣，微賤之子，其存心戒懼，其思慮患難特深，所以能有成就！」

孟子曰。舜發於畎畝之中。傳說舉於版築之間。膠鬲舉於

魚鹽之中。管夷吾舉於士。孫叔敖舉於海。百里奚舉於市。

◎傳

富）說（音悅）是殷帝武丁的相，版築是修牆，管夷吾即管仲，士是獄官，孫叔敖是楚莊王的令尹，百里奚是秦穆公的相。孟子說：「舜起於田野農耕之中；傳說原來是泥瓦的工匠；膠鬲曾為賣魚鹽的商販；管仲曾為被捕的獄囚；孫叔敖嘗窮處海濱；百里奚嘗寄身街市。」

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。必先苦其心志。勞其筋骨。餓其體膚。空乏其身。行拂亂其所為。所以動心忍性。曾益其所不能。人恆過。然後能改。困於心。衡於慮。而後作。徵於色。發於聲。而後喻。入則無法家拂士。出則無敵國外患者。國恆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。而死於安樂也。

◎任是責任或任務，空乏是貧窮，拂亂是阻擾折磨，曾（同增）是加添，衡（同橫）是阻礙，作是奮起，徵是表現，喻是悟，法家是守法不移的世臣，

拂士是諫諍不屈之士。「所以天如將降給大任務於這個人：必先困苦他的心志，動勞他的筋骨，餓其體而瘠其膚，使其身貧窮空乏，拂逆阻擾他所作的事，這樣是所以激動他的心思，堅忍他的性情，增補他所不能作的事！人常作錯了，然後能改；心中受困，思慮不通，而後能奮起；表現於顏色，發露於聲音，然後能了悟。內無守法不移的臣，諫諍不屈之士；外無所仇恨的敵國，被侵略的危患，則其國常亡。然後知在憂患中，纔能找到生路；而安樂則送我死！」

這一篇教訓，是何等的痛切！文章是何等的雄壯！精神是何等的偉大！感情是何等的熱烈！我們如欲不負孟子所教，請從此發憤有爲！